

愛倫堡著

# 巴黎的陷落

劉宗怡譯

獨立出版社印行

---

1945, 10。

劉宗怡譯

巴  
黎  
的  
陷  
落

上集

獨立出版社印行

# 巴黎的陷落

蘇聯  
劉



昂時里的畫室是租在名斯兒——密基的街裏。這是一條古老式的街道，兩旁全是幾久被剝離和百葉窗門僅剩黑橫格子的房屋。這裏還有很多賣古物的小舖子，不執政的附時代的寫字紙，破爛的洋娃娃，象牙扣子，有摺木的項鍊，中國古鏡，小小金盒子，盛色女人頭髮以及舊教人用的記名符等都擺在那裏出賣。賣這些瑣碎物品的，多是些老鸚子或老頭子，他們全是剃光禿的頭上戴著黑便帽。在這街的拐角上——一家咖啡館並帶出售淡巴菰製品，在他的招牌上寫著「吸烟的狗」為店名，舖子裏有一個老狗，嘴含著咬壞的烟斗向顧客們作出種種惹笑的姿態。在斜拐角上——和昂利與熱自那那——飯館，廚師戴

弗那在用土製燜罐煨燒扁豆、鵝肉和灌腸等食品；昂利一會兒下地窖去取瓶子上佈滿了灰塵的酒，一會又去石板上算算午飯賣出去的賬。他永遠是興高彩烈，不停的以巨靈手姿態伸着和捲動着舌頭向別人贊美着自己的大菜。在這飯舖的隔壁是一家皮鞋店。一個皮鞋匠在釘着鞋底，他雖然將近六十歲，還不停的唱着「惡漢戀愛歌」。再過去——一家花店。白頭翁花叢，以及香竹花和菊花。店主是一個乾癟整潔的老太婆，一清早起即將本日過生日的人名字寫在門上，好使無論誰都能看見今日是那幾個命名節。人行道上到處畫着粉筆字：「天堂」與「地獄」或者「意大利」與「埃非亞皮亞」——這是街頭上那些孩子寫着玩的。早上一起來就有些長鬍子的女商人推着手車，高聲喚着：「柑子呀！西紅柿」。收買舊東西的走過，爲的叫人注意到自己，時時吹着號筒。各家的破背心，壞圓軟凳子，都搬出向他交易。晚間在街頭，蹣跚着衰老的唱曲的，拉凡愛林的，打風琴的，——唱着，拉鋸着，小舞着，從樓上投一點小銅錢下來給他們。

在那些的房子裏邊是又黑暗又窄小。滿滿的擁擠着傢俱和許多淺俗的出版物。一切

破舊不堪，而這些破舊一直在被寶貴着，沙發上算是還有布套蓋着，飯廚裏擺着些補過的茶杯；只要有人在打一個噴嚏，趕快就給他喝下去梨巴茶或者煎西茶，預備下芥沫膏貼用。藥舖裏出賣些製藥酒的，製膏藥的，擦摩的野草，甚至於麝皮可以治苦痛的麻痺症。雄貓非常的多，有閩治過的，有很胖的，牠們在各鋪子裏，在各住宅的大門裏叫鬧，守門的清晨就在烤羊肉呢。街頭最好的時候要算是晚上了，那時候一切發暗藍，如入畫一般。

昂特里的畫室是在高層的樓上，從那裏上可以望到不少好的風景呢；房頂依房頂，一片海洋的屋瓦（活像海波）；多數房頂上冒着縷縷的細烟，而在遠遠的那邊，發出白色金光的色彩，就是埃者利夫塔頂。

畫室窄小的幾乎轉不過身來，畫框子，搖搖欲倒的軟腿椅子，顏色的筒子，舊皮靴，花瓶等都散亂在一齊。這些東西似乎在生長着，而不是放在地上；有時牠們像春天的小樹林這是偶然日光射了進來的時候，別看是關緊着窗子，主人看到這樣就馬上詫異的，呼

起諷刺詩「呀，我多能窮人」；有時候畫室裏完全成了凋落的林子，全部垂頭喪氣如沉睡一般。主人自己就像樹，長高的遲緩的，沉默着。從早上他就坐下工作，繪寫房頂或室內靜物——花瓶，葉花，和水瓶等。到晚上他吸着一個大筒烟斗，走下樓來到街頭散步，一邊吸着烟，有時走進電影院子裏，看看小米鼠如何玩皮，然後微笑着走回家去睡覺。

昂特里工作的很遲慢，生活也很遲慢，已經到了三十三歲，但是還一直如一個孩童一般用新奇驚異眼光看着這個世界。人們說，他已經是一個「有經驗的藝術家」了，但他自己還是覺得剛剛開始在工作。昂特里的父親是一位諸爾漫地方的農人，他很懂得蘋果樹長的很慢，和蘋果是按期加重的，昂特里也用這種耐心，使一些物品，漸成它的一定模型和顏色。

這是初春的一天，昂特里正在對着一束白頭翁花繪寫。他突然聽到一陣敲門的聲音，他擡了擡眉頭，是他的老友畢爾來了，馬上亂聲叫起來：畢爾說當時侯永遠是那極快那極急。昂特里強烈的笑起來，但他甚為他的畫架上發生的事情而笑，他剛剛才發現圖上那黃

色是太重了些。

畢爾與昂特里立在一齊更顯得身形渺小。——轉動起來活似個小鳥兒，嫩橙色的皮膚，大而凸出的眼睛，長長的兩條胳膊，喉音重的嗓子。他邊說邊在那些瓶子，磁瓶子等中間跳動。

機械工程師畢爾熱烈迷戀着戲院子，最初還試作詩劇，並曾用筆名出過書，常常談情說愛，忍受痛心失敗後，曾使他起過自殺的念頭；但他一向對人生是那樣纏綿愛着，愛到受辱也不止。他是一個重感情，意志薄弱的人；有時朋友們驅使他去作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咖啡店裏他與一個鋼琴樂師認識了。那時候巴黎正擾動着反對議會，因為發現許多議員會參與斯達維吉作貪污案，「消廢」論使畢爾興奮起來，在暴動的那一夜，他曾在崗幹耳得廣場上出現。半年後他加入反法西斯集會；社會主義者維亞爾，此次會出席演說。畢爾與那位音樂家鬧翻後，開始廣泛指摘起軍國主義者的劣點。他飽讀不止十份報紙，對每次的示威運動從未越過。

一九三五年是法蘭西急轉的一年。人民陣線降生在法西斯叛亂不久之後，牠開始成了國民的呼吸空氣的希望。七月十四日和九月七日——在安葬巴爾布沙那一天——巴黎的街上充滿了百萬的羣衆，人羣裏不時的打叫。雖然不時的有人在用黨言語解說到最近的選舉與投票箱等一定會解決了一切；但他們還是個個不耐的捏緊了拳頭。人民初感到了不久就會發生的戰爭前兆。德國軍隊已開入萊茵邊區；意大利人侵佔了不幸的阿比西尼亞。法蘭西政府全是些無用的人在執政，他們畏懼隣邦，也畏懼自己的人民。他們有他們自認爲是賢明的計劃，他們甜言蜜語的對付決沒有感情的英國人，而後來嚇使羅馬向倫敦作犬吠。這些賢明者也不過是普通人罷了，小的國家一個接連一個的離開了法國；接近了孤立的時候。部長們那裏會像多思念近中的選舉去思念一下國家的命運呢。他們只去設法分裂人民陣線。地方官收買那些搖動份子，恫嚇那些小胆人。每天都有法西斯組織的發現。好人家子弟們到晚間都聚集在京城裏的富貴區域中喊口號：「取消制裁；反抗英國！莫索里尼萬歲！」在郊外的勞工區，就談着不久要出現的革命。胆小的居民則恐怖一切：民衆的



鬪爭和德人的侵略，間諜和有政治性的僑民，延長兵役年限和罷工事件。新年中大家感到一切可以決定了。

畢爾受時局影響，好像在野營中生活着。

畢爾在學校裏就很喜歡昂特里，但後來他們很少相遇；畢爾的生活如同暴風一般，而昂特里永遠是在個角落裏生活着。當畢爾遇到了昂特里時就熱烈的追述着他最近的熱望；新的馬托不列東的詩，文學家的反法西斯蒂的國際學會。昂特里靜聽着，微笑着，然後他們走進「吸煙的狗」，喝啤酒和葡萄酒，再彼此分手。這是過了一年後。畢爾忽然憶起昂特里，馬上跑到畫室來叫道！「你知道嗎昨天……」，好像他們前天就見到一般。

現在也正是這樣：——你讀到維亞爾的講詞嗎？「我們應當領導全人類走向解除武裝世界，並且反抗德意志的軍閥主義制……」。目下都在談論着這個戰爭：發生？不發生？我們工廠的經理是信命聽其自然；瓦多利證明戰爭要發生，界利刺又說不會發生。你看這够多麼胡塗，當然希特勒一定——在發癡狂。不過人民陣線成功後，戰爭就不會再發生

丁。你以為如何？

——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畢爾突然向外移動。

——你又上那兒？

——到文化室去。他們在準備着新奇之物……

——一齊去吧。不能老在鑿洞裏生活吧。我近來常常在那裏，頗有所得的。那裏有工人和工程師，並還有你們弟兄們——藝術家。我確信這個，我也向我們經理這樣說——沒有相會說……

他怨恨的面孔發白。這個一定會發生的——

——什麼發生？

——還問「什麼」？革命呀。去參觀一下我們的工廠……，快走吧！

昂特里不絕的回顧着他的畫架，但被畢爾強挾着走去。

他們很費力的從烟氣薰蒸的大禮堂中過。架子上油燈閃爍着油液點，在燈光下波動的不清整的人臉，好似一個個的閃光。這裏的工人全戴着兵式的帽子，蓋在頭上一個大寬緣帽子的藝術家，此外也有學生，也有公務員，和姑娘們。向來無所軒輊之民衆，現在又度他們的第二個少年時代，興致濃厚，爭論一直到癡睡喉乾，鼓掌和發誓決不讓步。這裏曾在世界馳名之學者，曾經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詩人，以及一個青年的玻璃工人，昨天寫出一首愚鈍的四行詩「新生活」他們彼此都互相握手了。「人民陣線」這個名字，如同「芝蘇教道了地」一樣，只要人民陣線能戰勝，泥瓦工人手下突然會現出了藝術之畫，就是那極普通的菜園了，也會對名畫家皮古沙之作品欣賞了，詩——成了每個人的口頭語，學者發明出永生不死的法術，而在風景的塞納河岸上也長出了新非洲陸地。

昂特里開始注視他的身旁。一個工人，他注意的聽着，好像要喝下東西。一個在打呵欠的一定是個記者。很多很多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吃烟。

在台上站着一個老頭兒，是有名的物理學家，但昂特里並不認得。這位學者聲音非常

低小，又不時咳嗽，所以昂特里只能間斷的聽到幾個字：「社會主義的教育……新人道主義……」。

昂特里從來沒有到過大會場。他忽然愁思的想起畫室裏的工作。隨後他又向講台上注視了一下，十分不耐煩的向畢爾喊道：

——這是那個劉省呢！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希奇之物」！昂特里想起來了，劉省在中學同學時，曾常念「我愛處女的尊嚴」那句詩，據說，還抽牙片烟……現在他同工人……自然，人類會變……。

劉省立刻抓到了大家的注意，他用簡短的激昂聲調敘述着：

——地球的命脈是由於地面上空中的人來決定的，下炸彈室的空軍。或者由於地球裏的人在決定它：比幹爾基，路拉，西列任等的鑛業工人。六百個議員老爺嗎？有一種甲蟲——以前一個昆蟲學專家給我講過——蠅蟲的蛋藏在裏邊。小生物寄生在甲蟲的小體裏，雖然

甲蟲還在動，但它自身是已經死了，轉動的只是那些小生物……。

劉省說到希特勒，說到戰爭，更說到革命。直當他講完了的時候，還靜默的中間，更還像聽到他那拉長的迷人聲調。隨着台下起了一陣喝采聲。畢爾的手在疼痛，因為他的鼓掌太多。在昂特里身旁那個工人大喊着「這是年輕的守衛兵，由郊外走來……」。昂特里忘記了蠅蟲，戰爭和劉省，他渴望着繪寫這工人的型形。

在台上的老頭兒許久許久的緊握着劉省的手。突然由人衆裏站起一個青年，略帶蒼白色，顯憔悴的面容，衣服雖然有點襤褸，但很典雅。他喚道，

——請許我說一句話！

指導者茫然無措的緊握着鈴鐺：

——您的名子？

——格林尼。我的名子倒不必告訴您。要緊是報告者的名子呀。我是很清楚他的父親，保爾，底沙先生，用八萬元從關子斯達維吉手中將來，顯然這裏對這些錢……。

以下再感不到一點了。格拉克西亞海神甲，也別提的說，這了一陣這般繁榮流著是一  
個寬背的青年不知在用凳子打打雞，且待聖曼乎我終於在出口裏。酒街上畢爾就對他  
道：

——等着，我們同到省一齊去吃咖啡。

——不去。

——爲什麼？

——這是對省問——他已走在後面了。

——喝點啤酒去，裏邊真够熱鬧了，我幾乎講不下去了，他們指摘報告，是對着我警告。

——畢爾冷笑着。

——他們該懲治。我記得這個格林尼，二月六日我同他對抗過。發狂，用剃刀割傷一匹馬  
——，很清楚他們選出了這種人。但是你講的太美妙了！推想可以選載在報端上，第一因  
你的大文名關係。以後——保爾，底沙的兒子和我們一齊，自然這對你——一個傷害。但

是你得到多少同情呀！因此他們也長起打倒。勇敢者，的確也稱爲勇士：昂特里，你怎麼不開腔？

——不曉得，確切不知要說什麼。

——到底不知道什麼呀？……

——對這個問題要經過長期考慮才行。而我是特別的。你自己也說過，我有一大的遺傳性。

一個年輕的女人在旁邊走着，沒有戴帽子，一頭的濃厚亂蓬蓬的頭髮；她的視線永遠是帶着驚異的神氣，她的眼睛像個睡癡病（譯者按：這種病是在夜中睡覺中毫不自覺的起來活動）人的，或者夜鳥的眼睛。她一直沉默的走着，後來忽然停下說道：

——別省給匙在你那裏呢？我工作前要到家一趟。

別省街口說道

……

俱，致布安。我們一齊去喝咖啡，然後再送他回去。

咖啡館裏很空。在圍屏那邊有人在玩牌叫喚：「那是我的太太！」……。昂特里狂飲着咖啡。隨後他對着熱熾梯側面奇異的想着，如何一個眼睛啊！大家都回想着當年在學校的時候，沒有一個開口。並且畢爾也靜默着；窒悶的空氣和悶鬧實在使人太疲倦了。

有兩個人走向櫃台，——快樂的，告訴了夥計要杯酒，其中一個約四十歲，戴着僕人的便帽，大聲的說道：

——如果，比如，把腿切斷不就成了污濁物？

另外一個，比較年輕一點的，回嘴道：

——不是的，這叫做「三如四」。

當那個僕人拊下錢在留聲機裏後，大家都被噪鬧聲噪的氣憤。畢爾開口唱道。

——找我的基基——燕奴……」記得嗎？這是戰後唱過的我們在學校熟背動名詞時候。笑

話——當時那一個不說過：「和平永生！」而現在——你所聽到的只是「三如四」……。



簡單的很，最初德國被搶取乳牛——這是第一個動作。然後開議會，償還？不償還？公佈了：「圓滿」。而在我的家旁邊每夜都睡在橋底下。咖啡燒燃了，魚又回入海裏去了，機器——破毀。這是第二個動作。希特勒的出現。定鬼的條約！他們動武起來，我們對他們，他們對我們，我們對他們……這是第三個動作。還可以設想出第四個動作：希特勒公佈：「我要斯特拉斯不爾厄，同時還要里里城。」發給我們防毒瓦斯面具罐頭，我們在保護世界文明，但就在一個房子上扔上了炸彈和其他等等一類的事情。我很相信民衆是不能容忍的。維亞爾使布爾喬亞也有了大的感動了。選舉應要給左派多數黨。

劉省冷笑着。昂特里沒有聽到畢爾講些什麼，但這種冷笑使他感到一種侮辱；他思索着：傲氣！同時他又對着劉省感到了新奇：美麗的面孔！一對藍色發光的眼睛，古銅色的捲髮，一付蒼白多感的面容，完全像個倭人，中古時代式的強盜。他開口了：

很好！底下呢？維亞爾將不比別人武裝更壞吧。也許比較壞些——他是個卑怯者。但這是另一回事情。我的父親現在是右派的多數黨，等到他被改選上，他就又會成了左派，

很明顯——這個布爾喬亞，但人是很好的呀。自然他明天所作的一切是與昨天一樣，這種人是會改變的。只有一個出路。我知道你要回答我的話……。但是人民要革命，就得準備革命的機器。這是——革命問題。對吧？洛特里

——我的意思，藝術——是另一個東西。繪畫，培植樹木。而革命是不幸的事件，在這一次的世界戰爭拉回來的。你們只知懸空想，願意一切變動。而我只愛一切都在不變中。到那時候就可以看見和潘南克。比如百讓，他一生中坐在蘋果樹前研究，於是終究發現了點東西。我的意思這才是藝術。

畢爾跳叫道

當你坐下開着無事任意「東看西望」，這個說起來自然是容易的。但是當大砲追擊在你的後面時候，你有的機會都沒有了罷？難道你真的不能加入這個問題的辯論嗎？……。

昂特里不願意再回答什麼，但忽然他又開口了：熱呢梯張着大而呆視的眼睛正在向他

注視，正在注視使他改變，不由自主不開口。

——對你們，劉省和我都不明瞭。就拿星來講：高空的視線——對這個詩是描寫的，這一個大約是受哲學的影響。但是沒有一個畫家會去設想星光的青天。至於從上古到現在畫家在對什麼孜孜努力呢？在對物體，它的不正確性，它的偶然性，溫度，以及它的絕對具體性。或者自然風景——也是一種物體，而是另一種天賦，凸起的小山，樹葉的聲音，天與欄柵合爲一了。你們所說的革命，是——觀念。比如那些聽劉省講演的民衆——活躍，熱烈，而我所看到他們的面孔是悲苦的……。

昂特里說過忽然沉靜下來。他爲什麼要說這些呢？要說的字句完全並不是這些。這個女人是如何在生活？劉省說過她是一女演員」。不對呀！簡直是個孩子。或是個瘋子。那個劉省——瘋子。他問：「鑰匙在那裏」，他們是同居着了。自己也弄不清楚，昂特里非常生起熱氣來的氣。他繼續在做些笨事情。當熱氣要一杯白蘭地的時候，他說道：「——無濟於事！最好全走散——那時你會忘記……。」

她沒有回答，但是劉省笑着睜視一下說：

「倫理？熱妮梯，你不到時間？……」

她搖了搖頭。昂特里羞忿的紅起臉來。

大家不再開腔。在圍屏那邊玩牌的怒叫起來：「倒鬼，你的那張牌在那兒？」……走進來一個賣晚報童子：「最後的消息！戰爭不能再逃避了！」

熱妮梯靠壁機錢櫃走去；她折下一個錢，當開始響起老舊的調子狐步舞音樂的時候，她向昂特里說道：

「讓我們來跳舞吧！在這種戰爭之後，大家都要跳舞的。我雖然那時還很小，但很記得……我們要比他們狡猾一點——我們現在就跳起。爲的以後不可惜。」

後來是自然拒止了：昂特里不會跳舞。在這種寂寞的咖啡店裏，記賬的和夥計成鐘點的坐在牌上頭。來的受凍的汽車夫或者店夥們急切的吞飲着一杯的酒，從來沒有誰來跳舞的。昂特里高興的紅着臉，他的粗紅鬚髯圍接在熱妮梯的不活轉背頸上。在櫃台上的女店

主任讓現示他領。這僅僅不到一分鐘的時候，熱氣終於熱到了下來，靜靜的，閉上眼要解的聲調說道：

——我快到時間了。劉省，我走路去啦。

她走出去後，畢爾問道。

——她在那一個戲園子裏？

劉省不在意的回答道，

——她現在在無線電部分裏——「波斯梯、巴黎人」，無聊之至——亂雜的戲園子和廣告。大家都稱贊偉大天才，但你不知是多麼難作！……

劉省約請他的朋友一同去「喝酒和談天」。畢爾馬上允許了。昂特里回答：「不去。」劉省固執主張道：

——料不到，近中我們何時相遇。如果戰爭發生……。

跟着昂特里站了起來：

什麼戲辭都不肯發生的。而我裝走了。在這一回談話後我實在需要散散步去。你，劉省，不要生氣。我這個人是註定了的窮子，不要參加集會，也不愛戲園子，也不愛……。

由急更講，也不愛「戲子」，但只搭了棉車，向外走去。

昂特里急步的向前走着。路程幾乎越過全市區。汽車的亂鳴聲，許許多多的燈光，紅的，綠的，絳色的；人山人海——遊逛的，賣報的，賣領帶的，招攬人進跳舞場的，娼女喉嚨舌乾的重疊着那些溫柔言詞，在一條短短的死巷子裏播音機廣播着：「必須武裝指揮……」。

昂特里從這種種喧鬧的中間擠擠過來，就像在黑深水底潛行一般。最後他在橋上呆了很久的時間。火光在水下邊燃着，雜亂的第二個生命，賽納河發了黑藍色。風吹過來，一陣小雨。昂特里想起了熱梯的眼睛——多不平常的一個女人啊！

走到斯兒——塞基街拐角的時候，他一直走進了「吸烟的狗」買了一包淡巴菰。店裏非常明亮，熱鬧；昂特里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要了一杯幹爾瓦多斯酒。酒精的辣味燒着嘴唇，使昂特里感到滿意的冷笑；他想把自己從剛才冗長的，想像不通的思潮裏從新拉

回來；這一半天新的刺激，使得他感到不能理解清楚，當他連喝了三杯酒後，準備走出的時候，有一位瘦的淡色髮鬚着寬外套的人走近了他問道：

——請原諒，我是說不大好法國話的。我猶疑了很久，在來拜訪見你之前，我們本來天天遇到的；我和您是住在一所房子裏，二層樓上，克安得女士那裏。我在「沙龍」瞻仰了您的作品；非常地感動人，尤其那幅郊外的風景畫——灰色風格……

昂特里冷冷的問道：

——您是位評論家？

——不是的，研究水產物的。請允許介紹我自己：愛里合、尼布爾克由威卑格到此。

昂特里奇異的看着他：明亮的，天真的眼睛，翻的短短的鬚鬚，硬挺的領子。

——不明白……

——我是德國人。

——我不是問這個。您才說的譯語什麼「本……」，呢？就是說您研究的專門是什麼……



——魚類。

這個使昂特里感到非常可笑，他不覺出聲大笑一陣。

——呵呀！魚類！讓我們來檢討一下：您是喜歡「方底納——奧——羅斯」風景畫的，特別是灰色風格，可是您在盧卑格研究魚類。知道吧，這够得上荒謬絕洽了。總之，你坐下吧，要喝幹爾瓦多斯酒嗎？這是多好啊！克安得女士很暴躁吧。您怎麼樣，僑居在這兒嗎？——不是的。我是出差來的，住四個月。原是在大學裏研究魚學的。明天我就又回盧卑格去了。這使您不高興吧？

——對我嗎？一切在我都一樣的。我對魚這東西一點也不清楚。很美麗，很美味這是實在的。而其餘那些——那是你的事情。您喜歡住里比亞，那麼就住在那裏好啦。如果喜歡巴黎，自然也可以住在巴黎呀。……

德國人飲過一杯酒後，已覺有點醉意，他的明亮的眼光呆凝了。他拿出香烟，但沒有吸。沉默了很久，才開口道：

——事情不是隨人的喜歡不喜歡去做。我對巴黎本是愛好的。甚至於也明瞭它。事實就不同——一個人要緊是他出生之地，雖然那是意想和選擇之外的事情。比方我生在德國，所以我愛德國的文，愛德國的一草一木，以至於德國的小灌腸等。您是生在法國的，自然您……

——您想，我愛法國嗎？未必吧。我們誰也不去想這個的。當然的！在學校裏所教的，在官家典禮時所談的：「我們的錦繡法蘭西」或者是「祖國的危機」！但是我們全為這個打哈欠，或者笑起來。有的告訴你，在莫斯科是好的，另一人說在你們的盧卑格更是可意的很，而巴黎是不值得提的，只住着就是了。

——難道您不愛您的國家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在那次戰爭裏的人物，大約，一定被欺騙了，我們這裏都說：腦子裏裝滿了廢物。我不曉得……也許，不是欺騙着。祖父有時候說起一八七〇年的事情。他們全會呼喊：「法蘭西萬歲！」但，你知道那是壓在鐵劍底下——普魯士佔了阿薩斯……。我今天去參加了一個聚會，全是些可愛的孩子；只是都喜弄哲學，他們用這

個大夫擺佈了我：整一晚上都在談論戰爭的問題。一些怪物，硬要使人相信戰爭快樂了。

——確實。我在去年春天就等待……。好的很，這可慶的是又一年終了。我同您全陷於這不幸的時代裏：戰爭，隨着又是戰爭，而兩次戰爭的距離——極短的生命性。我非常高興看見的巴黎，還在……。

——還在……

——巴黎還在正常。

昂特里站了起來。

——您也是個怪物。您對這種幹爾瓦多斯酒還不大習慣，所以幻像出種種的可怕的……。希望您對您的魚學多加成功吧。

昂特里走出後，忽然想起了熱銀梯，她的音調像從很遠的地方波傳到耳旁，每一個字都帶着深刻的意義。他跑在旋轉的黑樓梯上，走靠近了自己的收音機。帶異音的調子唱

着：「巴爾多林老村的湯藥療治偏頭風和憂鬱症……。」

昂特里坐在椅子上，把兩手蓋在臉上。他很久很久這樣坐着，忽然身子驚顫了一下：送來一陣熟習的聲音。他尋找熱妮梯的眼睛，但是在他面前的仍是收音機的分線表，「李伯齊克」，「羅馬」，「波斯梯·巴黎」。他聽着「我越是多試驗着把全部深深的感覺隱匿起越是開大了我的心胸啊……。」隨後熱妮梯反複了兩次說道：「孩子們」；跟着另一種低音，開始要求，在午飯之前全要先喝「馬爾特」牌葡萄酒。這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昂特里禁不住笑了。他在畫室裏開始徘徊着，一邊重複着：「好呀！我也喝馬爾特吧。開大了心胸。孩子們……」。但是收音機裏又雷振的傳出：「德國的空軍……」。國際聯盟的危機……防空準備……」

昂特里走近敞開的窗子。在拉芝西的三月的夜裏天氣是暴狂的，漁船傾倒着，漁夫常常恐怕的抱着佛香袋。海風吹到了巴黎，它似乎要把房子拔去。風裏捲來的鹽味散滿了嘴唇。昂特里是生長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那裏的蘋果樹都感覺着疲勞，樹的精液慢慢的在經枝幹

上升長，而風却不斷的向它們瘋狂吹着。多麼一個無聊的夜晚啊！「新的人道主義」跳皮，叛亂，戰爭……。莫非這些全是真的？那德國人說：「當巴黎還存在的時候……」。但是熱妮梯呢？她會跌到汽車底下，傷風。脆弱的世界，脆弱到如何天地！他們爭論意義——卜星家，石頭！也許只有愛蘋菓樹吧——那里，在阿爾薩斯，括狂風的地方，蘋菓樹和熱妮梯。

切 務 者 相 殺

其

劉省領着畢爾走進一間不雅觀冷清清的擺設富麗的房間裏，使人感到這裏邊的住客是常常變動的，那些古老美術式的櫃子和印着騎士騎快馬的版畫從來沒有人去動過了。劉省是與他父母住在一起，這個房間專爲熱泥梯租的，但嘴裏常是說：「我的住宅」。在大的沙發上放在一本恩格耳斯和一個大的穿着鋪花衣的洋娃娃。

劉省找出了幾隻酒瓶，預備下酒。畢爾討論着戲園子：他迷賞着沙氏比亞。劉省打斷了他這話：

「所有這些個都要放到百年之後。昨天熱妮梯還朗誦過：『您可以不拿我當一個女朋友，但作你的奴隸是不會禁止我的……』。而密朗基最好較口吧：加利巴司志才有羅發言。

他息滅了未吸完的烟頭，忽然改口用一種平常的聲調說道：

只好和父親決裂了。不過這個頗不容易……但今天的報告……以後再過幾天我的新書要出版須要選稿了！我就不明白傅昂特里這種人：一萬千金的賭局是都不舉手的。

——昂特里一定會與我們合作。你不知道他，他確是個好人，只是對前進有點遲鈍。在你看來這個也許是可笑的，但我有時想將來全會隨和我們的，一定全會的。我現在在「士恩」工場裏工作，有時須與得薩爾接觸。他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人呀！要是由直線來評論，他是一個極大的資本家自然是我們的敵人。在二月六日以前他是贊助「十字軍戰隊」的。但我自己知道，是很容易錯誤的……這樣的得薩爾是對一切都很明瞭的。他實在過於聰明，能挽救已然腐敗了的事業。再過一年他也會和我們合成一起的，你看着吧！維亞爾說的很漂亮：「我們，社會主義者，會得到全法蘭西人的贊助的。」

劉省扶摸着洋娃娃，一邊打着哈欠：

——那是很顯然的，爲了這個須得先槍斃了得薩爾，隨後再絞死維亞爾。

畢爾發怒的在這間長形房子裏急步來回走着：



那麼你將和一切的人衝突去！人類是各種不同的，他們從不同裏趨向我們。要明白這一個呀！……我們工廠裏有一位機匠米沙。多可愛的人！而是個迷夢大家。得薩爾在他看來——資本家吧了。共產黨……。

——我敬仰共產黨員比對維亞爾強。這是些英勇之士。只是他們亦被政治毒化了。人民陣線是什麼？是三套馬車拖着老太婆馬琳娜。車轅中間正是——平民維亞爾，左側的馬——你的機匠。右側嗎？恐怕要套上我的父親了。忍受的勝利……（他忽然笑起來）。我想起我們的歷史教員，他是那樣興高采烈的說着：「偉大的革命事業，失敗在不能忍耐力。」而那個胖大漢弗列多舉手道：「我是被忍耐給犧牲了，即是忍耐的屋子（譯者按：系妓館之別稱）」。大家當時想把他趕出去——你還記得嗎？

他們又開始回憶起久遠前的惡把戲。劉省又倒滿了科克底耳酒。畢爾溫軟了下來一點。他忽然出乎料意之外的談起他自己的戀愛事件：

我應當介你認識認識她。你說「暴動」……像這樣的她才會去衝破街上的防禦工事

呢……她的父親是一個工人，與柔列色很熟識，坐過監獄。她——在別爾維爾作教員。假使你能看見，就可以知道，那裏，大家是多麼愛護她——無論老的少的！她把所有一切都改變了……。

劉省微笑着說：

——舊病又犯了呢？還是要決定結婚呢？

——不要開玩笑。這是很嚴重的事。與我有生命的關係。可是我們中間是什麼也沒有。昂尼斯並不懷疑到……。

——尤爾拉佛哥却曾說過：「女人——秘密之物，但是有益的。」

畢爾生無道：

——那是竊賊嗎？……。

他還沒有說完，熱妮梯走進來了。她摘了帽子手套，在鏡子前頭轉了幾轉，抽着了煙，一直也沒有開口，最後問道：

直也沒有開口，最後問道：

——爲什麼你不把昂特里叫了來？

劉省生了氣，但是沒有說話。而熱妮梯呢，推過去茶杯向畢爾道：

——他令您怎麼消遣，講他自己父親的好處呢，還是喝科克底耳酒準備暴動呢？

劉省很奇怪的看了看熱妮梯：

——你怎麼了？那兒來的這許多諷刺？

——諷刺話？一點也不是，我就是悶得無聊。

畢爾立了起來：

——我要去了，我是六點鐘就得起牀……。

世  
界  
的  
信  
道

孫  
福

## 四

米沙快樂的對畢爾說：

——看！就是這個機床！

以後他們又談到了政治。畢爾還是同那幾次前一樣的推崇着維亞爾。米沙只沉默的聽着。他是個短小身強力壯的三十來歲的漢子；戴鴨舌帽；一雙灰色，笑咪的眼睛；在下嘴唇上含着息了火的烟頭；短袖的汗衫，胳膊上刺着花紋，鎊和心——他曾經在海軍裏服役過，他工作的很好，但口齒非常尖刻，在工廠裏很受人敬仰，但也有點兒畏懼他。

畢爾與這個機匠談話，就像與長者談話一樣；他不安的想着——米沙贊成不贊成最後維亞爾的演說呢？而米沙一直在沉默着。

——怒，也許，不贊同這次的口號？

「爲什麼？這個——人民陣線的口號。而維亞爾是會說話的專家。」

「那麼，是不信任了？」

「現在——人民陣線。這是政府的一部分，但是真心來說……時錶與金錢上我都相信他。但對我們的事情却不能！」

「米沙，我不明白您。這個機床不是你們的，也不是我們的，而是「士恩」的，得薩爾的。我們製造馬達，爲的是在轟炸機上使用，就是說爲的是戰爭，你對於機器有親切的贊語，而對於畢生爲我們的事業盡力的那個人，說起來好像仇敵一樣；

——機器這不只是得薩爾的錢，這是一件物品，並且很好的。眼前不是我的，明天也許是歸我們所有。值得去保管牠。對於轟炸機還是件不清楚的事情：要對誰作戰呀？誰又怎麼樣呢？但是對於維亞爾就全部很明白。現在我們合在一起：這個與他與我們都有利。以後也許我們把他送登鬼籍，或是他把我們送去。我不知道那個先動手……有一件是無從辯的：假使在恰當的時候，我們要不把他逼到牆角裏制伏住他，他會把我們全射死。還有

什麼可講！好吧，我的話說多了，應該去校正一下壓榨機器了。

畢爾當工作下班後，在走訪昂妮斯的時候，一直想着這一段談話。已經是傍晚的時候，到這時一切都成了不可量測，幻像的境界。那些個舊的房子在白天，似乎是特別擦上了許許多多的污點，而在晚上便隱約的成了些青黑色的岡巒。老醜憂鬱所形成的枯槁面容塗上了粉黛，晚間看起來亦能楚楚動人；藝術固可增加萬象之美。

米沙的談話使畢爾感覺到未免太無人情了。也許米沙是對的，但是如果那樣那就一切都無興趣！——不管戰敗，和戰勝。畢爾立刻反省道：不是，米沙是不對的！只用想想維亞爾的生平就行了，維亞爾是如何拒絕「特種軍團的名譽勳章」的榮譽，愛國派是如何的煽動他。這個人是不會妥協的。

畢爾沒有了解米沙，米沙的意思雖然蜿蜒屈折，但是率直坦然，有如湖中流水可以把石頭滴穿。米沙是巴黎生人，受嘻笑，而又莊嚴的人物。而畢爾是生在南方，出葡萄園的羅西龍那地方。他的父親在別爾冰念作印刷工。那裏有強烈的陽光，地是紅土地，但海水

清瘦的如同鋒解的藍磁袖。畢爾愛高聲的談笑，愛急促的活動，愛痛哭流涕，以及愛讀露俄的詩，愛聽革命黨員在講壇台上還能激昂自白的那些傳說，愛人生一切外界所能深刻表現的美麗。

望着遍樹果林的夾樹街道，這些間樹隱約透過藍色的霧，受着早春的氣候動蕩着，他自言自語道：我們一定勝利的，因為人們都需要幸福，熱情，友愛，和信賴！他憶起他自己半孩子似的詩句：「風浪與熾雲——黑麵包的人生……」。他的思想不由的又轉向了昂妮斯：她將如何接待他？

畢爾生從豪放，好把自己一切生活的經驗加倍渲染，而在這位多沉靜的姑娘面前却常傷促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對自己說：我沒有她就活不成了！並且在劉省面前也宣布了自己的戀愛。但他沒有一次在昂妮斯面前敢表示出他的愛情。他常常去看望她，但只是談些集會，書籍，馬遠，有時又打聽她的學校情形和學生們。忽然他們沉默起來；寂靜得可以聽到雨聲浙瀝打在假樓子的小天窗子上。



有一次他提起勇氣問道：「您體驗過這個嗎？」——這是他在和她講完高尚的戀愛故事以後向她問的話，他暗中盼望她這樣回答：「是的，正是現在」。葛妮斯背轉過去愁煩的說道：「我有過愛人的」。畢爾從這天起苦惱中又加上了嫉妒；他解釋昂妮斯的愁悶和她的疏遠，是因為他眷念着那位不知姓名的情敵。

燈光照起的時候，畢爾走上了別爾維街頭。賣灌腸罐子的窗子上掛着硬化了的豬頭，上面按上低的玫瑰花架和染上紫的顏色。在電影院子的門口的招牌上畫着一個美女，緊握着水手的手，她臉上哭的那些淚珠兒特別的大。在十幾家咖啡店裏玻璃杯響着的清脆聲，而台球不停的在綠色球台上打轉。晚上這條街上閃耀着那些動人的金線沙裝飾物。這條街通幾條小黑夾道，黑的像地下陰溝洞；那裏不時的透出人造奶油，大蒜，尿等雜合氣味；阿拉伯人玩着賭金錢的把戲；老太婆們噪架；孩子和貓的叫鬧聲。這是城裏一個最窮苦的區域了，這裏沒有浪漫派人物，人們穿的衣服是補了又補，喝的湯是稀薄得可憐，在那裏細心算有孔的蘇（譯者按：法國的一種小錢）。

在一個可怕的小夾道裏，不久前還建築了一所新房子：爲小店員們，小職員們。小官們住。那些極小的房間，牆上全用光亮的紙裱糊了，並且陳設着奇形的安樂椅子；勉強表示出奢華樣子七層樓上，也同其他豪華房子一樣，撥出房間專爲下人住處；但是那些小女店員們和小事務員們的妻子們都自己燒飯，所以把暗樓子房間又租給了孤身的窮人。裏頭住的有失業的簿記員，老的女按摩師，不幸的流動的小販；惹動畢爾的胸頭上的情焰火的昂妮斯，列讓多爾也住在這裏。

在她的房間裏放着一個窄窄的，行軍式的牀；桌上放着一束學校用的練習本；兩個藤椅子，和一架洗臉盆。牆壁上完全赤光的：一張畫，一張照片都沒有掛，書架上：課本，字典，「波娃利女士」，路日、密隆爾氏傳記。從小窗子上望可以見有霧的天空，就像戲台上的月色。

很難說昂妮斯是美貌：太大的凸出前額，灰色近視的眼睛，鈎鼻子和一雙紅的工人手，但是她深藏有可敬愛的靈敏，對工作有勇敢堅定的志向，有犧牲的精神，當她微笑的

時候，臉上立刻現出可親的，一個天真的——姑娘，她喜歡早晨到樹林裏去又喜歡草生的果子，極容易受人的瞞騙亦極容易生氣。昂妮斯微笑的時候是很少的；她的微笑不是因為快樂，而是因為極端安靜，不過往往會在極喜歡時候哭泣起來。

畢爾從來還沒有看見過昂妮斯今天似的這樣愁悶。他對她談起今天劉省的一段演說。她煩惱着道：

——壞極了！他們還不是在玩着他父親的名子……。

畢爾打算要辯論一下；敘說劉省的真誠，兩派的衝突，必要的宣傳；但是昂妮斯堅決的回答說，

——政治——下流東西。玩把戲。而人民去犧牲……。

畢爾開始想：大約，她是愛着唯美學。他結果不能不知道一下，誰是他的情敵。

——請告訴我，那個人？您記得有一次提過的……。您當然知道，我問的是誰……。他是什麼？——詩人？

「不是的，是一個經營油染料化學品者。您提這作什麼？並且還在今天……我今天……就是沒有這冊已經够難過了。」

——您想念他嗎？

昂妮斯沒有回答。她看了一看畢爾，但與其他的近視眼一樣，看是沒有一點幫忙的，她開始生氣起來。她冷語的說道：

——我今天知道了他們要把我趕出學校。您看，多無味的事。

——他們要趕你？……

畢爾非常憤慨：這個小的房子使他感到太窄小；他叫道：

——誰趕您呢？……他們敢麼？……這是不會有的！……

昂妮斯說着：部長的訓令。一個家長，是油染料商的大權威，告發說他的兒子在學校被指導寫「煽動文章」。

——這不是，您看好了……。八歲的孩子。

畢爾讀道：「我們有六隻小狗，媽媽把牠們淹死了五隻，她說弄不到牛奶。列尼說，他不久要有一個妹妹了；列尼說他們也沒有牛奶，我想列尼的妹妹也要被他們淹死。我小的時候，牛奶是很多的。媽媽對我說，我長大的時候要被打死在戰場上的。我愛玩皮球和騎木馬」。

——我原來告訴孩子們：「寫你們怎麼生活」。有許多很好的答案。您什麼時候可以看一看，……而訓令上寫道：「反愛國主義精神」。今天學校當局者叫了我去：「改一改您的教法，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去給您幹旋波輕批令」！我當時即拒絕了。

——但是——您還因為我談「政治」來攻擊我呢！

——這不是政治，這是真理。我是不愛政治這東西的，那裏頭全像膠質作的——可縮小，可拉長；好的壞的都弄不清楚，說只管說，可是人還是人不會改變的。

——您現在打算怎麼辦？

——我可以縫紉，我進工廠去。

她又靜靜的加了幾句道：

「當然比這個不如——我喜歡教書的工作。我父親怎麼樣受苦，我那時雖然還是小姑娘，我可記得很清楚。他是在列納工廠裏工作。他們罷了很久的工——媽媽哭泣着爲了沒有東西給我們吃。而父親始終沒有氣餒，他賣了手錶，給我們買滿腸吃，照常開玩笑唱歌——那個時候最時髦的是關於綽號河馬的歌曲，後來他做了元老院的元老。但是工人們終歸是讓步了。而父親沒有被找回去工作，因爲他是一「發動人」。整一冬天他都沒有工作；不過是有時候作點零星工作或是與人家修理縫紉機器或是其他工作。但是父親常到工廠請求道：「讓我進來工作爲了我不要報酬……」。他這樣對我們說：「我對於機器是戀戀不捨，沒有機器我感覺無聊」。

他們默默不語。在下層樓上不知那一位用一個手指在鋼琴上彈摩登小調：「全是美妙啊，侯爵夫人」。畢爾是依着桌子站着。孩子們的練習本：兒童畫下的人類的希望：碧的海和小帆船。畢爾忽然去握緊了這天真姑娘的手：

——昂妮斯呵！……

這是他幾個月來不能解決的事；他老是想應當說一說，表明一切了；但是現在他又只能呼一聲她的名子——他再沒有一句話了，不過昂妮斯已經明瞭一切，她用手給畢爾握着作了一個回答。

——親愛的……您不知道以前我是怎麼難受啊！我不知要怎麼對您說……

——而我想這只是我的希望，您是沒猜中的……我覺得我在您的生活裏不過是偶然的，您一定有別的女人，很多別的女人……從來不明白，您爲什麼來？……

鋼琴聲老早停止了；七層樓上全部入夢，不走時運的小夾道亦都沉沉睡眠了，在電影院裏的人們，哭了的，笑了的，各自散了歸家，汽車仆仆的馳過最後一趟車，只有明月高懸在房頂上，好像被遺忘了的燈籠；還有那夜叫的貓。畢爾猛然想起，她有別的；她說過一個「油染料商人」。不過在學校告發的那個油染料大商人……難道是一種偶然巧合？或就是他本人！他想報復。多麼可怕一個人！鞭打自己的小兒子。鬚子剃的短短的，穿着中間

有幾條白的紋褲子，外表是個好人的樣子與警察有關係，常常順便到警察署內去，和警察們自己人一樣，她和這種人在一起！……畢爾沉默着不由的寒顫起來，像又犯了頭痛病。

——畢爾，你在想什麼？

——想他——你說的——油染料商人……

——是的，那個玖宛爾，他報告了教務長。

——我不是說這個……是關於愛情……

——多胡塗！相信嗎？我心裏想着這個就說了這個。因為想着玖宛爾，就回了一句「油染料商人」。

——而他是誰呢？

——只有你，在你以前沒有一個人。

——他不覺擁抱起她，忽然臉頰上觸着她，她在哭了。

——昂妮斯，你痛苦嗎？



「……傻子，我很好呀！」

■

■

肥  
葉  
的  
陷  
落

圖  
九

## 五

一間深暗的房間窗子面對着人跡罕到的院落；常常是從早上就須要開着電燈。大的書架上堆滿了紙夾子，剪取的報紙紙條和書信。在這些紙下邊突然又現出烟灰碟和烟頭，偵探小說或者一隻手套，主人是不愛叫人整理桌子的。木器是偶然湊合的；十九世紀式的櫥廚，現代化的帶鋼柱的安樂椅子，各種不同樣的坐椅，牆上掛着馬爾克的風景畫；藍色水和古式小淺船；傍邊貼了一張地圖，上面幾乎滿塗着紅色鉛筆的符號，紅綫是表示石油業的，三角形是表示鐵業的，在這裏工作的是一個金融家，由爾，得薩爾；他是當代法蘭西真正有權威人們中之一。

得薩爾是五十來歲的人；龐大的身體，從他的渾厚的，低垂的眉毛下閃出銳利的目光，有時候他顯出十分衰老的樣子；映了眼鏡的是他的眼皮下垂，有病容的灰色皮膚和弓

腰曲背。

有時候他又還不像四十歲的人：少年的活潑和他那極靈活的眼睛。他的服裝不整的，熱嗜杯中物，口角上總是含着一個短煙的用了多年的烟斗。

得薩爾與其他金融家不同的，是他不喜歡顯露他的榮譽；他不許採訪記者和攝影師接近他，堅決的拒絕作政治演說，向來否認，自己對國家事件有任何影響，雖然沒有一個政府若是不經他的支持，絕不能繼續存在一個月之久。得薩爾是專在舞台後面工作。利用他所優厚家養的及忠於他的那些人們的資助，他無形中掌握着制定法律之權，左右外國的政治，圍定各部長，而以後又令他們場台。

得薩爾的力量是用許多數目字組成，他們有聯繫，亦有矛盾。這裏有投到波蘭鐵路上的資本，有美國的汽油，有中南半島的膠皮，有飛機工廠的主人們，他們專心注意各國擴張軍備；這裏更有許多投機金融家去響應每一個希特勒的軍事演說，作他與高彩烈的買空賣空，有賣給德國原料的鋁業大王；有鞋商在聯合大同盟幻想着打倒皮鞋大王拔佳，並連

同別種沙一齊打倒，自由主義的紡織工業者準備付給黑人在民法上之地位，只要黑人肯服用他們輸出的襪褲；從不與人妥協的鋼鐵勞動團體的指揮者們假借羅馬教皇的權威保障他們所定的最低工資。這裏有公路與鐵路間之衝突，火車受公路的影響開出一列一列的空車，或者結果是汽車公司受火車的排擠而倒閉，麵粉公司老板們由於加拿大的小麥而致富，巴塞州內狹義愛國的大地主要求實行保護關稅；總之這裏有各種利益不同的團體，不停的活動着，就像人的心臟一樣。

得薩爾知道棉花和錫的價格，知道應當給那一個部長多少錢！他的腦子裏充滿了數目字，就像亂噙的一羣蒼蠅在裏頭；但是他從來沒有清算過自己的贏餘；他對的工作，就像個雕刻家在石頭上作刻工一樣。他私人的生活是非常儉省。沒有家庭，不喜歡做慈善事業。他手下一個職工的工資，也很能夠他的生活費用。膠皮與銅在他是一種抽象的名辭。他有時間過人西貢在什麼地方。可以相信他大概對小麥與燕麥的區別是弄不清楚的。

得薩爾畢業於工業專門學校；他作了兩年工程師，但從心裏頭，認為金錢把他陷害

了：爲了金錢他改換了自己的職業。他用不正常的猜疑態度注視着，畢爾和其他的工程師如何接受他的說明；爲了自重心所驅使，他說道：「不要注意我的語句！——我原只懂一點皮毛……」。

得薩爾的爲人是有暴烈的情感，喜冒險。他很能夠去做一個試飛的飛行員，旅行者或者，作一個主謀者去煽動國家起革命。就是在自己的事業裏他很重視冒險行爲，倫敦紐約金融市場上出於意料之外的波動，這種波動正如類狂女子撒嬌癡一樣蒙蔽昨日之友人而與昨日之敵人協商一致起來，外交會議之決裂，總而言之凡一切難易造成錯誤的一類冒險事情他都很重視。

他這種人似乎就應當迷戀法西斯蒂主義的。從他的宿命論哲學思想來看，從他崇拜信教來看，從他的傾向冒險和二重性的悲劇佈景來看。的確在二月六日以前得薩爾曾以巨額津貼付給「十字軍」的首領；不過這是一種手段，因爲他想推潮內閣。當他達到目的時候，他泰然的對他一個不久的朋友自利基爾說：「現在你不要到我這裏來了」。他「左傾」

丁，這正是他的社會黨的黨綱，並且據說他與勞亞得拉攏。不過得薩爾的愛人還是那些急進社會主義者，爲法國中級社會所組成，乃是龐大而又散漫的一個黨派。大批的外路商人和窮苦的製葡萄酒者，名教士們和半識字的小商們，黨裏頭有許多演說家，這些演說家走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去演說，這個成了月頓；那個又成了必達（譯者按：法國的革命家）；事實上急進主義黨，多是怕急進手段的。按得薩爾的地位上和才能上都不是法國的中級社會人物，但他很喜歡這些革命黨人，於胡言亂語以後亦有精明煩雜的工作，正如他喜歡法國的空氣及法國的領土一樣。他自己說：「我是個老粗」。但是他是有政治意義的；他要保護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是他在孩提時就認識了的；這個國家有他的富裕及祖習；有不可搖動的家庭的基礎，這些家庭裏包含着祕密，包含着恨以及爲爭執遺產所起的訟事。在這個國家的各鄉鎮上有其慰情的寂寞；有滿不在乎的豪放，但同時又慎用錢文，甚至流於家庭主婦之吝嗇，有愛好勞動的習慣，於是使那些富有老人們仍然去開墾山地和補修漁網；維利主義者的花園多栽香花小莢豆和小青莢豆，成爲世界上首屈一指；懶於生活

者們，毫無希求自拿着釣魚竿，坐候着隨便釣上一條小魚也罷了；在會議餐廳裏謀世界的大陰謀和學說上的爭論——是開胃口益壯皮之劑；成立親屬連保式的秘密組織團，彼此保證在政治上得到最高的舒展與安穩；對上帝對醫學，對法國，以至於對自己的妻子作諷刺俏語。

大概這個都可以顯示得薩爾的出身；他是在紐約，甚至於在密爾補爾地方都可以開名的一個人，但是他却是在昂日一個不太大的咖啡館名「友之約」的館主人的兒子；這個咖啡館是在選舉前候選人應酬各選民的地方；有些老年人總是在這兒談些上一世紀的種種不幸；洪水的氾濫，談由動物園跑出來的老虎，談戰爭；兩相愛者們利用燈光之黯淡熱烈的彼此互相接吻。由爾、得薩爾的父親沒得見到他兒子的偉大事業；他因傷寒症死於戰場。得薩爾於獲利百萬後一直保留着孩童時候的習慣；他暇時與老園丁下幾盤棋是他滿意的休息；午餐時，他常用麵包把盤子裏湯汁都攝取得乾乾淨淨，偶然在星期日他有工夫就跑到城外，在馬爾斯或在賽納河畔有些個與「友之約」一類的小咖啡館，得薩爾會脫去上衣擁抱



起那些流汗的，熱紅面孔的縫衣婦跳舞。

得薩爾住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晨鷄初唱他就起床，自己走進廚房吃個西紅柿或一坩奶油豆腐塊，用白葡萄酒沖下去。讀讀報紙，就動身到巴黎去。他看見那些小學生和狗兒們，都作一個微笑，但不多久腦子裏就被數目字完全佔有了。在十點鐘前他看各種報告和一些電報。這以後他就開始接見來賓。客廳裏陳設很闊綽而却不雅緻，頗似專以貴族人家爲對像的一個牙醫生的接待室，是爲巴黎的部長們，外交家，財政家等很熟悉的一個地方。

有一天早上客廳裏已經有了兩位銀行家和羅馬尼亞使館的顧問在等候會見。畢爾跟踏不安的展開報紙，作注意去讀一篇論日內瓦的制裁文章，他覺得在坐的人都已看出了他的來意。

僕人嚴肅的，低微聲音稟報道：「畢爾，致布安先生」——得薩爾頭一箇接見了畢爾。他歡喜畢爾，那種南方人固有的熱烈的外表，天真爛漫的言詞，尤其是他的窮困情

形：這樣有才能的工程師，但是收入僅能自給，頗能使得薩爾回憶起自己早年的情況，除此而外得薩爾要想向銀行家和外交家表示一下他們的光臨，並不是來賓的資格而是來幫助者。

他和他的接待著畢爾，但是畢爾反性慌不安，不知從何說起。他頭三倒四瑣屑沉長的把部長是如何辭退了昂羅斯告訴得薩爾。

——這個並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女友……。自然我也不隱藏，但這顯然是太沒有真理了！命運對我有關切……。

得薩爾微微笑了：

「哈哈，老朋友，世間沒有真理的。關於您說的那一位她，我們馬上設法來解決。

他拿起電話聽筒撥動對好了號碼字。

——底沙先生說話。是得薩爾。老朋友你好麼！太太怎麼好？謝謝。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大約會在委員會裏遇到部長的。是的，是的。是關於一個女教員的事情——叫昂羅斯、

列寧多麼。因爲一反愛國主義的教育——種草曠。多麼不問重要呀……你明白呀，目前不是時候——正是選舉前的！並且這都是相對的……。明天照樣也可以宣佈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是從格不林列來的教徒。好極了！現在你去辭我，你今天吃早飯時有工夫麼？我們要談的話很多。再好沒有了！正一點鐘我到你那裏約你。

得薩爾告訴畢爾說：

——那就序了。列寧多爾女士可以隨她意思來教育小孩子——教他們成一個共產黨，成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或是成一個野人都可以。那麼您決定了娶她嗎？

——不是。對啦，是的。我也不知道……。但您爲什麼務中的呢？

——您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工作嗎？請再到我這裏來。我夜裏要住在城裏，我們去散散步，談談。但現在我便要接見三個蠢東西。銀行經理和幹斯得林他們，來商討波蘭的借款。只好告訴他們說：錯算計了！第一，因爲且澤不值我們法國的一個小指頭！第二，因爲波蘭人什麼都會偷得精光。看見有我這樣的外交家嗎？這是——小的協商國。阿比西尼亞的皇帝

已被「做空心粉」的人吞食嚥了，大約我們要把巴爾幹送給他們。一點辦法沒有——我們需要和平。晚上見！

## 六

議員保爾，底沙是出了名的講究飲食的人，所以得薩爾一直請他到屠宰場旁邊的一多幹爾那「飯店裏。這飯店外表建設簡樸，而內部却有全開巴黎的牛扒和頭等的藏酒間。有很多經營肉業的大商人是在這裏用早餐，他們是特別懂得肉味的。在牆壁上掛着一塊黑板：店老板用粉筆寫着在屠宰場共賣出若干牲畜和肉價若干。在一多幹爾那「還來往些精通食味的糖果店名譽會員和最時髦的人物，使這些人感動的是這飯店貨目如此高貴還來些渾身粗笨氣的肉商們。

得薩爾細心的對着菜單思索了一會；他定的是蛤蜊菜，用鱈魚作成的魚食，酒精公雞，以及當然牛扒是要的。預定是頓美餐的大享受，底沙對食堂主管人說道：

——牛扒的湯汁自然是要用腦髓作的了，對吧？

——當然，底沙先生。

保爾，底沙是有良好的胃口，而他是個瘦子；蒼白的長臉，下巴子突出和一付尖鼻頭；看起來像個病人或者是個吃齋的和尚，但他却是個可稱為強壯，元氣勃勃的人物。要是在衆議院餐廳裏聽到有人在低聲耳語，隨後一陣雷震的大笑，這可以判定不知那一位不客氣的同志講論五十八歲的底沙的贊史。底沙對自己家庭是很好的，他崇拜自己的肥胖的妻子和孩子——共兩個孩子；劉省給他父親加了不少的操心，再一個是底妮絲，一位美貌的樸素的大學生。底沙是奉女兒若神。即使他從戲園歌女的私室裏走出立刻回到自己家裏的寢室中來，也是處處泰然的，他的寢室內一張鑲入牀，擺在基督釘十字架下，頗像禮拜堂的供桌，牀上裝飾有古銅製的牛皮得像（羅馬神話裏的）。

這位瘦瘦的人，具有樂人音調的響亮嗓子。他是一個比較最好的演說家。他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爲時不久，原來卽是一個有名的律師。底沙能神氣十足的指着一個貪利愚蠢的兇犯咬出：「請看一看——站在你們面前的是個受過苦難的思想家！」於是法官們揩了揩鼻

就提出了無異的判決狀。

底沙是選國會裏是從西方一個省裏的急進黨選舉出來的。競選的勝利並不太難；和底沙對抗的是個共產黨員，原是在鐵路上修機車廠的小鐵匠，口吃而又對支付選舉費用相當慳吝，另外是一個退休的將官是主張對未成年的青年實施體罰的。底沙在衆議院發言的時候很少。他曾兩次拒絕任部長之職；他對眼前急進黨的前途不大相信了，他在取觀望的態度。衆議院的休息廳裏都在談論他將要與急進黨決裂，而走進一個右派的組織裏。

議員的職位使底沙造成了他發財的新泉源；他向山那些承租人及承包人的手裏拿錢使用，爲了有相當可觀的報酬，他曾加入各種股份公司，董事會，利用自己的名義掩護各種投機行爲，例如：愛尼粗愛爾的礦業或者馬耳丁尼克的大農場。他不大貪財，而喜歡闊綽的生活，他從不拒絕他家庭和情婦的奢求，他很容易向人家借錢使用。

底沙「對全巴黎」都很熟悉；成千的人，他都是和他們稱兄道弟；他供給大使們和檢察官們的生活費，收買新聞記者，很樂意的滿足自己的選舉人之要求，又強向各部長們一

會兒代財政部稽查要求勛章，一會兒爲一個勇敢憲兵的寡婦強要求發給烟專賣特進牌照，一會兒又要求撤銷法院對犯敲詐罪者之偵察行爲。

底沙細細嚼着蛤蜊，喝了一口酒後，開口道：

——這個女教員是共產黨嗎？

——不知道。但直接威脅第三次的共和，她是不會的。

——你是個老粗兒。這裏的沙白利酒真不錯呀！那麼你是沒有感到危機嗎？錯了！我算這次的選舉非崩潰不可。急黨走進了自殺之途，如果是人民陣線勝利了，會吞併他們……（他吞嚥了一口蛤蜊。）在議會的機構裏，居然亦滲入這個時髦的東西，我個人是反對這個的……。我想以急進黨員的資格作一個候選人，但是我怕……（他一邊向貝殼內擠着檸檬汁和深深嘆了一口氣——怕，人們不選舉我。

——你已經開始運動了嗎？

——星期六第一次集會。今天晚上我就要上車走。



——那麼一切就序了。

——怎麼「一切就序了」？

——簡單的很——你應當宣布自己是站在人民陣線一邊的。

底沙不耐煩的把飯巾擲出去，好像在講台上大聲狂笑道：

——永遠不會！還不如塌了台，犧牲了完事，一切都可以，但絕不能屈服！這些人物——法蘭西之不共戴天的敵人。你看一看——像伯留莫，這個人，連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是法國的了，又狡猾又殘忍；又如陰謀家多爾母安、默克，他渴望着想把運輸機構破壞了；以及農業的仇敵猛尼；最後，還有維亞爾，在希特勒的虎視眈眈的眼睛裏反要提倡解除武裝，維亞爾，他這個人……。

——維亞爾就是會亂說。叫他作上部長，他也就比較聰明了。

——而那些共產黨呢？

——法蘭西——乃個人主義的國家：有些個靠年金或紅利爲生者，有些個開店舖子的人以

及地主等。爲什麼「讓」或者「然克」會去向共產黨投票？因爲向「讓」，較定額多收了六百法郎之稅，又因爲獸醫學院沒有錄取然克之子，這就是不平均鳴的方法，就是如此吧了。（底沙喝着魚，沒有開腔）。

——莫非共產黨會信服你麼？當然，不會。但他們準備投票選舉你：這是一種行軍的計策。爲什麼我們要作某人？他們組織人民陣線先去算計消滅右派，而後再吃我們。但我們要更狡猾：我們先下手，在選舉的時候把右派打倒再在接濟之下與共產黨算賬。

——鱈魚確是好的很！但是，由爾，你告訴我，爲什麼我們要犯右派打倒？

——曾且就一個原因說，就是我們不打，別人也會把他們打倒的，如果我們太固執——也會反對我們。看到了沒有，政治——這是鐘的擺心垂兒：往左，往右，又往左。我們的任務是要靈機，不要使擺心垂兒擺的太遲了。在一九二四年左派勝利：「挑戰書」熱烈地被移往塔基雪（巴黎的聖賢廟宇）去以及紅色旗，兩年以後急進黨向右轉，於是政權歸了被恩加萊。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沒有什麼結果。沒有一個內閣能掌握住政權。而國家在向右

這是一九三三年之年的情形。每天晚上在新——土耳其作示威運動。口號是：「打倒議員！」右轉苦煞了那一個。急進黨。難道說那個時候沒有打算把你亦牽連在斯達維刺基泰子裏頭麼？結果——到了二月六日。流血了。那個時候在國外都相信法國已然到了獨裁政治的前夕。但是鐘垂兒突然改變了它的方向，共產黨於二月九日出面。要求取中點。老頭子杜米耳克出現了，於是鐘垂兒才安定下來。但是事實在國內還是繼續着進展。這一次比較的深遠自然也就長久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完。人民陣線應當勝利，必然會勝利的。如果經我們幫忙。它得到了勝利，一年以後急進黨向右轉，那就可以安定三四年了。來，我給你倒上玻璃多酒，這是「母東——羅梯土耳其得」牌子。

那麼，我應當協助我的敵人獲得勝利了是不是呢？

「你也知道俗語說的：酒斟好了，是應當喝的。但有時候這種酒是必須加一點兒水的，自然，不是這個「母東——羅梯土耳其得」……。」

酒朋公雞業已擺上來，底沙在幾分鐘內忘了煩惱的政治——他的全部精神均貫注在飲

盒上面。

——你知道爲什麼這裏的酒類公雞要比別的地方都好？公雞這是不幸的代名辭，但是我們法國人想用這又老又乾枯的公雞製成美味的菜；把它用酒燜，母雞總是要比公雞嫩些，這倒在你又是一多幹爾那」的祕密呀；你吃的並不是公雞，而是母雞。那麼你又要問爲什麼他們要稱母雞爲公雞呢？謙辭。也許是驕傲。總而言之這是燒菜的一種策略。

得薩爾不禁笑了：

——你就仿照這個例子辦理好了。你是國民急進黨，而我們把你算作人民陣線的人物擺上來是謙辭抑是驕傲……。

——這都是一種抽象的談話——還不是一樣不選我。在這次選舉裏，我也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

——時間你可劃分出來一點，況且，你原是熱心爲法國服務的。關於金錢你不必憂慮——一切活動費用，我完全擔任……。

底沙沒有贊成得薩爾的策略，但他覺着這種提議很動聽，一時神光煥發，又馬上煩惱起來：要保持住身分呀！但牛扒，「真正用腦髓作的澆汁」，更使底沙興致好起來了；而同時又拿上來布爾公特葡萄酒……蒼白臉的底沙，遂永遠發了玫瑰色。他想談些高興的事，比如關於女戲子巴列梯，不過要想在得薩爾面前掩蔽自己的快樂，他想起了家庭裏的不痛快……我的兒子……（他聲音裏好像含了淚聲，誰知道他是開玩笑，還是真感到了悲哀？）——劉省出席演說了一篇無聊的報告。我的名字被各報上攻擊。我試探的和他談過。你知道他怎麼回答？「這是階級鬥爭」。糟糕極了——兒子也成了敵人！

——你想的太過了。劉省是荒唐了不錯。什麼階級鬥爭，如果他一直在用你的錢？你看吧——他還會作議員，並且成爲「國民急進黨」。我在「馬克西馬」遇到過他一次，帶着一個迷人的小野雞。

——劉省到「馬克西馬」那裏？不長進的東西！他已經三十二歲了，一個錢不賺，不知道替一個出賣「西洋鏡」畫片的寫些什麼無用的東西。我給你說：這種人可以成爲無政府主

義者，匪徒！——一點道德沒有！底妮絲很給我安慰。勤勞的孩子！她學的是無味的東西，好像是羅馬式建築，莊嚴的女孩子……。你嘗嘗這個奶糕，好像還好，你聞見開拉麼？頗有香味，要是給我們十年和平多麼好！我怕的是一切都會決裂的。要是人民陣線勝利了，戰爭一定會發生。

——未必。沒有同盟者，我們是不會打仗的。我們要威嚇德國人，所以和意大利接近，英國人去制裁莫索里尼，但却是饒恕了希特勒。總而言之只好讓步了。

——這是不可能的！任何法蘭西人不會允許把阿爾薩斯送給人家？

——爲什麼？阿爾薩斯？還有小協約國呢。怎麼，我們白養育他們麼？必要的話我們交出捷克。可是波蘭呢，可是波蘭也可以犧牲。

——能得到多少時間呢？五年，頂多十年光景。

——爲什麼要觀察以後的事情。眼前我們要保持法國，保持和平，保持國家的富有。

——對你是好的——你沒有子女。我担心底妮絲和劉省的將來……。

這是一場運動。底沙自從臉上露出笑容，得薩爾全出了遊這舉的運動費，那麼他，底沙，就可被選為議員了。至於彼此又想到將來種種呢。那是飽餐後的一種普通輕性憂鬱症。

得薩爾看着底沙：混沌的眼睛，尖鼻頭上微微出了汗，一種自得的微笑。他想要刺激一下底沙：

——你不是要知道，你孩子們的將來嗎？也許將來他們會到天堂，也許同孔雀一樣墮在酒裏頭，也許坐飛機到克羅督路伯去遊玩。但也許是遇上普通戰爭，勞工的野營，徒刑，死亡。大概死亡是最可憐的。可是你現在絕不能愁煩：你是人民陣線的候選人。最有想的，是你在會場裏怎麼樣能把手舉起來？

得薩爾笑過以後，覺得這玩笑開的太大了，應該再敷衍敷衍，於是他拍了拍底沙的肩頭：

——這惹人厭的政治言論的够了！我昨天看到了巴列梯。你好運氣——這確是個巴黎最美

巴黎的解落

的女人。

七〇



得薩爾吃過早飯後，把一家重要「新生報」報的編輯人繞利奧請了來，這位胖子一直喘着氣跑了來；他馬上知道了，眼前要有重要的談話。

繞利奧的生活如狂風暴雨一般。許多次被人控訴不是說他勒索就是說他誹謗別人；每次他總是洗刷得乾乾淨淨；據說，他對於國內各種的政治家的過去却差不多知道的很清楚。

繞利奧是法國南部人。他父親在馬耳西耳以販賣魚蝦爲業，爲了增加收入曾竭力幫助過那些販賣人口的人販子。繞利奧自小在市儕社會中長成的，他輕蔑道德而十分迷信，平日忌怕看見黑貓，比看見偵察他的偵探還怕。少年時就走進巴黎，作一個小保險公司的代辦人，這個保險公司是專以不履行契約付給人家保險費而存在的。以後他又改行習文學；在一些下流的刊物裏他發表了幾篇寫元老院議員們和金融家的私生活。他這工作報酬不是

那些寫出的東西，而是未發表出來的東西；它被收買去了，維利奧創設了交易湯合的報名爲「金庫」報。在上邊他大登着廣告：「請送你們的儲蓄到阿耳耳斯吉信託金庫來」。於是第二天銀行老板打電話問維利奧道：「你爲什麼給我登廣告，我們並沒有請你登載呀」。——「是的，但到大銀行介紹給讀者是我的義務」。——「得啦吧，存戶們會來提他們儲蓄的」。——「我一點辦法沒有，義務高於一切」。一個點頭之後，銀行老板送了五萬元給維利奧，於是廣告撤消了。從此以後維利奧也成了社會中一個人了。「新生報」正式出版。最初這個報是一隻腳倒在棺材裏，全部論文都是維利奧自己包辦；印刷工人會抓着那些偶然來採訪的和他們要錢。以後漸漸發達起來；有了各作家的文章，煽動人心的採訪材料，整十頁的廣告。這報上有時熱烈的支持着共產黨，有時又指摘他們是廢松幫匪徒，最初阿非利加的戰事維利奧還寫文章哀悼尼古斯但忽然又在報上發表了生動的文章：「意大利文明教育的傳道」。

日爾，維利奧生活好像鳥似的，從早上到晚上不知怎麼完的這一天，——是一整好的晚

飯票是房，或者還再有一張檢查員的通知單。他整間的賞給女乞丐一百個法郎，又發給同仁人們空頭支票；用奇昂價格收買馬基沙畫，而又一再典當妻子娘家饋贈的銀物，深夜裏一個人提着弦琴彈小調子。

他穿的很華麗：橘黃色的綢汗衫，矢車菊花的領帶，而上邊的別針——金的蜥蜴；別看他大胖子，還是看着很靈活。說話時口音要扯捻上意大利的調子；談話主體愈是不清楚，自己愈是崇高表示出自己意思。

看見得薩爾後，他開始興奮的誇耀着自己報上功勞（他希望得到一萬元）：

——在全體瘋狂情形中，我們要固守維持秩序的方策。你讀過列別論馬斯主義是擾亂社會的那篇文章嗎？爲選舉的時候我預備下了新奇的材料：我囑咐方得奴阿去編纂蘇聯敗裂的概要。我們要以通訊式報告刊出，就像方得奴阿已住在莫斯科一樣。但總得付給他去華沙的路費。再是我得到關於維亞雷的一個文件：一個房主允許作證明，當維亞爾年輕時曾強盜一個郵差的女兒。這個得用一萬元。但您可以想像到，這有多麼大的效用！致士那的文

筆是很有勇氣的……。

得薩爾攔着他不再講下去：

——筆頭須要轉變一下了。新的自來水筆頭是可貴的，可以把牠們反過來，寫粗字，也不會有響聲……。現在我們來切實談談本題吧。「新生報」應當協助人民陣線。

繞利奧立了起來，大張着手，幾乎因為忿亂使他氣喘，他說道：

——這是不可能的！我很清楚，什麼是政治的……。我自己的繞灣的活動也不止一次了……但我可從來沒有背叛過法蘭西！得薩爾先生，你可以聽見我的，永遠不會！

——不必談了，你並沒有在大會場裏呀！我給您說的是事實。你只管請唱好了！一定要唱高調麼？只管請唱好了，人民陣線的成功是有益於法蘭西的，革命的空氣很濃厚。如果還不掀起舌鬥，汽鍋會爆炸的。我不知道，維亞爾是否強姦了郵差的女兒。我很懷疑，他與他的太太都不住在一起，這是個宦官似的人物。但使維亞爾立於反對的地位是危險的，他怒吼起來，像個獅子。如果要是給他任了部長之職，他馬上會作綿羊鳴。

——但這不是太精心的事嗎！把法蘭西交給一些，他們昨天還在反叛祖國的人物！

——慢來慢來，您正好點出這重要的問題了。實在說我亦正因此才要與你碰碰頭。您抽煙？

「新生報」要協助人民陣線，我是毫不懷疑的——您是個飽有經驗和有遠見的人。爲此我同意幫忙這個報。

——不過……。

——目前最重要的。這些人都患了愛國狂熱症。他們痛恨法西斯主義。這些全很明白，可是很危險。您的報應該作一個和平主義的機關報：提倡各民族間的友好，歐洲經濟統一，最小的生命亦不要使他們遭危險，以及慈母的眼淚，總之一切都好，只求和平！無論什麼都要和平！

——但是法國本身的地位？……。

——作幸運的昂多耳羅小國和太平的摩納哥小國總比成了廢墟的幹耳法吉那要好一點吧，我不敢相信法國可以勝利。我們疲倦了，我們實在厭惡了那些爭愛，嫉妒和叫囂的亂戰，

這是天然的定理，只有六十歲的底沙還能作成一個三月的雄貓。您要問，法國人勇敢不勇敢？當然勇敢的。很久以前他們也曾隨着一馬賽「歌」走遍全歐，在學校裏是以此施教的。但現在我們是太肥胖了。我們的氣血太舒服了，很怕再去冒險。誰肯再去為權威為真理而戰呢？賴伐爾、戴利斯、士賓利？您？簡單一句話，如果拉馬爾克再寫成一部小說時，您只管電購他的版權。而錢是不會成問題的。

繞利奧沉思了一會，隨後叫道：

——您總是一位天才家！我弄不明白，這將來要得到一個什麼結果，但是我喜歡這個意見：和平，無論什麼都要和平，兵器都要銷毀……。

得薩爾冷笑說：

——您忘了，我對於軍需工業有些關係嗎？成萬千的法蘭西人寄生在這個上。並且，我們要減少軍需產量那就會被侵略。主要的是：現在要退燒——我再重複一句，他們患着自由熱症。你去寫「一二百戶人家」的大炮商人想發動戰爭。

繞利奧草率的把支票插到皮夾裏。

——我作一篇出衆的文章：「得薩爾反對二百戶人家」。

——這才又笨，又不切實。這樣寫好些：「得薩爾，和二百戶的那些代表者一樣，渴望著民衆浴血而戰」。這個更懇切……。

他微笑着，又加一句說：

——……也許，還可信點。

繞利奧跑回編輯部向打字員喊道：

——流西，從今天起，我加你的工資三百，不是的，加五百個法郎！

他感到幸運，他願意週圍的人也感到快樂。整天他在發號施令：

——去找左派作家，要有名的！

——對莫索里尼製諷刺畫！

——關於工人的隨便什麼可感動人的東西！

——寫備忘錄——描寫可怕的維爾迪——

——請告訴方得奴阿——可以不太忙趕了。等一等，不要告訴！由他寫下去吧。現在雖不合用，一年後也許用着了。

他在孟馬耳得耳吃過晚飯；很晚的才回到家裏，叫醒了他的妻子。他給她帶回晚上在飯店裏買的玫瑰色茶花，花已經有點凋萎了，但還散着濃厚的香味。繞利奧向他妻子耳語道：

——四十萬！這樣的走運簡直是……。

隨着他脫去皮鞋，換上睡鞋，一口飲乾了一杯鑛泉水，忽然，他感到了莫名的氣悶，一邊自語道：

——然而法蘭西呢？嗚呼哀哉！現在可真快完了……。不錯呀罷氣，今天遇到了兩個牧師，真是倒楣。



在同一天晚上萬能的得薩爾和朴實的畢爾攜同散步在賽納河畔。兩個都沉默着。灰色景巴黎特有的風格，微微有點亮光的小舟靜靜的在賽納河裏行動，畔聖母院，天主堂房頂上成了石林——這一切都更表現出了這裏的沉靜。他們走近了阿耳——歐——宛銀；清風裏滲雜着酒的味。在動物園的柵欄裏邊，黑暗地方那些野獸在騷動着叫春。汽車的燈光從橋上閃過馳往里昂車站，隨着又恢復了灰色的陰冷的沉默。

許多房子與河道的形形色色的配合成幾條小巷巷的老舊名稱：「木劍巷」，「小和尚巷」，「兩徽章巷」，曾經度過繁華生涯的大城市之祕密，這一切一切使他們兩人感到不同的激動。得薩爾忙了一天，對待底沙，繞利奧數目字以及欺騙是他一天的工作，他聳了一脊腰背，在這入於靜寂狀態的城市景界裏，他似乎陷入在與親人告別離，正在那整裝欲

別的幾分鐘裏，竟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這茫然的別離一般。而畢爾欣賞這夜晚與頑石就像他欣賞着昂摩斯的神密的美一般，他敞開大衣貪吸着一陣陣的清風，這樣的春天他似乎頭一次感到，以前他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偉大的但是極其平常的幸福。他能够轉向那旁邊的側街道裏去，對着那動物園的雪獸，或者對着反射着亮光敘說關於昂摩斯的美，可愛，聰明一直到天明。

隨着戀愛的思想在畢爾的腦子裏又發動了另一個感觸。他如同其他人一樣，相信着這個春天才真正是本國的春天降臨了，他的父親是個社會主義者。他母親曾對他說過，維亞爾如何來到了別耳冰尼；他開完了會會到他們家吃晚飯，有一次他父親帶着滿身血跡回到家裏；他們想營救一個西班牙人費爾拉；憲兵把那些示威運動者毆打了。那時畢爾才剛剛七歲，他被裏睡醒的時候，看見父親滿面是血，他大哭起來了，父親死在戰場上。在他死前不久他會寫信給他妻子說道：「他們要償付一切的——將起革命」！

革命——這個字，就像雲霧裏的太陽，疲倦了畢爾同輩的人物們。當戰爭開始了的時

候，他們都還是小孩子；他們隨着大眾去火燒了牛奶店「馬吉」和高城「打往柏林」口，狂蕩着步兵穿的特別肥寬的軍褲和載兵士去馬耳尼的高大不精細的汽車。後來他們看見少了腿的，中過毒瓦斯而殘廢人。後方各處發出石炭酸的臭味，染黑了寡婦的衣衫。他的父親休假回家的時候，所談的是虱子污穢的戰壕，鐵絲網旁邊的腐臭的死屍。他們堅決的重新革命：「將要革命了！」兵士開始暴動：「阿瓦爾」（艦名）的聲音達到了香檳尼。

曾經一剎那的快樂，當大家聽到號兵的角筒公告出休戰的通知。年輕的，老的都在街頭上跳舞狂歡了一夜。有人告訴他們說：「你們到是有幸福的呢……」。兵士們回到家裏後，找到的只有冷淡和吝嗇。開始了罷工。驚慌的布爾喬亞對待革命的行為好像對待野獸一般，用所有一切手段都用盡了：捏造事實和催淚毒氣，作惡宣傳與送入監獄。共產黨用牙齒咬着刀子，看來是一種不大光明的力量，龐愛喀就用這種力量恐嚇在「商人咖啡店」的常顧客們農田主人。

革命走進黨的細胞裏，極窄的小團體裏，和受欺騙的窮人們的悲恨思想裏。革命偶然

在礦工的風潮裏，或是在街頭上的射擊戰中。被記憶起來，在一九二七那年一個極熱的天日震驚了全都城，素為寬大胸懷的民衆爲了刑死沙郭和汪柴基而震怒了。石塊如同鳥飛似的拋擊着，巴黎的馬路上又蓋上了一次工人的血。

生活一天天困難。不景氣使織布的梭子停止了。失業的滿滿露宿在大道上。在休戰的第十五個年頭，革命又在巴黎街上出現。「莫非我們也被趕去打戰」？——畢爾同輩的人互相問着，這些人已然落伍早期衰老了。

畢爾不大會判斷政治；他什麼話都相信。兩年前他幾乎因爲別人的事情而犧牲了自己；在一個二月間的黑夜裏把虛偽的傳說信以爲真了。他每回憶起這件事情，他難過的臉都紅了。他對自己說：「我——工人的兒子——現在他怕自己落在米沙之後。但流血仍然像從前一樣使他們恐懼着。這個機器匠的話使他感到實在太嚴酷了些。他所想的革命的是高興的，熱鬧的，就像五月裏雨一樣。」

在地下道的車站旁邊站着一個姑娘；她出神的看着門和鐘。她好像在等誰，她的面孔

但一個受了凌辱的小孩子。得薩爾忽然向畢爾問道：——那麼，您預備娶一個女教員嗎？

畢爾並沒有分辯，他也沒問得薩爾是怎麼知道了他的心事。畢爾想大聲說出她的名字，打破街上的沉靜，他回答道：

——是昂妮斯。

得薩爾停下來，注意的望着畢爾，看他的黑漆和大白膜的眼睛，看他那可敬的微笑面孔，一邊靜靜的說道：

——我羨慕您。

——但是……。

他幾乎要這樣問道：爲什麼您不結婚呢？但馬上又考慮了一下。而得薩爾已經明白了。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一點辦法也沒有……。她們流着淚說是愛戀我，又說是要自殺；只是愛的不是我，而是錢。您說有什麼辦法？我能把自己隱藏起來，能戴上魔術隱蔽

帽子嗎？

——您可以和金錢分開呀。您又不是一個投機取巧者，您是一個工程師，假如錢是您的重累……

——不可以，我很重視錢這東西。爲什麼呢？大約，錢這東西——權威。不是要榮譽，因爲當前的政權可以解決一切。但是，我一定要這樣呢？我自己也在試圖着找一個解答……勞碌的很麼？是的。但是很快意。並且在這個毒質，不是顯明的，好像吸食「白麵」的人一樣，而是進入血液，類似梅毒。現在他們走進了一條黑暗的街裏。警察所的燈光，好像發眼炎似的紅腫閃着。一個女人在掘垃圾箱。細雨飄灑起來。得薩爾繼續着說：

——全都受了錢的毒化，這是大家的不幸，誰也不肯拒絕這個，無論是「二百戶人家」，無論是二千萬人民都不肯不要錢。大家要奮鬥的。爲法蘭西——不是，而是爲了自己的錢財——一直到喘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戰爭？不會的。並且革命也不會發生的。人們都怕損失。比如眼前這個女人，她是在何也沒有，所以她不害怕一切的。但這些能有多少呢？

可以威嚇他們。如果必要的時候，可以槍殺他們。但是，這是用不到的；我們的人民是會飽受災難的，就是說有了學識，是的，不是愚笨的民族。

——那能對人們這樣蔑視呢？以前他們是被欺騙了，如今他們漸漸的明瞭一切。他們在希望什麼？只有求革命！在您的工場裏有成千的好國民。這不是一無所有的無家可歸之人。他們有工作，家庭住宅，還有不少有小數的儲蓄。但是他們會全部捐出，只求消滅這種……。（畢爾指着垃圾箱旁邊的女人說。）有時我覺得人——是一堆泥。從前專在塑彫上帝，動物，這些東西，現在我們試圖去塑真正的人的了。

——人們不是泥，而是嚼不爛的口香糖。所以一直在改變，一直是如舊，所謂改變，究竟是什麼？名稱而已。真正本身的改變——是死亡。死亡確實可以改變一切。所以我也怕這個死亡，我就不明白那些自殺的。不過，我不是想說這個……。您說的：「革命」，也就是死亡，這個不只是對我這樣，幾百萬人都是一樣的。

他們又沉默起來。從關閉着窗子裏射出溫柔的光線。樓下的住家大開着窗子：懸着燈

的下邊，一張元棹，住的人正在吃飯，一個女人的臉很美麗而略帶倦意。

得隆爾又開口道：

——我所害怕的是這個可以完全毀滅。不是這建築物……。聖母院，天主堂，魯伏爾（譯者按：法國的皇宮）？自然，這是——美麗和名譽？但是我對於另一種在這些家庭裏的幸福，也許是幻想的幸福，總之至少對他們這種寂寞安靜，彼此居然可以聽到呼吸的氣息深感憐惜。更憐惜人們用的杏仁糖，結婚——折花在腳下，並且埋葬時，從墳地走的時候要吃驅逐悲哀的牛奶餅。這個有的，可以消滅——消滅在炸彈裏，消滅在第一次街頭上的射擊裏，消滅在恩歇斯里亞的希特勒壓力上，消滅在舉起的拳頭裏。消滅在其他輕輕偶然的事件裏。當然啦！在過了一百年後會稱爲「歷史上的不可避免性」……。我在這裏要和您告別了。

他舉起帶着溼了的皮手套之手與魯爾握別後，迅速的邁步向堤岸街去了。談話使他疲倦了；他憤恨自己剛才不適當的談話——同一個在講戀愛的工程師談論人類的命運……。

他走入市中心。大街上的燈光，照耀如晝。在玻璃鋪面裏的東西呈現出五光十色。藍



花的雪氣在兩面上不時的閃動。不是冷風開胃，就是招請到春暖的摩挲過去。人們亂闖闖的走動，好像不知道再前進到什麼地方；他們這種往還轉動，活像金魚缸裏的魚。街頭亭子上陳列着二十餘種文字的報紙。得薩爾對着看了看：「人民陣線的要求……。戰爭的威脅……」。他接着打了一個懶哈欠。這裏的一切一切都明顯的很：他很知道房產廣告，股票等的價格，以及摩洛哥鐵路的紅利或者是著名的「郭里格司」甜美飲料的利潤，所有這裏的一切一切都是他的：地皮，汽車，報紙，巧笑。在他自己的權威裏——他，——像個過路的人，什麼也不需要，像個玩把戲的人，暫時作了一點鐘的傀儡……。這個都要保存着麼？自然是！但這是多麼愁煩無聊啊！

國 家 專 用 標 記

製

馬里教授日常的例課是講的保達的羅馬建築學。馬列講課是在晚上，他的課程是公開性質，在講堂上有不少年長的人雜坐在大學生裏聽講；喜歡建築學的人們；那些自修學者帶着些極厚的練習本每次都來聽講的；練習本裏都亂寫着梵語之根，二項等式；最後聽者是些無家可歸的前來取暖，打瞌睡。也有幾位在靜心的聽講，一字不遺的記筆記，其餘的不是打哈欠就是互相低語；老太婆們困難的爬上後邊高的凳子上在繙東西。

機械家米沙照例的來聽馬列的課程；他自小就愛着建築學，對於計算，比例，材料都用許多時間去費心思索。好像他明瞭了一切；但當他看到他喜歡的建築物的時候，他頓覺除了明顯及配合得當以外，這個是馬達機器使他迷戀的，建築學尚具有另一種的固有性，它的變化就像人面的表情或森林的姿式。米沙希圖在建築術史裏找出這迷人的巧

米沙的好學的情形是貨多不厭的。就像兒童玩玩意兒，他要把世界弄碎爲止。他在小學校裏只學了四則算術和幾句口頭上的道德格言。以後他被拖進了社會裏。他父親原是個帽商。戰爭以後經濟恐慌起來，大家不再戴帽子，因此流幹，米沙去作學徒機會也沒有了。

天天騎着三輪腳踏車去分售煉乳。以後他進了一家皮貨店裏作喚皮子的工作。他看的東西很多；但他的知識全是一知半解的東西。在流水線上他與一個製圖家吉爾相識成友，這一位是到後來被共產黨舉爲候選人。吉爾很快的就募請了他。兩個人都進了這個「士恩」飛機廠。米沙開始去參加集會，讀政治經濟一類的書籍，研究工人運動的歷史。有一個時期，他十分努力學數學。他成了一個好的機械家，工資收入頗豐。但是他總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會，這種愁悶的感覺，就像他在趕火車誤了鐘點。但時間是不够分配的：要去參加集會，要去開會議。有時要想到戲園子裏走，可是還有那些博物館，也要去看看苦夢想着那些遙遠的國家：羅馬的古跡和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線。

米沙喜歡在十一月的大霧夜晚漫步城市街頭，手裏抱着熱炒的菓子。巴黎，閃出霧罩下的不明亮的燈光，像個大船；就要卸去跳板待發。……有時候他走進電影場；濃厚的橘子氣味；相愛的互相吻着；愚笨女人在銀幕上演悲劇，但全是很動人的美國女人，米沙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三年長時間他戀愛着一個同志的女兒，秀髮散在前額，嬌美的女郎米米；爲了她的喜歡去學習跳舞，贈送給她鮮花，糖果，還試着寫詩給她；但都沒有一點效用；米米嫁給一個簿計員，她需要安靜的生活，米沙的意志和雷電一般的性質使她恐懼。

米沙剛剛二十九歲；健壯，長的不大均勻——頭顱太大了些；就是在冬天臉上，雀斑也還是十分顯亮，一雙灰色惹笑的引人眼睛，和一排雪白的牙齒露在唇外，好像永遠在微笑着。他對無論什麼事情都喜歡把兩手伸開，說一句：「還怎麼樣！」

米沙注意的聽着馬里講解，隨時記寫些東西在散爛的小本子上。在他旁邊坐着一個美麗的姑娘。米沙在課程開始前就看見了她，像明星似的長黑的眼睫毛。……隨後米沙因講

解保達天主堂建築的美麗而神往，忘去了身旁的人兒。當馬里講到排列柱子的時候，米沙遺漏了一個不常用的字。他悄悄的問那位姑娘道：

——是什麼樣式的花樣？

——迴曲式的。

課程完畢了。他們是坐在靠後的座位上，要等待前面先走出。米沙向姑娘說道：

——不要生氣，我在上課的時間問字。…… 您，大約是大學生成吧。而我是建築學的門外

漢。我的專門是——機工。

她微微笑着：

——而我對機器完全不明白，一點也不懂得。

——這是專門東西。要是對於藝術一點也不明白那就不好了。但是明白也不易……還怎麼樣！我從前把一種文字放在另一種文字裏。比如拿音樂來說，我聽的時候努力想分別出，什麼是：「愛情的」，或是「戰爭的勝利」或者「暴風雨在海上」？而文字就決不相同了。正

如建築學也一樣。您對這個比我知道的多。……

他們走了出來。兩天的雨和風把城市變樣了：到處都有春意。栗子樹的芽很快的長滿了樹；藍色的柏油路發出另外一種光亮；雨衣代替了夾大衣；喝咖啡的人們由室內移到街頭簷下；流浪的音樂匠出現了，小孩子們已經在賣着沒有長成青青的野百合花，夾花園的新——米沙爾街上的一部曲是：青年人在那裏休息，談情說愛，喝咖啡喝糖水，預備節要到臨的考試。

他們穿過明亮的新——米沙爾街。在新——日耳明街的沿街花園裏正是半暗的浪漫夜晚裏使女們帶着狗在散步，而相愛的在親吻。已經是夜晚十點鐘。米沙敘說他在克列諾伯耳附近如何爬冰塊上。他喜愛着這姑娘在笑着的時候。

——您這樣快樂活潑真好！

——我不是常常快樂的。家裏人都嫌我太憂鬱，哥哥叫我「田老鼠」。

——不像！我小的時候在沙夫西地方叔叔家裏曾捉到過田老鼠，我們訓練它使它用後足起

立。研究獸類也是極有趣的事情。不久前我讀了一本關於螞蟻的書。是多麼聰明的動物啊！牠們是怎麼樣造成了一切呀！……而鱈魚呢？原來牠們是由各處向薩耳幹斯海裏去的——這是愛情的驅使。五千個吉羅米達的游泳，起初是由河裏跳出，來在沿路上常被打死——還是照樣進行。——看，這是一種情感呀！但是人類？……（他想要說出米米看薪金比愛情重才選嫁給簿記員，但沒有說出來。）許多東西都是有興趣的。而我什麼也不知道，除了機器，難道政治……。

——政治使我討厭死了。家裏頭就只談這個政治。我的父親……。

底娜絲忽然掩了口。這是多不合理！為什麼自己和一位不認識人就攀談起來？她一向是很小心對人的，為什麼會和這個人，僅僅知道他是個機器匠吧了，就談起心思來了呢？多愚啊！成了無知的小孩子！……在這種感覺中，她又感到惘然無味：她感到馬上就應該結束這個相遇，全是這個擦撥人的去夜所致。該去乘坐汽車了……。她冷冷的說道：

——我的父親——議員。恁，大約聽說過——底沙。



米沙世界的決定下了。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還怎麼樣呢！……不過這對您的父親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在同您的父親談話，而是在同您說話，您想着我會討論到他們的那種政治嗎？這真是無聊的事情。我要談的是另一種……您要上那兒？再帶溜溜圈走一段路到一個車站吧。好美的夜晚啊！……

底妮絲依從了他的意思，隨後自己又感到奇異起來：為什麼要跟着走呢？為什麼會聽他的話呢？最要緊的……為什麼這樣隨便和心靈上這樣快慰呀？

米沙說道：

——我對政治是另有一種的了解：要改造世界。因為有許多偶然造成的『和不好的地方』，這真是人類的恥辱。而人們本來可以用全副精神過度快樂和優裕的日子的。在我看革命這東西，就像建築橋一樣。如果您愛好藝術，您應當感覺到這個的。

——您是共產黨？

——怎麼不是呢？

——我的哥哥同你一樣的解釋。但是我不信他的。我怕說話。

——這因為您的父親就是一位律師。我對於說的太好聽的話也是有點害怕。但我們這些完全兩樣……我們去徘徊半個鐘頭好吧；今天是預備選舉的大會。看看就知道怎樣的不同了——就在旁邊——在法耳吉耳街上的學校裏。要是不喜歡立刻可以走出的。而觀察觀察是值得的。人的好奇心總應當有的。走吧？

底姆絲口裏回答說「不去」，雖然她自己馬上就覺得自己是往會場的那邊走。她對自己並且決定了：以後細想去，等到了家裏再細分析吧，而眼前——且快樂着，就得了……。

學校裏聚集許許多多的人，這些人並沒有列在投票名單內的，以及女人們，青年們：這是在上千的大集會中間的一個集會在這迷人的春天裏，當全巴黎在用溫柔的和熱望的言詞反復說着「人民陣線」時候。會場裏很悶熱；許多人把上身衣服脫下；戴着鴉舌帽坐着；

這期。底妮絲看着他們的面孔，許多都是帶着憂鬱，病容，和貧困的神氣；一個女人抱着呻吟的孩子，哭哭啼啼，是家中沒有人看視的。一個老人一雙濕的發炎的眼睛，好像他在

哭泣。這些人彼此都不相識，他們全是由大城市裏的黑煙燻的貧民窟來到這裏；但他們彼

此都有了新的友情關係，當演說的人說到奮鬥，說到真理的時候，馬上大家舉起了拳頭，

幾百個人同時回答，好像一陣大回音。這些個演說家都不和底沙一樣，他們講話的時候，

時斷時續帶着消滅的態度，似乎在那裏尋字眼；而且每個字都帶着新穎的意味。但他們的

面孔是疲勞的；只有在他們那微笑的一分鐘裏，才看到有一點光明。忘去了候選的敵人並

投票箱。降生的悲苦，及生活的秘密充分表現在這黑暗多煙的會場中。而乾癟多皺的女工

的拳頭在空中搖擺，就像一個生過和葬過孩子的女人，正在用她的拳頭緊握着飛來的熱誠

和簡短字句，緊緊的不使透一點風出來。

半點鐘過去，一個鐘點過去了，燈經過一個半鐘頭；底妮絲還沒有離去。她聚精會神

的聽着，但是要她回頭再說說一下這些人在談說的話，她恐怕不能的。她好像聽到心臟的

眼睫在暗暗的跳動，新的世界是她所不明瞭的；就像她作小姑娘時候纔到了西北部的不列唐地方，頭一次大海洋展開在她的面前一樣。

大會一直到了夜裏十二點鐘纔閉幕。底妮絲忽然從惶惑裏驚醒，她竟跟着大眾合唱「國際歌」，有些字眼被弄錯了，自己不能明白怎麼會跟着唱起來，唱的是什麼。

一個不太年輕的高身量工人，頭上有一個瘡痕，黑陷的眼睛，他走近米沙說道：

——米沙，我們今天把你們工廠裏的選寫了四個人，你告訴沙爾，紙片最好按每個分廠編成機器間的防護板可借作公告牌……。

他轉過向底妮絲問道：

你，同志，是屬於那一部分的？

底妮絲狠狠的逼紅了臉。米沙替她回答道：

——同志——大學生。

底妮絲想着：那麼他竟把我看成他自己的人了。不知為什麼這儘使她快慰。

他們去巴黎的街頭，潮濕，暖烘，使他們感到春天的來臨。

——喜歡嗎？

——不知道。怎麼回答好。——總之不是那麼一個意思。太奇怪呀。

——這是很顯然的。而您知道這是爲什麼？在這種晚上。……這種空氣裏。……最恰當字句可以用在這裏的：一個希望。一切要改造，改變。

——我不相信我的哥哥。而那個，曾走在您跟前那個，我却相信他。這個該是，對的……。我不知對別人如何，但是對他是對的。總之這一切要細細想他一下。匆忙中很難理解出來。

米沙在談着希望：自己的和人家的。這時她不大能聽進去了——講說的太多了，但他的說話的聲音，還如以前一樣，使她喜歡，她一直向他那藍色帶笑的眼睛示以微笑。而他驚異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說道：

——還怎麼樣呢？

底妮絲微笑着說：

——我們能再相見的。在上馬里課時。或者要再開會時，請你寫信通知我，我會來的。好吧？

她走回所謂家庭！在走這牆上——許多照片：都是出名的訴訟場面，各處都有，兩個憲兵中間的不是殺人犯就是一個竊賊，而在他們的前面站着穿法衣的底沙律師，舉着瘦骨如柴的手向天指示。

住宅好像一池不流動的水，黝黑的寂寞的，而在深底下熱情焰到了沸點。她父親還沒有回來。他，大約去巴列梯的胸乳上尋找消遣，好把得薩爾說的一段陰謀話忘去不想。母親在臥房獨自排牌卦，等待她的丈夫。底沙太太患着腎臟炎的病，她十分畏懼着死亡，而尤其是地獄。她從來就是信神的；但從前還有家務的纏繞，注意修飾和做些搬弄是非的勾當。自從生病以後，她幾乎一眼不離的看着上帝。她回憶起兒時在修道院裏的一切。地獄的裁判已然接近了。在那裏將問她索取一切報應：因為議員底沙有反對教會的言辭，因為他

與一個惡女人纏在一齊，因為劉省的冒犯和墮落，這些都要令她負起責任。那麼誰來替她贖罪惡呀？底妮絲？但是女兒沉默着，也不去教堂，也不回答母親。難道，底妮絲也走入她父親的那一途？……

——底妮絲，是你嗎？我以為是你爸爸……。上這兒來！你到那裏去了。

——偶然在新——米沙爾坐着喝咖啡。美好的夜晚……。

底妮絲說了一句，隨便想起的話；她不想把去集會的故事說出傷她母親的心。但是底沙太太落淚了：

——在新！米沙爾？亦同父親一樣了……。

底妮絲想安慰她的母親，因此就解釋，說是她同一位女朋友去的；一邊拿給她母親夜裏喝的馬鞭草藥酒。但母親的淚還是不斷的滴在面前的牌上……。

底妮絲回到自己房裏。她的房子很是空洞，不像個住室：牀、桌子、桌子上邊蓋着綠色呢絨台布，有一個大的墨水瓶、椅子。看起來似一間旅館房子，僅僅在裏頭作偶然的留

宿。底呢絲坐在牀上，擺動着兩個腳，還沒有決定去想什麼。

劉省在外邊敲她的門。他是從一個超現實主義詩人的晚會裏回來。

——他們理想出愉快的節目：分析理解力的性別，色彩的和文字的。你可以想像到是如何的憤慨情形！尤其是共產黨。這些只要一提到羅利達名子一字，就輾轉不安起來……。你曾聽見過，真正共產黨是怎麼樣判別的嗎？

——沒有？

——劉省開始敘述一個在罷里島上的一個舞女：

——我現在纔明白過來歌吉娜……。使人感覺着他所重視的只是獸慾……。

——那！你為什麼對我說這個？

——因為你已是二十二歲的人，而不是十二歲的小姑娘了。姑娘的時代可以够了！或是你將與媽媽去整天磨告和灌洗腸子！

看到底呢絲的生氣眼睛，他和氣解釋說道！



——唔，不要生氣，田老鼠我不是誠心使你不高興。晚安！

只底妮絲自己剩在房裏，脫去衣服，熄了燈，但沒有入睡，鐘打過了兩點鐘，兩點半，三點……。在走道裏聽到腳步聲音，父親回來。他小聲的唱着：「全是美妙的呀，侯爵夫人……」。隨後又沉靜無聲了。

這個家裏使底妮絲常常感到像個墳墓。她的學生時代，全是在不列東地方的公寓裏過的。那裏有海有女孩子們的種種玩皮，遊戲，漁夫們穿着紅色帆布褲子在街上來來去去，活似許多大海蝦，當狂風暴雨時候，房子震動的連同有玻璃罩的鐘和牆上掛的碟子都是亂舞，而姑娘們的心快樂的打戰。

以後底妮絲回到了巴黎。她馬上感到不痛快。全家都住在一起，擁擠的生活着。底妮絲對於她父親的種種行動，和關於哥哥的熱妮梯都很明白。家庭在表面上似乎很友愛；吃午飯時大家一定會在一桌上圍聚的，這種外表的合美，好像水中綠苔蕩漾着膠在一齊。

底妮絲熱心着古時代的建築術。但很久以前人們的信仰，並不像母親的信仰——人們

是有充滿熱情在心底的信仰。他們造了宏大的，像倉庫似的教堂。在裏頭好像永遠保留着信仰種子。底妮絲本來對於她父親的無事紛擾，她母親的假慈善，和她哥哥的毫無目的地暴燥已完全不予注意。

但今天不知爲什麼特別覺得嚴重，她本立意要仔細理解一下。她反復燥熱了一下向自己問着：什麼？……她又回憶起那作日工的老工人的拳頭。一會又是那個對她稱「同志」，頭上帶着瘡痕的工人。一會又想起米沙的灰色眼睛的笑容。這種種都混合在春天的帶潮溼和寂靜的夜晚街頭裏。而心是在跳躍着。還有點昏昏的新日子透過黑暗像推開簾幕似的直到了房間裏，一切很像灰暗的搖動，各種物品的輪廓尚不能清晰的辨別出來。底妮絲想到了「還怎麼樣」後，不禁微笑了，就在這微笑中安然入夢。

讀過在共產黨報上批評他自己著的書之後，劉省十分消怒；尤其使他特別感到羞辱的句子是：「有些過分誇張的『革命』字眼，反而得到一種不信任的感覺」。胡漢蛋吧！他們自然全是這一類東西！他們不能作裁剪只是縫補而已。右派的報紙得意的談論劉省的書：他們竭力想給底沙抹一層灰——喂，這就是急進黨教育出來的子弟呀！而且凡是應當承認劉省如同新的瓦列沙似的，是一個演說家的地方，在那裏不過是幾句客套的贊語，

「作者很知道他的環境」——結尾是——「不信任」。

劉省忽然微笑了：也許他們是對的……。在不久以前他曾想加入共產黨，向朋友們證明黨的規律——高超的個人的抑制，這是歐德注定造物是有此抑制的……。劉省却是這麼一個人：熱的快，冷的也快。

劉省因為父親的富有，使他寬心了職業的問題。當他讀完高中之後，他開始選擇自己的天賦。他進了醫學院，一年以後他放棄了解剖學，又讀國際法。沒有想到他又迷戀上電影；跑去作演出者的助手。他想要製一套出奇的關於機械化世界之衰亡的片子，而結果工作走向了愚笨的笑劇；女主角把自己的丈夫與情人弄不清楚，因為丈夫和情人是雙生兄弟。劉省又玩厭了製電影的事情，他開始帶着無精打彩的爛文人樣子向文學的咖啡館走去。

劉省在廿六歲的時候與一個去南極的探險家昂里·拉克浪日相識。他在很久前就幻想着探險的旅行。拉克浪日就帶他一同出發了。劉省在他的日記裏這樣記着：「企鵝與米斯金吉得以相像。罐頭食品，真厭死人了。總之都還美秀，只是寂寞」。在日記上再翻過去沒有幾頁的一頁上面寫了短短幾句話：「昂里在早上四點鐘死去」。拉克浪日死於惡性的瘡疔，在劉省的手中絕了氣，永別。

回到巴黎後，劉省又恢復了他舊有的生活式：到處看看展覽會參加超現實主義的晚會但同聊天兒的朋友坐在一齊的時候，他常常沉默起來；他現在只思索着一個東西：死亡。

哄動一時的一部有成績的小說，是在大家「眼不見」中間就產生出來了。這是內部結構非常混亂和不均勻的一部書，有粗俗理論，亦頗有高尙的解釋。小說裏是敘述一個人最後在冰裏死的時侯，他在世界上所最喜歡的是算學和自己的四歲的小女兒。於是劉省成了名作家。不少來向他訪問着：「你的文學計劃將來如何？」他回答說要寫一本關於一個家庭的沒落情形長篇小說。而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寫；他感到他如同一個檸檬似的被榨擠着。

幾年之後。劉省被大家遺忘了曾是一位作家。底沙，原是信任着他兒子的文學前途，現在他又開始責備起他兒子的無職業和濫用金錢，劉省沒有錢是不能生活的，成萬的毫無節制的浪費着金錢；他請朋友去吃餚子，表面是儉樸，但實在是高貴的，狂飲陳老的貴酒，一邊不滿意的說着：「普通小酒」；贈送禮物給所有接近他一點的女人。他更酷愛玩牌；想大批贏錢作他的惟一出路。所有賭場莫不知這位紅髮白面的漂亮人物。一夜裏可以在微笑中輸去兩三萬之多。於是不得不認識各處的高利貸款者。劉省是由這個人手裏借來，去還另一個人的。在四年前因為愁悶把他驅逐到南極去，在那裏頗與老女伶相似的金

鷄以及淡味的罐頭，也使他愁悶過的那種愁悶，現在這個愁悶重新把他控制住了。

夏天裏他隨着旅行團到了蘇聯。這是沒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本來要同友人去埃及，但在動身的前一天他們起了口角。他在莫斯科停了有一個星期。隨着旅行團看古跡，博物館，托兒所，但不是這個使劉省感到慄然——是這裏的人們和他們的意志，貧窮，生氣勃勃。有一次，在建築地下鐵道工人中間，他看到一個姑娘穿着粗笨皮靴子，細白肉皮的面容，配着一雙熱烈的堅不可屈的目光。他明白像這樣的女人是不能建築地下鐵路的。他又慎重起來，像在昂里剛死去的時候一樣。他又重新回到巴黎來，但已然是另一個人了。

馬克斯代替了謬得安猛。劉省第一次對自己週圍的人加以省視。四處他看到的只是些欺騙，偽君子，他的悲劇也就是代表着大眾的悲劇。這是他的感想：他寫了小冊子，雖然很淺見，但非常銳利的嘲笑着布爾喬亞的哲學道德和禮節。他父親對這個非常震怒大有斷絕父子關係的可能。青年們，曾到文化宮來來的，都喜悅的聽着劉省講接近的革命問題。他並且把賭博也忘去了：雖然他對於賭博是特別有興趣的。

半年以後，疑慮對他開始分析出來，共產黨在他已感到是一種普通的政黨。家庭的舒適和莫利沙、士宛烈的小調使他們喜愛着！……劉省常常感覺着他比別人要能幹和聰明。他對自己說：我重新又愚笨了！這張牌是可以玩贏的，但這不是我的牌……。

發生了事情是，這個輕佻的人兒與熱妮梯發生了關係。他沒有誇張自己的感情，頑笑着，同朋友敘說他與女伶戀愛，是想用談諧的語氣來鄙視戀愛，但是愛情並沒有屈服，當他每一提到熱妮梯的名字，就使他感到不平常。

劉省與熱妮梯兩個人並不合調，但在他們命運有許多地方是相像的，兩個都度着遊蕩的生活，熱妮梯剛到三十歲的樣子，但她常常覺得自己已是衰老了。她是里昂城裏一個公證人的女兒。一個悶沉沉的嚴靜的城市，不慈愛和刻薄的父母把她毀壞；她的幼年時代。從早上到晚上她聽着在談錢（「不可揮金似士」），談關於有利益的婚姻，談妻子的犯罪行為，她們的虛榮裝飾的浪費，偷男人（「熱妮梯，你到房子外邊去」）或者改嫁人。她還記得一個無趣的，眼睛裏帶白矇的人；父母都敬仰的談說着他。這是一個大織布廠的主人。

他用打獵的槍殺死了他妻子的情人。結果這廠長被袒護了——死者被公佈為夜寒攪入人家的竊賊。公證人家裏的木器上整年間都蓋着套子，熱那梯的母親最怕的，就是丈夫，在到酒的時候，不要犯一兩點美酒酒在潔白的桌布上。

當熱那梯在十八歲的時候，她與一個有妻子的男人發生了關係，在她認為是無足輕重的。這個人是一位醫生，當熱那梯生病的時候，他來醫治過。知道這種不正當行為之後，她父親向她發怒道：「怒的地方，小姐，進妓女院吧。醫生也爲了面子問題，嘆口氣給了地四百個法郎作賄費，她乘車到了巴黎。夜裏在火車上她向自己問道：我爲什麼要做這個？……但對於這個問題她不能答。那個醫生是有喉結，說話又是銀部不插入耳。也許是，她所以要去青樓這種不幸的約會，就是因爲那一天母親三個鐘頭連着罵廚娘：「你們看吧，這不是羊肉，而是一把骨頭！……」

熱那梯進了一個百貨店裏去當女店員。她來上工的時候，每每眼睛上帶着青黑圈；其他女售貨員們想她是應着揮霍的生活，而她是通霄在看書，她最初看的是當代作家的小說。



一類的書籍，她想明瞭明瞭自己；後來則專喜讀斯芬達兒，托斯達葉夫斯基，沙氏比亞等的作品。在她週圍人們的種種自然開始使她感到不是人生正道，不過是些個劇場中有趣味的或是極微小的角色。在以前一切她都不明白，所以仇視一切，愁悶的感觸，規外的行動，現在她對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實實在在，所有一切都有一定的自然存在着。她因為沒有人生的經驗，她與人們脫了節，現在由於文藝的領導她明白多了，她完全成熟了。

她對於藝術從來沒有幻想過正如對於她的命運一樣，她以它們為生——書本上或者戲園最高的樓欄坐位。在店裏頭當沒有顧客來買東西的時候，她的嘴唇不時的在微微的掀動，那是她在扮演拉西娜女主角或者扮演一個是笨的鄉下的女幻想虛榮。

在她常常去吃飯的一個飯館子裏，有一個不太年輕的男演員，叫費日，常過來向她接談。他們同居了；他們之間沒有愛情也沒有欺騙的合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又都是單身男女，費日愛好着熱妮斯容貌，像這樣的女子到處都會叫人多看上幾眼的，她的巨大而呆視的眼睛，顯出面孔非常安詳，性情天真的樣子。好像她剛剛知道了有一種什麼事是決不能

挽回的，或者愛慕的到了苦惱，又或者快樂的表示到在一生裏只能有一兩次似的那種快樂。後來費日欣喜了熱熾極的親切照拂，這種天真女人的心常是純良的；她服侍這個好關意氣，不注重清潔的演員像照料一個小娃兒一樣（他比她大了十四歲）。她並不愛他，但在她腦子裏也從來沒想到過她會愛誰的。什麼是在書本裏，什麼是在舞台上的，她決不把這些同過日子的生活混合在一起。這一位拉西娜女主角可以安靜的縫補破了的襪子。幾個月後她離開商店的生活；費日介紹她進了「若東那日」戲院；她充當極微小的角色；朋小的下女或者鄉下老兒。她並不幻想作大主角的生涯，但戲院裏的生活使她喜歡，所以她感激着費日給她改變了生活。

一年後費日復舊了地：他與一個曾經演過名的戲劇女演員擠在一齊去了。他許久不能決定怎樣對熱熾說出自己的意思：怕她會嫉妬，責罵，流淚。但熱熾聽到了他的自白後，那樣莫不關心的神氣，使他寒心的說道：「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她回答道：「應當，是你對的。」

一個文化書室的管理者，馬烈沙耳，動意組織了一個「革命戲院」。他開始組織劇團，職業的演員都不肯到他這裏來；都怕新的戲院不能持久。馬烈沙耳在戲院的樓梯上遇到熱妮梯，立刻把她記在心裏。他約請熱妮梯去談話，從她的外表上，他證明她可以作一個大悲劇的主角。多妙的眼睛啊！而嗓子！她自己聽不見吧了！……」馬烈沙耳排一個「羊之源」劇，他請熱妮梯做主角。在第一次試演的全場裏，她表演的很好；他具有自然的心靈和怒潮的表情。而不幸有一個女演員荷瓦得與「奧基納」的理事長起了爭執，並且氣得發了昏似到馬烈沙這裏來了。這本是一個平凡的演員，但她的名子曾在數家報紙上批露過，於是有了保證，她遂頂替了熱妮梯位置。熱妮梯平心靜氣的接受這個並且馬上允許了充當一個小的角色。在初次排演以後，她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裏，在深更半夜裏，她重覆獨自着她在舞台上沒有能演出的話。

「革命戲院很快的破產了。在夏天的兩個月裏熱妮梯曾到各省去工作，一個湊合的劇團帶了她去作訪問串演。後來，疲倦和讓餒之後，她到了廣播電台「波斯梯、巴黎人」去服務。

劉省與她相識是在「革命戲院」裏，一次在試演的時候，他很快的愛上了她。這正是他醉心革命的時候。「羊之源」這個名詞，到處響着，就像驚慌的巴黎發了狂熱的謔語，而熱熾梯的歌喉又爲這個名詞增加了密度和分量。這個正是劉省枉費心思在各大會場裏，在各報紙上所覓不得的。

劉省打動了熱熾梯的心；她頭一次看到這個與小說裏相像的人物。他的演講辭指一個卑鄙可恥的，並極端主張暴風似的肅清一切，配上他的火樣的頭髮，慘白的臉色，銳利的動作。她完全信仰了他，當她聽了他的自白之後，她順從了他，如果不是愛情，也是從內心裏發出來的興奮。

在她本來可以對他生出愛情的，但劉省用種種方法使熱熾梯疏遠着他。他在她面前總是故意的持着空空洞洞的。她太年輕，所以對他那自私自傲的行爲不能處之曲予寬恕。每天都聽着他的傷感情的辭句，使她懷疑起來了；他愛我嗎？而劉省在更追緊着她。很難明白他的感覺，他以自己的癖好愛着熱熾梯，他愛她好像，看她是一個非凡人，並不含有詩

意的，像是一個遠海邊的小鳥。如果有人對他說：「去爲她死」，他真會就去死。但是當熱妮梯有病的時候，她請求他留下陪陪她到早晨，他就會說家裏人都等着，母親會不放心……而他實在是睡去了。

熱妮梯對自己說着：他會像費日似的重來我……。她應當離開他了，但沒有走開。按她的天性是消極性的：這種人不自動的，是要叫牽着她們走的。而也許她的心裏還存着混純的渴望同劉省在一起是有幸福的，希望着天然的，寂寞的幸福，那是她週圍那些女人們所享受的那種幸福。

從這天晚上之後，就是當熱妮梯認識了昂特里和畢爾那天晚上，劉省一直沒看見她。她在電話裏回答說她在生病。忽然她又打電話給他；她需要與他談談。她的音聲是十分顫動不安。劉省忽然想起了：昂特里！……。他存了防範的心思。他回答熱妮梯說他等等就到她的播音室裏去；他們再一同到「夫界絲絲」吃晚飯。

熱妮梯說她不想去咖啡館；她說她有點不舒服，她要同劉省單獨在一起談談。他固執

他自己的主張。原來在「夫界締絲」店裏的晚上是演員和著作家聚集的一個地方，當人們都帶着羨慕的眼光向熱妮梯注視，這使劉省感到得意。

他興致很好，別看在報上有罵他的短評；他快活的喝了蛤蜊菜和酒。熱妮梯沉默着。他向她講說他自己的受的侮辱：

——你明白麼，「不信任」！

她沒有答腔。顯然她在思慮着另一件重要的問題。劉省忘去了共產黨的批評，忘去了旁邊人的驚喜眼光；嫉妒使他苦惱。他相信，熱妮梯是戀上了昂特里，於是他決定加速脫離關係。

——昂特里的畫展在星期一開幕，據說，有很美的風景畫……。你願意去看看這個畫展的籌備嗎？

——不，我不去。沒有興致……。

她回答的這樣坦然和毫無任何感觸的態度，劉省轉覺茫然：也許不是爲昂特里吧？……

……喝了一瓶沙不利（白葡萄酒）之後，他又活潑起來，忘去了剛才的憂慮，回轉到他早上那件事情上：

——總之我明白爲什麼他們說這個「不信任」。我不久前曾去看過一個共產黨。他是一友馬尼堤」報館的職員。一個庸凡的住宅。在牆上掛着翻印的：「思想家」羅亭像。他的太太送上來牛肉增胡蘿貝，他在旁邊稱贊她燒的好。四個孩子，大的坐着預備功課，而爸爸在一旁幫助他，你看見過這樣的一幅圖畫嗎？自然，這一種人只能去做投票機器，不會再多一點用，而當這些庸俗人……。

熱妮梯照例是不和人起爭論的，但這一次她意外的起了興致：

——難道一個人有了家庭和孩子是不好嗎？我給你說過——我時時就在幻想着這個。這對於女人是幸福的。莫非你真的不明白？……。我有時候想，你原也是想這樣的，只是口裏要否認……劉省，沒有這個，是不能活的：太空洞，太孤獨。

——問題是要看性質，和時代。如果要請我成立一個家庭，我寧可自戕，沒有別的可說。我是

爲着別人才生活的。也許，明天就因爲這個要勒死去。現在還談家庭，簡直笑話。你怎麼啦？——沒有什麼。我給你說過，我不大舒服。頭痛。你要一杯水來，我要吃一顆阿斯匹靈。

劉省繼續着說：時代需要獨立性，獨身生活，勇敢氣魄。家庭的舒適——只是屈辱。熱妮梯沒有反對。她的興致消沉了。

他們沉默着走出，從萊里西斯吉場拐彎進了一個窄而黑暗的小街。熱妮梯突然停着腳在靠近一個藥舖的拐角上。在明亮的窗戶上放着一個大的綠色圓球，把熱妮梯的臉照的發了青色，如死灰一般。她安靜的說道：

——我懷了孕。現在須要我醫生了……

劉省動了憐憫之念，直同尖銳的痛苦一樣，他喃喃的說道：

——可以，不用嗎？……

熱妮梯裂聲大笑道：

——不呀，你已全給我講明白了並且說服了我——「不是這個時代」……



劉省很快的安靜下來，這個熱氣逼發狂的憤恨。她還是裝出快樂的聲音說道：

——不必傷感：不是你的……。

——什麼？我不明白……。

——當我去串演角色的時候。是在維琪……隣房住着一個男演員，我沒有關房門，因為門  
門壞了。這就是一切經過，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她招手把汽車停下。他叫道：

——等等，我送你回去。

——不需要。孤獨和勇敢氣魄——似乎，你這樣說過：晚安？

劉省馬上就感到熱氣逼說的不是事實。男演員？門門？太不合理！但也許，與昂特  
里？……她在吃咖啡的時候，目不轉睛的看他。而他也是……。並且以後——她問過，爲  
什麼不請昂特里……一定是昂特里！

雨後的崗國耳得廣場發出亮的光，好像盛大跳舞廳地光彩的地板；在青藍色的柏油馬

馬里教授給底姆絲和米沙講過的古代沉靜的這座城市與今是不同了。以前在街頭上，照例有些老的貴族們在文杉杉的空談散講言，長老教士們散着步一邊舉着開卷的新曆書。而孩子們到處玩骨塊的遊戲，於今的人們到處爭辯，到處在指手畫腳，隨時可聽到的字眼兒是：「人民陣線……法西斯蒂……秩序……戰爭……」。舊的牆壁上，麻皺的紋好像那有地位的老貴族們的面頰，上面塗着紅的胭脂似的，這是各黨各派的佈告。整天的在佈告牌底下圍繞着成羣的人們讀候選人彼此的痛罵亂謗的文章。而在旁邊，在舊的教堂的大門下，長臉的教士在為有罪過的祝福，並且在那些石頭的根頭上落着些驚弓的小燕子。

同保爾、底沙競選為保達地方議員的有三個人。其中有兩個在四年前底沙就已經和他們碰過頭：一個名叫基解的共產黨，職業是鐵匠。一個是退職的克朗米榮將軍，是城裏的

守舊黨，各派，及貴族界和教徒們的代表，自稱為「民族主義者」。當時底沙對於自己敵手很容易的戰勝。而現在他對於自己的勝利很沒有信心了，雖然得薩爾曾實踐了他的諾言：「新生報」曾出了一次底沙的專號，並且三個地方報紙竟被急進派收買了兩家。共產黨地位在這幾年來鞏固了許多。基解並非是一個能言善辯家，但已招致了許多聽衆在廣大的講室裏，而且又出了一個新的敵手：年輕的農學家玖幹爾，與「十字軍有相當聯絡，一個有毅力的人，會到家家去拜訪和到處去暴露出「金融家的，摩索的，猶太人的壓力」。因為大商店定價不二的緣故，得到營業發達，而受着這個壓迫的那些小店鋪，被重稅盤剝的那些手工業者，認為被外人生活所擠兌的那些知識階級，對斯達維次基的舞弊行為憤懣不平的那些領取卹金者，底沙與這個舞弊案子是有關係的——所有這些人都熱烈的擁護玖幹爾。

集會進行的非常激烈，一向習於愚弄原被告人的底沙，常常感到是自己在被裁判。玖幹爾隨隨便便的提到了斯達維次基開出來那一張支票，在底沙是早已忘記了把這營私舞弊

弄來的八萬元，是怎麼用出去的。他拳頭敲着桌子怒吼着：「這些原是指定付給榮譽軍人者」！克朗米榮攻擊不道德的底沙，廣泛的引證劉省書裏的材料：「看看吧，這是年輕的文學家所看見地他生父的事實」！基解不從底沙的私生活上去攻擊；他只提說一般那些賄買新聞報紙者，及「兩百戶」人家的地位。但是底沙却更覺得鉄匠的話是向他攻擊，就是呼喊的聲音也足以證明底沙的這個疑慮是對的，只要基解提出收買新聞紙話，滿處即發出大聲疾呼道：「新生報」，只要談到「兩百戶」，就又有入喊叫：「得薩爾！得薩爾」！

底沙的工作好像發配的苦役。他要同一千個選舉人談話，要問他們太太健康，兒子的考試以及女兒幾時出嫁，他向全城提供諾言要造一個新橋和兩個小公園，而對一般人的諾言是退職養老金，勳章，營業商店裏職員位置。他同紅鼻頭信徒門達拉吉或者挨利奧在酒館喝着酒呼道：「祝賀共和勝利！」他在大會裏拚命拉長了嗓子叫，寫摺紙片的傳單，編輯報上的報告，想像諷刺的畫。他十六夜沒有睡覺了，宴會把自己的肚子弄壞，也忘了巴列梯的溫柔擁抱。在最大的咖啡館中間之一個成立了：保爾、底沙候選人永久值日所。底

沙在該館裏不時的贈給宣傳者不是鏡鏤，就是自來水筆，就是百金之賞。他彷彿出場作報告的巴黎的上議院裏的兩位議員出席報告。歌女在歌場裏唱着分段的詩：

我們不需要亂爭論和消沉的人兒，

我們擁護平靜的政治，

早上咖啡，晚上愛。

保爾，底沙又選上了啊！

底沙最後的一張大牌乃是：安東寡婦。她的兒子是一個小官，法庭判了他十年徒刑監守自盜的罪。安東被判的不太公平，底沙把判決推翻。於是這位寡婦到大會中，流着淚，喊着：「保爾，底沙——神聖的人物呀！」

在這天晚上，是清算選舉票的時候，底沙感到再站不住了，他勉強喝了一杯帶桔黃色酒，為的安安神經的興奮。他不能再忍下這個緊張，他走向窗戶前面。在廣場上擁擠些打哈欠的人們：他們全是在等待總決算的結果。底沙看見一個姑娘，有點與底妮絲相

像，更又增加一分愁意。爲什麼他要弄這可呪咀的政治呢？還不是一樣嗎？任他那一個勝利；玖幹爾或者是人民陣線？這全是欺騙！……。和妻子坐在家中。看着底妮絲。去找美人兒巴列梯起一會膩。這——才是生活！而講演或口號——無聊，煩重的工作啊。

廣場上打哈欠的人們失望了；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得到絕對大多數的票；一星期後必須再複選一次。拿上一次選舉比較底沙這一次幾乎減少了三千張票。克朗米榮的票也減少了；共產黨佔了優勢。玖幹爾成了第一名。

人們開始推測起來了。如果大將軍爲十字軍利益能放棄自己的候選資格，則玖幹爾可以通過。至於基解是不是能爲底沙的利益拒絕自己當選呢？穩健派又將選舉那一位呢？人們坐在咖啡店裏算了又算……。

底沙被激烈的打着疲倦的哈欠。他原是想今天可以一切完事，明天就回到家裏。而現在要再等一星期。他打了一個電報給妻子：「重新選舉。星期三回家住一天擁抱你底妮絲刻省」。到星期三之前他來得及商量妥……將過這愁悶的一星期。就是共產黨能夠允許投

他的票，也是很平常的機會六千對六。而且共產黨未必肯允許：他們恨底沙。

晚上開決定的集會：急進黨請共產黨參加。大廳裏人們不耐煩的嗡嗡私語着：基解將作如何答覆？底沙執行了開大會的儀式：

——諸位，我感謝你們的信任。我籲請所有諸位重視共和的人們，所有諸位忠實對和平及社會上正義的人們，所有那些反抗教會式的教育之人物投我的票，認我爲唯一候選人……

他沉默了一瞬間，然後大聲喊道：

——人民陣線！

於是請基解發言了：

——共產黨不賄買，不利用，他們注意的是理性和正義。在上一次的選舉我們得到六百張票。而現在有了兩千三百七十票。看這數目呀！這是——力量。應當把法西斯的玖幹爾和克朗米榮的路途堵塞住，底沙既然肯作人民陣線的忠實信徒。好的，我們要投底沙的票。法蘭西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外患日生，內部——奸賊摩集。從來就是：農村中的王黨與英

國或者與大利走在一齊，協助維爾沙人的是普魯士。只人民陣線能够救法蘭西。人民陣線萬歲！法蘭西萬歲！

台下人民舉拳以示意。

底沙站起來，鞠着躬，好像在演戲。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愁。他不但憤恨玖幹兒，而也憤恨基解：憑藉幸運突起之徒，孺臭的小兒！共產黨決定了投底沙的票。這個自然是大成功。但那個能曉得工人肯不肯聽？他就在這裏還聽到一個人在說：「向這樣一個橫霸人投票？……」就說假設基解的同黨都投底沙的票，而玖幹爾還可能多出二百——三百票。加算上穩健派的選票是不可能的了——底沙公開的友好於共產黨。惡漢得薩爾，他在想作什麼呀？他在想發那一種的財呀？要靠毀壞法蘭西？而底沙爬入泥塘……

沒有等到散會，底沙就回到旅館裏去了。他頭痛的縐着眉尖。守門的攪着他說道：「有一位先生要見您。他在吸煙室裏。」

底沙嘆了一口氣……一定又是一個愛好酬勞金者！……但他看見的不是來謀求津貼的選



舉者，而是路易、不列基爾議員。

底沙茫然不知所措了。這個拜訪是爲什麼呀？底沙一向是與所有議員往來的，無論左派，右派。他與不列基爾自然也有交情。在平常的時候他一定會裝作非常高興的樣子向不列基爾喊道：「朋友！好吧？太太好？……」而現在他感到自己如在戰場。他覺得玖幹爾的侮辱尙繞在耳旁：「而支票？」忽然這個不講禮貌的測量家要把底沙在布爾本宮內的坐佔據了去？不列基爾豈不是不來了麼！

人們對不列基爾有時有一點畏懼。他是出了名的一個盲目狂信之徒。從他的外表看來他是個老運動家：筆直的身材，身長一米達八十五生的，臉皮經過日光一次晒的，永遠是通紅，灰白的頭髮，鬍子剃的短短的。他是一個殘廢軍人。他的右手打傷去了兩個指頭，這個殘疾對他的外貌相襯合，他說話枯燥而簡短，他的談話好像是發布命令一樣。當共黨走上講台的時候，他走出了禮堂，他說他聽不下去這種人的言論。他與各股份公司無關係，他也沒有作財政上的提撥事業，他生活的非常簡樸，據說，他把自己薪俸的一部分

去做宣傳工作。他最喜愛的工作是教育青年：他把青年編成各隊去訓練他們，帶着他們頌揚農村的王黨，國家的衛隊，憲兵，領着一羣乳臭的孩子在兩側操步並發命令叫他們舉手。他很晚才與一個醜陋的窮苦女人結了婚，自己像保姆似的看護着一個剛剛五歲的兒子。養的又軟弱又嬌癡。這也許是不列基爾的唯一弱點……。

底沙站在門前，一時想不出要說什麼。不列基爾站了起來：

——好吧，保爾！你的樣子很不好看。一定是疲倦了吧？

——是的。很不好……。但你在這裏作什麼事？路過此地麼？……

——不是的。我是由巴黎到此，你是知道的，關於玖幹爾——我的門生？他還年輕，但並不愚笨。應當給他幫幫忙。

底沙惱怒了。不列基爾的來此是爲了幫玖幹爾的忙。這自然是他的事！但是甞不避嫌還要到底沙這裏來，並且還表示憐惜底沙，說他的樣子不大好看……

——你原諒吧，我可不陪了。我疲乏之至。

——等一等，我們必須談談的。最好不在這裏……，我到你的房間裏去。

底沙走向自己房間裏，去了領帶，脫了皮鞋，倒在躺椅上。不列基爾敲門進來。底沙說道：

——不要談了。我實在太疲倦。一切選舉之後再講……。

——這是不可以的。我知道你已經很疲倦，我只給你談五分鐘就够了。必須解決一下。你自己也曉得致幹爾是很可能勝利的。他的票要多五百張或六百張，但我反對……。

——反對什麼？

——我願意，選出的是你呀。致幹爾——是個明白之人物，他對我們還有用處。但在議會裏他將作斯日基斯梯，難道他可以同你比較嗎？你——有經驗的政治家，對人生種種經驗更豐富，偉大的辯論家，最後還有是你的大名鼎鼎。你的失敗對國家是不幸的。

——你聽我說，路易，我不能明白你。這些漂亮贊語是為誰而發，莫非你沒有從致幹爾？而他幾乎每日要把我牽涉到航艦的事件裏去。

——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而且又是在這選大會裏說的，好像你沒有贊許過人民陣線似的！我知道的很清楚，你在想着共產黨，現在還不清楚究竟在我們中間那一個是比較愛護他們的——我或你。我希望你走進衆議院裏。隨他們去推測你附合了人民陣線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身份。在你只有一句話就夠了……。

——一個鐘頭之前我宣佈了擁護人民陣線。

——事情不是宣佈的問題。我再重複一句，有你的句話就夠了。我不是亂說話的人你相信我好了。你要明白，保爾·國家目下不是在黨派，需要救國家民族，政府應常退讓。自然，叫他運動投票選你是不可能。只要他肯放棄了他的候選資格就很妙了。兩三千的票數要給你了。

——致幹爾的擁護者都情願選舉克朗米榮。

——啊，那個老將軍嗎？……我知道他。胡塗蟲，但人並不壞。我明天要遇到他。那又有什麼，連這老頭兒也會放棄他的候選資格。你就像成了唯一的候選人。這就是使你作一個

國徽，這個可以挽救法蘭西！

這種誘惑力量非常大，使底沙開始不加思索的回答起來：

——（象徵）？……而你，是由巴黎出來的嗎？那裏也是熱呀？我再受不了熱……

不列基爾沉默了一會。底沙想思索一下，但不能夠：思想是又渺然又雜亂，好像魚在水裏是那麼多他只明白了一個問題：他將重為議員，他喝了一杯水，用手巾擦了擦前額。

知覺漸漸的恢復起來。他對自己說着：法蘭西危急。敵人在虔祝……而國內又有叛逆，我將是國家的統一的象徵。事情不是身外問題，而是人的問題，自己不覺的一會兒重複着不列基爾的話，一會又重複着基解的話。最後他像小孩子經大人許給新奇之禮物似的細語說道：

——但是，說實在的，我應當怎麼說好？

——只是一個字——就是你的允諾。

——那麼好吧……，我無權加以拒絕。

不為其衛緊緊的向底沙握着手。

——我早知道你是一個真誠的人。而現在你休息吧。晚安！

在第二天底沙醒的很晚。陽光從窗戶門射了進來，舊的孔雀石顏色的鵝絨製的安樂椅子好像一片小的草廠。底沙走出旅館，看見了剛才貼的佈告：「染克、玖幹爾向選舉自己的人深致謝意，而爲了愛國的義務，放棄候選地位。法蘭西萬歲！」底沙不能掩飾他的快樂微笑。他並且對一個年輕賣花女郎，瞞了幾眼看見她，使他想起了巴列梯的胸頸。人生真是有意思呵！這天早上他對一切感到喜悅：羅馬建築式的教堂，在門面玻璃罩內的真空吸塵器以及市上的一切貨物。他準備合一切親吻。也許這個玖幹爾——是可愛人物，可以和他吃一頓美好早餐，談談天，開開玩笑。很可惜底沙沒有地方，如果有的話他一定給玖幹爾去賺幾個錢。就是基解也是個好人，他是老鐵匠，很忠厚且有了鬍鬚。這種人可以修理鎖……事情不是身份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底沙留戀在每一張佈告前。人們討論着玖幹爾的表示。一個汽車夫從車上下來，高聲朗誦了這個佈告，讀完後，唾了一口說道：

——啊！原來是流氓！

但是汽車夫這種態度並不能使底沙掃興。他還是非常興致，他決定回到巴黎度一天半，必須得與巴列梯膩情一晚上。他走進一個糖果店給底妮絲買了一匣糖。隨後他進了一家小咖啡店；要了一杯瑪宮酒。傍邊桌子上坐着一個人，別看是早上，他已經一連倒了幾杯酒下肚。有一包麵包用報紙包着他即用這些麵包屑來喂小雀鳥，他向着底沙說道：

——和鳥兒談談天是可樂的事情。左右前後老是誰不開選舉……。

底沙不由的問道：

——您舉誰？

——我嗎。我與我自己，看我是舉誰！就舉鳥吧。但是我決不投票的。胡吹！

底沙笑了笑：

——對的很！您喝什麼東西？我請客。

底沙四點鐘離去，而五點鐘不列基爾就到了希姬兒侯爵夫人家裏來，在那裏每星期二

聚集些保送的名流們和破落的地主們，生活是簡樸，但講虛偽的禮節。在他們裏又容納進兩個麻主，一個考古學院的教授以及幾位教士。僕人送上淡淡的茶和極簿小的火腿麵包；候爵夫人是出名的吝嗇家。客人照例是來這裏搬弄是非，但爲了禮貌上，大家在一開頭五分鐘內一定要談：外國的政治或者發掘古蹟；這城以古蹟享名，所以貴族們莫不崇拜着考古學。但在這一天大家的談料轉來轉去總是在一種問題上——重新選舉。克朗米萊儼然覺得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這是一個好絮煩嘮叨，但却不易羞惱成怒的老頭子，他具着一付新生兒的頭腦，因爲脚上有風濕病，穿着布製便鞋。這位將軍氣憤憤的，把一隻特大脚伸在前面一邊喊道：「永不可能」

不列基爾拿起小羹匙在杯子里攪拌之後，說道：

我的朋友？就現在所釀成的事實，最好是完全退出。

「永不可能！我不是玖幹爾……我明知道底沙要成功，但有許多失敗，牠比勝利還光榮些呢。」



——不要奮激。就是投你的那兩千張票，就把底沙逼進我們的敵營裏去了。而說來他却是一位規矩人。

大家都憤慨起來：

——是沙唐的朋友！忘了斯特維次基的事件嗎？……

——馬索！他是在「大東方」（譯者按：馬索的代名辭）的包廂裏，

——但是得薩爾的錢？……

克朗米榮大聲讓道：

——規矩的人？但你知道他寫出的東西嗎？是一個無神教者。最可惡的——這種老粗人物——「高等社會派」！由這一派出來的人物全是懶漢，就是白白去分取一切……永不能的！

不列基爾用不平常的情緒說道：

——我們坦白的說吧。我們國家是到了革命的前夕。人民陣線可以使法蘭西捲入戰爭。即

合我們也如同一個國家獲得勝利，而我們這種勝利仍然是失敗。底沙會反對宗教嗎？就算是如此。不過要知道這個——就像一個人，已然害着急性肺結核的病却在那裏注意他的傷風小病。底沙並不是共產黨。我昨天才遇到他。他全給我肯定說明白了。人民陣線明天就要來掌握政權，如果不能用炮火阻止他，就得從內部使他破裂。十多個底沙要去做自己應做的。爲了挽救法蘭西，不但準備與底沙合作，就是同德國合作也都可以的。不錯。請聽我的！……如果明天要有人告訴我——革命不可免了，那麼我就回答他：把希特勒請了來。

登時大家說沉默無語。傑姆夫人搖幌着說：

——你說得太好了，不列基爾先生！……但這個黯淡的很呀！這是多麼黯淡的事情！……  
隨那夾糖的夾子落在地板上了。

第一卷 第一册

一四七

底沙立意把自己的成果在早餐時告訴家裏人，他最喜歡當他的面前擺着熱騰騰可口的菜味之時來談政治。

——情勢危急的很，玖幹爾開始捏造誹語，又是斯特維次基案子……。巧的很，劉省，你可以滿意：你的書將在那裏開始爭買起來。自然是因爲我……。克朗米榮每日在引用：「愛惜一點兒子吧！……」。太太，你從那裏弄來的這樣鮮嫩的鴨子？我在保達的時候他們給我照美國方法作了一樣龍蝦這才真是龍蝦！……但共產黨也不落後，他們以旺盛的火力由各方向我進攻……。「自由，和平」，總之一句話，是不負責任的惡宣傳。畢竟——重新決選。我想，是由於疲倦太過我可能猝到過去。頭痛極了！……底妮絲，你怎麼有點慘白？你應當去保達住些時候：那裏有很多羅馬式的教堂，這種階級！聖列得孔德……。

我計算一下：如果共產黨放棄候選他位，僥倖機會就完全平均——就是一雙一單，但是聽說，他們又將準備投基解的票。要知道凡是劉省的好朋友都不大憐惜我。有什麼關係，我公佈出我是人民陣線的候選人，全場歡呼了。有些人都握着拳頭舉手贊同，實在說起來我受不了這樣動作……小鴨子真不錯囉！第一個山巖越過了；共產黨宣佈將投我的票。而那些右派又喧嚷起來了，他們要動員一切。但機會是平衡：紅黑兩面……。

他暫時沉默下去吃着鴨掌。劉省開口道：——你總可以擊敗法西斯派。國內的輿情……——且不要說！你想不到究竟是怎麼一會事。你猜猜看！這同唱戲一樣……。太太：給我放一點生菜。你自己呢？……你連生菜都不能吃嗎？忌口的事情真是煩惱！如何？還沒有猜出來罷？玖幹爾放棄了候選資格，所以現在——我成爲惟一的候選人了。這個——是國民的行動一致。

劉省不能再忍下去：

——你就這樣辦了？多下流呵！

底沙惹怒起來：

——我看不出這有什麼是羞恥的事情。各黨各派全贊成我，這只有自傲的成分。難道國民的行動一致——是下流？就是你那位鐵匠不是也常常喊：「法蘭西！法蘭西麼」！你，小兄弟，落後了。

早餐吃的不痛快了。這些親人不能了解底沙。他的太太嘆息着。底妮絲並沒有聽這些話，她靜靜的吃飯或者去門門貓兒。而這位年輕的懶漢，大約在思索新的諷刺材料，底沙喝過咖啡後，就起身走向書房去：

——我要去工作。

（全家都知道他吃過早餐要睡覺；而稱這個是「工作」）

劉省恨自己無忍耐力，他原在等待着父親的歸來；好問他要五千元，熱妮梯必須要進醫院去施手術。但無地方再去借債。他為什麼又惹父親生氣呢？現在父親因此可以拒絕的。當回想到熱妮梯的那種眼睛使劉省不再猶疑的走進書房裏。直截了當的——就像逼得

要跳水似的——他開口道：

——我需要五千元。急的要命，

底沙沒有開腔。劉省發愁的說道：

——我沒有意傷你的心。不要生氣！

底沙躺在沙發上。羞怒更尖銳的刺在他烏樣似的臉上。額上顯出一粒粒的汗珠。小而且慘白的他竟成了一個死人一樣。

——五千元作何用！作諷刺用？……

劉省沒有回答。底沙看了看他，又轉過臉去。這種樣子的人可以無所不為！……底沙的叔父也是紅色的頭髮。在家庭裏沒有人談到他：他偽造出納科的署名，受到四年的徒……

——這正都是……拿去。

他立起，開了支票。劉省走出房了。

底沙重新躺下，想再睡一下，每夜安神，但是雜亂思潮攪着他。他感到厭惡，正像那天晚上不列基爾來的情形一樣。劉省會想像他不厭惡去從不列基爾手中取什物嗎？當然是厭惡的。同時還厭惡與共產黨來往呢。修理銅鎖嗎？請修好了！但決不能與他們共計國家大事啊！這全太低等！……同人生一樣。難道人生不是不潔的戲劇嗎？非單即變。在衆議院裏，當對政府作信任的投票時……幾個「贊成」票或者「反對」票而決定了一箇人的命運。而法官呢？……砍不砍這個人的頭呢？那是關係在一個極平常的事情上。底沙的演講感動了沒有某一個小商人。如果不能，那就在清晨四點鐘喊醒起來，給一杯「羅沫酒再殺頭。拈鬚吧！都曉得人民陣線——是醜惡東西，但連一年也不能暫支持的。本來也無所謂支持。腐敗！污穢！一切都要破碎，而再唾棄它……。到晚上他要去找巴列梯。連巴列梯亦死亡；一切死亡。

想像到一切都會不可避免的毀滅，反而使底沙安心冷靜下來。從書房裏傳出一陣陣細微氣息在吸口哨。



劉省對底妮絲說道：

——無論怎麼說然而這總是太下流了。他隨同共產黨，又附合「十字軍」這個不但不名譽，毫無一點普通的誠念。

——我很可憐他。他這後半年蒼老了不少。

——這個毫不足怪——巴列梯是最能夠把他這樣年齡的人摧殘的。

——劉省啊！……

他看了看她，使他憶起了熱妮梯的眼睛。啊呀！這些貌似冷陰靜的人們！……但熱妮梯不愛他。她自己亦承認過的，本來是為什麼要愛他呢？劉省又說道：

——你對我也可以一樣可憐，父親還可以獲得一個人類的死，而我呢，不是死只是像畜生一樣倒斃了。

底沙在晚上得到了一點愉快：他在巴列梯那裏，隨後他們一同去「馬克西馬」晚餐。

底沙懶懶的望着跳「崗崗」舞的舞女：那些舞女的雙足一會兒抬起，一會兒落下。他感覺着

這就是人生了。他喝着香檳，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却沒有醉。白天所起的鬱念仍沒有忘去。

他回到家裏已經兩點鐘，他的太太照例是玩着牌，一面抽着，肚子上擱着暖水袋。看見底沙進來之後，她哭起來了：

——正好，你回來啦，——那樣的痛楚！……

——這會好的，阿馬利。醫生說過，這會就愈的。

——不會的，不會好了。我快要死去的。

——爲什麼說些胡塗話？……我看見醫生，說這個能醫好的。你還能活很久可以活過許多人……

——我活着作什麼？我這人對什麼也不適用了。今天因爲你回來，我才起來，你看，就又不好了……。我並不怕死。我怕別的……。你什麼也不信仰……。但是總要有報應的……。

我不願意當孩子面說……。與共產黨合流！……。你怎麼能呢？我昨天看報上，他們幹些什麼呀……。他們在馬拉加燒毀了八個教堂。這簡直是野獸！而你，我的丈夫，——却與

他們合流！

底沙脫了衣服，躺下後才回答：

——你想，我不討厭嗎？當然討厭。政治——是骯髒的東西。做一個投機奸商也比這個好；但是你想怎麼辦？我倆不用錢，無論怎麼樣對付着生活過去就完了，而孩子們？劉省今天又問我要去五千元。如果不給他，他很可能去要別人的命！你想過底妮絲嗎？她今天或者明天就會有了戀愛。……我不願意叫她受到丈夫的氣，她的性子很驕傲。沒有錢她不能耐下……知道吧，阿馬利，不要再多責備我吧！我已經够不好過的了……。

他的太太吻了他的前額，把燈熄滅。

底沙背面躺下，兩眼大張在黑暗裏望着。他知道並不會入睡。眼裏冒出火星直往上升，像香檳酒裏氣泡一樣。妻子躺在旁邊靜靜的呻吟。他向她輕聲耳語：「阿馬利——！她沒有回答；她是由夢中呻吟。底沙感到恐懼。阿馬利快要死去。他也會死。一切完事！……他憶起殺拉羅斯的頭，爲了他殺了警察。這是秋天的事情。在阿拉郭夾樹街上踏着落葉沙沙

的響。太陽是既大且紅。拉瑟斯喝了一杯「烈酒」，捲着舌頭說道：「幹他克！」大家想他臨死之前一定會很安靜，但，當把他運往斷頭台時候，他不肯再往前進，人們把他拖着走，他叫喚着像鄉下的狗一樣，底沙現在還覺得這種叫喚的聲音如在耳旁一般，他不禁寒顫起來，火星不停的騰上頂棚……。阿馬利倒好些！她相信地獄——這也是一種出路。隨他——痛苦也好，只要有自己明白……但是地獄也並沒有：墳墓，冷冰冰，空洞洞。最後底沙忍不住，他叫了一聲。他的太太驚醒了：

——怎麼啦？保爾！

他慚愧着回答道：

——我好像夢魘了。

巴黎的陷落

一四九

奧玖斯堤，維亞爾，他是曾經被繞過奧捏造過荒唐的事件而同時被畢爾時時崇拜着的人物，實在他像一個漫散性雄厚的教授。各處都可以看出來他是上一世紀裏人物：戴着夾鼻眼鏡，黑的寬緣帽子，偏好於心理分析學，善於辭令。

維亞爾生在沙倫城，就在這一年，起了「恐怖」戰爭，在他的搖籃上亂飛過普魯士的砲彈。維亞爾的父親是個「仰共和革命主義者，爲了反對「拿破侖第三」登位入獄兩年。奧玖斯堤幼年就常時聽到馬拉堤，伯蘭，杜穆勒（註：法國一八〇五年的社會革命者）名字，並且還聽到他們熱烈的爭論着社會主義革命。

維亞爾在巴黎入了歷史學院。他想專心致志於政治的鬥爭上。但他意外的愛好起藝術——這是年齡的表現，也或者是時代的表現。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在拉丁區的咖啡店裏不

只一次遇到老維耳冷，他在醉話亂談中，偶而發出美麗的韻節詩句，就像那些候鳥被鐵絲網鳥者打傷，一陣亂鳴。維亞爾發表了詩集出來，雖是模倣學習的東西，而並不是沒有天才的。他在報上開始發表關於「沙龍」的報告，想成爲一個評論家。但達列弗沙的事情使他受了影響，他成了繞烈沙的學徒，按他的天性是謙謹的，他對任何工作都盡心工作着：他給小刊物寫論文，指摘主張擴張僧尼權者，走進僻野鄉村，作反抗軍閥主義的演說，顛聲呼喊着婦女有平等權。在空閒中他博讀了各種書籍；繼續愛好着藝術；同志們，開玩笑稱他爲「我們的雅典人」。在戰爭前不久他被選進國會。正在這個時期他結婚了；他娶的是個女醫師。維亞爾在議會裏沒有被人推崇過去發表負責任的演說，但他在各種委員會裏都工作過，並自認爲是關於文化問題的專門者。他曾參加過國際會議，因之也認識了列寧，伯伯爾，伯列漢諾夫等。他堅信社會主義革命者得到多數人的擁護時能有偉大革新工作。

在這個時候爆發了的却是戰爭，維亞爾憂鬱的過着這戰爭生活，因爲他自己的理想被

消滅了。他設計逃避參加齊米爾宛爾得會議（註：一九一五年各國社會主義者反戰會議）：

「工人階級不能重於國家！」

「神聖的盟會」的議論，使他受到刺激和感動，他極端反對嚴格檢查，和不經過法庭的裁判去槍斃人。

開始了戰爭後的混亂年頭。維亞爾稱贊蘇俄的革命，但責難共產黨員；「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了！」！戰爭更穩固了他對流血的憎惡思想；他深信，人類會走進和平進步之路。

他開始成爲社會黨領導者之一了，這因爲他的年齡和博學的關係幫助成的。他的精神衰老和枯燥了。他的妻子去世了，在女兒們出嫁後；他孤獨一人住在一所廣大的，不舒適的房子裏，像一所圖書陳列館；他一直是愛好着圖畫。漸漸的他試驗了獨身生活的須求。他有一所鄉村的房子是在阿宛龍，全房子牆上爬着紫藤蘿。在那裏他坐在粗板凳上聽雄雞喔喔啼和青蛙哇哇叫，從議會裏回來，他坐在列訥阿爾給女兒畫的寫真的前面，他贊嘆玫瑰色調，又溫暖，又甜蜜，就像菓醬裏的皮一般。他厭惡着所有能攪亂他的生活秩序的凍



西因此影響了他對政治上評判力。右派會諷刺他是個嘴內含着刀之人，而他是寧靜和篤深居簡出的一個人，重覆着革命的陳舊老論調。

突然，如海上起了颶風，捲起狂暴的風浪。在生活裏還沒有確定下自己的路程的青年們都轉入激烈的黨派裏。二月的叛亂使維亞爾起了恐慌。他憤恨不列基爾的黨羽：他們擾亂了安靜的國家。維亞爾開始站在人民陣綫一邊；他並且克制了自己許久前對共產黨的憎惡，他保守他在阿宛龍的房子，自己的字畫，和在國會裏的地位。

選舉的前夕他參加大的集會講演，與共產黨站在一起，有成萬的人熱烈的歡迎他。他開頭講論關於民主主義，關於假期內的工資問題以及內部統一問題；他的天生雄辯材，使羣衆感動了。生動的呼聲滲透入那句句的善辭甘言；刺人的聲調更堅強有力。最後維亞爾說到鄰國西班牙，人民陣綫選舉的成功：

——埃斯得列馬多耳的農人開始耕種地主的田。在寺院裏放聖物之地，現在變成了放圓規和地球儀的地方。工人加習機噐槍射擊，爲自由而爭鬥……。

對他請教的回答是一陣萬人的呼聲：

——人民陣線萬歲！

米沙和底妮絲坐在樓上，米沙拍掌喝采，隨後，他笑着，向底妮絲耳語道：

——不是對他——是給西班牙人……。

在維亞爾的後邊演講者是一個共產黨列克列。底妮絲呼道：「我知道他」——這個人就是頸上帶着瘡疤，上一次會問她是屬於那一方面的那個人。

——同志們，不僅是一個投票箱的問題。要用胸膛來保護人民陣綫的政府。這不只是說空話，而是工作，並且是艱鉅的工作。必須取得勝利，一定要！……

維亞爾向列克列握手；這個使大家都覺得喜悅；好像，上一世紀，空想家們和創造家們，也對這些能犧牲，而且可以勝利的人們深致敬意。

底妮絲和米沙走出到大街。街頭上非常氣悶；雷電起動了。人們坐在露天咖啡店簷下飲啤酒，都懶懶地在擦臉上的汗。

從法耳吉耳街上，那次選舉集會到現在只有一個半月，但底妮絲和米沙談話中已經好像老朋友一般。底妮絲說道：

——維亞爾說的是滿好，但好像他有什麼不足似的……。

——他對於他所說的沒有信心。

——而我覺得——他也相信，但只是一半。我明白這種情形，我也常有這種情形——很有信心的說出來但自己又立刻考慮起來——她笑着又加一句道：——只是我不是在集會中講演。我喜歡列克列，他不是真誠熱誠。

——必須使言論與行動聯繫起來。

——能够聯繫起來？……

——能夠，用血……。

響了一個大雷，沛然傾盆大雨……他們一同走入鋪子的帆布遮雨廊下。他們站的緊緊的在雨中，電光中低聲私語，雖然並沒有一個人靠近他們。底妮絲敘述着自己的生

博。

——很多欺騙……。我不願意同您談我的父親，這總是覺得不大好。但是這樣生活下去也實在不行。有時候我感到，我像一條魚被擺在廚房的桌子上。要想個辦法。我不只向您請教法子，只是隨便談談。

——有很平常的出路……。

——不對。這個對您——平常。這個您一方面，也許是天生如此，總之自幼就已是這樣。而他們把我剪成另一種形了。同您在一齊的時候我還感不到，而到集會裏——常常感到……我是耍七次丈量的，不同哥哥一樣。劉省人是不壞，就是有點輕佻浮情。熱戀過，而後來連她的名子都會忘去。他對於主義信仰亦是如此。而我是很遲鈍。

——您，底妮絲，是特別的！……您瞧我又說笨話了！請給我解釋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只要同您談論這些問題，老是變成毫無意味的東西？請您說說這是為什麼呢？好吧，不必胡鬧了！我想對你說一件事情。只是您，不要疑誤到其他的上面……。我對您，

聽着，看着，漸漸的明白了一點。這個好像是藝術……我把心想碎了的，想弄明白——爲什麼藝術能這樣感動人……。這個是詩，那個也是詩。但是有一種詩隨讀隨忘，而另一種詩可以使你內部完全放鬆，我好像現在連建築學也明白了。用不着馬列，但和您在一起。還怎麼樣！……

他滑稽的伸開兩手，但她沒有笑，

——米沙，對於這個不必談。我現在是想一個問題……。我向您學習：生活，呼吸，說話。也可能，學習那種……您怎麼說的？……「行動」。而雨一直沒有停。

他們冒着大雨飛跑。人們對他們極奇異的望着：他們迴身都淋濕了一邊還喜微的笑着。底妮絲沒有戴帽子，辮髮盤在後邊，穿着灰色旅行的衣衫，她的美麗是莊重，有點不大時髦的了。但是米沙的雙目炯炯更比平時亮亮起來了。他們沉默着走到了底妮絲的家門；快樂的告了別。雨還沒有停下，在那藍青色的柏油路上飛濺起大的水氣泡，墜莊裏草散出清香氣息。

維亞爾回到自己住所後，感到剛纔的高論扮演的太過了；他感覺羞愧頭漲痛的如酒醉一般。爲什麼會講出這些話呢？將來替他負責任的是國家。應當慎重的考慮每一個字。將作一個部長不該有粗俗瀆動者惡的習慣！

他決定忘去一切坐入輕鬆的安樂椅子上。他的對面掛着一付本那耳的风景畫；綠棚下的陽光盡的凝固的好像一團蜜；在油畫布上顯着寂靜的炎熱正午天氣，維亞爾就開始邁進這種境界裏無感覺的僵靠着，耽着他的最好的時光。

他的魅惑被僕人攪亂了，給他送上晚班的信郵，維亞爾不在意的折閱過第一封信後，他臉色突然改變了。信上用打字機寫着：「如果你敢來管理法蘭西，我們要做對待老鼠的法子火焚了你。人民陣線死亡！法蘭西愛國者書」。

這種恫嚇匿名信恐懼了維亞爾；他不是怕死，而是責任。過幾天之後他就得有個決定，發命令或者是懲罰。而他不善於此的，他只會分析和辯論，保留自己的特別意見。維亞爾活了六十五歲嘗試了像一個少女初次被擁抱的那種戰抖。有一個時期他對一切都感到

簡單平常；不過是他們得到大多數的推選，完全公佈成社會主義時代……或者在當時也許是的確簡單平常？在戰前的人全是軟弱和順良的。他們不懂何謂曆史的遠征，何謂焚書的火盆，何謂法西斯的兵營。但是現在像那個人就居然這樣寫出：「火盆像對一隻老鼠……是的，他們要噉使調唆，從角落裏放黑槍。就像在馬德里……他們想要血濺人民陣線。但是誰又是維亞爾的同志呢？共產黨不是他個「叛徒」共產黨開始主張要求，採取斷然手段，取決於大眾。急進黨？……他們認為底沙維亞爾和列克列——全是一樣的幫匪，聽見他討厭的說着「馬克斯」就夠了……維亞爾是孤獨的。如果要說今天他被大眾喝采，那是因為他所講演的與列克列相同。當他開始作舉動時候，也是這些人就會對他噉起反口號來。

作這些都是爲了什麼？他還能再活多少年呢？五年吧。也許還要少。他原可以看：木那耳的风景畫，讀讀好書，到自己的阿宛龍家去——那裏有鳥兒，花草等……這裏一切真是莫明和無聊啊！就是這房子裏够多麼冷寒啊……維亞爾不知怎麼回憶起自己年輕時

的詩：

陰寒的冷，

連那些燈籠。

思緒，好像牛虻。

死亡吧！死亡！

在這個五月的炎熱傍晚，他頓感到打起寒戰。

——羅別爾，請遞給我那件格子呢上衣

僕人笑了之後又向廚娘說道：

——選舉運動的結果！——悶熱的喘不出氣；而他還在嫌冷呢。



已 經 的 原 則

190

## 十四

星期日晚上畢爾去訪昂妮斯：

——到夾道花園走走吧——就要公佈選舉的結果了。

他手舞足蹈的喊着，興奮的有點近於放肆，昂妮斯不想出去，她有點不舒服，並且她對於選舉沒有感到興趣；而結果是她讓步了。

人羣像流水似的在黑窄的巷裏從下面住市中心區流動。狂熱抓着畢爾和振動了全城。到處可以聽到疑問，猜想，謠言，驚慌或者希望。工人的鴉舌帽塔滿了大夾道花園。在他們以前的普通人羣完全退讓了；只有外國人士和娼女們坐在漂亮咖啡館的簷前廊下。

畢爾和昂妮斯站在晚報館的前面。在三角形大廣場上羣衆不耐的發出，噪雜聲音，就像在戲院子裏等開幕一般。幾分鐘之後在白布的幕上要顯出名字和數目字來決定法蘭西的

命運？也許，右派勝利吧？……由於迷信的驚慌生出種種謠言：農人畏懼人民陣線啦，某地方對法西斯要投贊成票啦，甚至於說在巴黎近郊的紅黨也要從左派退出了。在布幕上通共只有九個名子：巴黎的第一次議員。人們爭着搶購晚報，雖然知道在上邊還沒有選舉的結果。廣場好像成一個大市場。不知那一位，爲了使時間過的快一點，哼唱着「候爵夫人」的小調。有些個人吃着中國的花生。阿拉伯人贊揚着羊毛製的小毛毯子。而夜晚是悶熱的，在附近酒店裏都活躍的售賣着皮酒和檸檬水。

突然聲管從放大音器裏傳出……

——托列士、莫里斯。當選……

「陣雷聲的迴響，托列士，是人們所愛的。在廣場上到處滾着一句話：『我們莫里斯萬歲！』雖然任何人沒有懷疑過，托列士會不當選。但是第一次的成功還是抵禦了所有的人。全體唱着「國際」歌。鄰近的街市亦都充滿了人羣。警察枉費力的想把路打開放汽車馳過。但是警察亦並沒有強制工作：因爲他們亦不知道那一派要獲得勝利，所以一切舉動

都律是準備重有國統。……

——法蘭金、畢爾。當選……

——打倒法西斯！

——把叛徒們送到法場上去！

——伯流末、里翁。當選……

——人民陣線萬歲！

這反對者的喧聲代替了叫好及喝采的聲音。但是漸漸的只剩了歡呼的叫聲，人羣裏發出反對口號被壓下去。約在十點的時候開始證明是人民陣線勝利了。人們臉上帶着微笑。關於布派的報告，都懶懶的發出噓聲。輕易的勝利像有魔術性似的奇異：大家全像贏了五百萬數的特等彩票。不是槍砲，而是小紙片救了民族。數十年來選舉原是無味的儀式：難道不這樣嗎？無論誰能獲得勝利——急進社會黨或者左派共和黨？不過這一次選舉確是特別的。他是在街頭上於二月六日那一天飛石流血艱苦中得來，於紅旗示威運動之下得來。

希望不僅是改革政府，而且要改變私人的微小生活，這種希望在今日的五月夜晚抓緊了全人民的心。在其他的那些廣場上和更遠的地方——在熱的里爾城，在熱樂的馬賽城，在寂寞冷酷的里昂城，在大海洋的岸上，在阿爾比山脈上成萬顆的心在震蕩着跳動。

——維亞爾、奧玖斯堤。當選……

畢爾狂呼的那樣響亮，使昂妮斯笑着掩起了耳朵。他的呼聲引起了其他的人的注意。但畢爾似乎還嫌不滿意。他替自己熱心的說道：

——當共產黨出現時，他們喊的更要兇些。……

——塵沙，保爾常選。……

有幾個人無精打彩的呼了一句：

——人民陣線萬歲！

昂妮斯說道：

——走吧，我的腿站不住……

他們走到夾道花園的街裏，在一家小咖啡館裏的室外簷前坐下。週圍的人互相碰盃祝賀。

——昂妮斯，你怎麼能不高興呢？

——爲什麼：爲選出底沙嗎？是的，誠然這個墮落的人物曾爲我奔走……。但是我高興。

——事情並不在底沙。這是內部小節。要緊是，人民陣線的勝利。

——你是知道，我對這個的看法，爲我的生活——正就是你所說的「內部小節」這東西。

——所謂底沙？

——不是的，率直，誠懇。

畢爾實在因爲這一天的事件太疲倦了。不願再去爭論。他只搖了搖頭，和又完全去注意那些在旁邊經過的人們的熱鬧興致了。

在隣桌上坐着幾個兵；他們吃醉在喊叫：

——上校病在褲子裏尿了……

——而現在他們已把它們拿在手裏了嗎！……

——你怎麼樣——明天到斯特拉斯堡去嗎？

——後天早上。在那裏見，兄弟，正是時季。德國人老是在那裏建造什麼；現在是瞭如指掌了。——砲位已經架好，正對着城裏……

報販子賣叫：

——號外！人民陣線大勝利！

昂瓊斯請求着說道：

——如果可以，我們上汽車吧。我實在支持不了啦。

回到家裏她馬上睡下了。

——你怎麼回事？感冒！

她似乎露出一點點微笑。

——不是。……而你不要不安，我不是病。應該是這個樣……不明白嗎……？多愚笨啊！  
畢爾，最後，明白了……他在這小房子裏跳躍起來。

——這是多麼好阿！並且在這一天裏能知道這個！……而我們的他將來一定是奇異的，你  
看着吧！一定的，——他！給你拿點什麼來？藥呢？蜜柑呢？

她笑了：

——什麼也不要。靠這裏坐。對啦，就這樣……。

她把自己眼睛靠近他的眼睛，用兩手圍着光線。

——如此現在只有我們了……

她微笑着：她感到又輕快又安靜。

在窗子下邊有人說道：「是這我們最後的……」別耳維耳的窮苦人沿着山坡街道  
回到自己的黑而臭的房子裏。今天的人們看到的故事：不是美國美女的愛情，不是次等舞  
院裏的舞台上的仙境，而談的是關於他們自己：某人在別耳維耳交拳後而勝利了；現在他



們要有幸福了！

——「……以及有決定性的戰爭……」

昂妮斯忽然想起在咖啡館裏的兵士。那個曾提說斯特拉斯堡的兵士，胖胖的玫瑰色的面頰像小娃娃的。……昂妮斯縐起眉尖。她的近視更較往日深而短視了。

——告訴我，畢爾，戰爭會起嗎？

——不會的。

——以後呢？……

——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永遠不會！

## 十五

人民陣線勝利震動了一般民衆：大家所談說的是關於即要發生的罷工，不景氣，不安定。太太們恐慌着竊竊私議：「我的女僕立刻就蠻橫起來了！」小商人們把所賣的食物都隱藏起來，大官們切實的聲明他們將不服從新部長：「這是僅僅一個鐘點的皇帝。不列基爾籲請「全體忠正的法國人」將國旗塗在自己的房子上，借此作爲反對人民陣線她表示。有幾道街上一部分房子的正面都塗着三色旗，另一部分房子又塗着紅色旗，顯示出來不但人們在衝突，就是房子磚石也亦準備互相投擲了。金融界起了大恐慌，據說對資本要徵收重稅。居然有說各銀行都要歸爲國有。於是資本家都在迅速的把資本移往美國。

只有得薩爾在保持着安閒。「在這種時候裏您怎麼能工作下去呢？」——這是一個熟識的銀行家向得薩爾問的，得薩爾回答道：「請告訴我，伯留莫與沙羅又有何種區別？我

的天性，是太純潔，關於辨別相近似的色度。」

知道維亞爾任部長之職後，得薩爾決定去和他談談心事。這一羣孩子——他們能作出愚笨的事……，他在電話裏和維亞爾說：「我早就想去見識一下您的藏畫」。……

每開大會的時候，維亞爾不止一次的提起得薩爾的名子；他說，得薩爾——是個鉄般厚臉皮的人物。等到知道他將來訪見消息之後，維亞爾傲然的想着：得薩爾終於推運了我！他忘去自己攻擊他的演說辭，他現在生活着，像個稚子，對一切都感到是新奇。不到一個星期作了部長的他，不但他的判別不同起來：就是他的笑，他的腿叉腿的姿勢，也都不同了；他的思想，姿勢，言論等都受了新地位的影響。

得薩爾，他是不會忘去一切的，不過他泰然的接收侮辱，正如接收費美一樣；他向來不重視口頭的言辭，他與維亞爾寒暄着：

「可敬重的老朋友，我能在您高據這個職位的時候，見到您真是感到異常榮幸。」

緊張的空氣在字畫前消失了。維亞爾馬上明白了得薩爾是懂畫的。他們快樂的談到皮

堪梭的全盛時代，談到吳得洞羅，以及馬基沙的畫。莫基連音草圖是含有充分驚奇的情感的，得薩爾一邊看着一邊說道：

——奇妙的很，在這種靜物的藝術裏，顯示出一種極端甚至於過分的……

——我喜歡含有這個的那些老畫家：克列郭的「蘇爾巴浪的？」……

得薩爾把烟斗從口裏取出，對着維亞爾吐出辣味的烟氣（他吸的是賤價的黑淡巴菴），忽然說道：

——現在您不得不拋棄這個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是您自己選定的這個職業。就如我可以豪賭一下，我對您下了一注，這個在我是一種冒險，但您却無權冒險。每一種藝術都有他的定律。政治——這事物是多發議論少作事情。我在選舉的時候是擁護您的，並且準備在將來仍然對您幫忙。但是能有幾個像我呢？……金融市場對您，異常痛恨，在文得耳的心目中您是個匪徒，「里昂信用貸款」的莊生們看您是個穿窬賊。只要作一件不小心的步驟，他們會把您的肉都吃下去。他們不必反動，也不用利用國會的陰謀：只要組織起

來把法郎之值貶下去就夠了。您會看見那個時候工人要唱出什麼樣的歌……我不必再談那些依靠利息生活的人。這些人會喊出：「把維亞爾送到法場去」。您的這一幅白拉克的畫極好……。我不大愛好他的作品，有點枯燥，但這一幅靜物畫——都是較好的一幅……您記得嗎？白拉克曾說過：「藝術家應常用尺子來測量靈感。」您得用法郎的行市去測量社會主義的政策……。

維亞爾感到憤然，他本想這樣回答：我們禁止資本往外移運，把法郎行市穩固，把您放入監獄中！但這種憤怒沒有延長到一分鐘。維亞爾想起他自己的職位：

——用不到與我們放置絆腳石。必須強有力的政府——才是用和平解決衝突的唯一機會。

——確是如此。這種情形亦可適用於國際上之政策。正好，我希望關於這方面您可以利用咱們老朋友底沙的經驗。

維亞爾微微露出一點顰眉的樣子：他原是認底沙是自己的仇人。但得薩爾並沒有注意

他的面孔，一直接着說下去道：

「我相信，你一定能保守和平。固然，希特勒是令人難忍受，但是最好用各種讓步方法，不使戰爭發生才好。」

維亞爾喜形於色。他本是担心着得薩爾，會藉口外來的危險，開始用戰事威脅。而結果並非如此，得薩爾也趨向和平！維亞爾緊緊的向他握着手：

——請相信我好了，只要我在執政時——是不會有冒險的行動！我不允許法蘭西農民去爲阿比西尼亞或是爲捷克去送死。

把客人送走之後，維亞爾輕鬆的吐了一口氣，頗像一個小學生應付了一個極難的考試。自然，得薩爾是衛護自己利益的。可是現在完全攪亂在一起了。得薩爾的利益與勞働羣衆的利益相符合了。他——是個率直的和平主義者。因此可以說維亞爾不是代表一個黨，一種階級，而是代表的整個國家……

維亞爾的秘書拿着公事進來請簽字：是一件調動職員的命令，這些個職員都是與不列

基爾的組織有極大關係的。維亞爾把這件公事放到旁邊說道：

——爲什麼要造成各方面來反對自己呢？

他開玩笑似的說道：

——我的朋友，要學習管理四千萬民衆才行。在馬克斯時代普羅階級所喪失的只是一條束縛自己的鎖練，但是可以征服了全世界。現在我們可以喪失了全世界，所獲得的只是一條鎖練。

得薩爾走到街上，她重其事的振抖一下身子。一切都覺到十分鬱鬱……這樣的維亞爾，畢爾會信仰他！不僅一個畢爾，幾百萬人都如此……對的，人們是愚笨的。也許，這樣他們才有救。

得薩爾應當去出席一個財政專家的會議，但他轉了念頭：陪維亞爾的車法使他疲憊了。他在長遠的利瓦耳街上邁着步。當走到巴斯基利場上，他轉進利德爾巷，一個明亮氣的舞場招牌射進他的眼裏。他沒有再猶疑就走了進去：消遣一下吧……

樂師敏捷的奏出熟舊調子狐步舞。紙製燈籠與銅環索帶的好像一個冷淡的場面。在得薩爾的週圍擁抱舞蹈的有水手，工人，小販，下女。

得薩爾付了五個蘇給樂師改奏回旋舞調之後，擁抱起一個厚唇雀斑的女人同舞。從她身上陣陣的放出賤價的脂粉氣味，她跳舞的時候，用一種瀟灑的黑暗透情。以後得薩爾請她吃醉櫻桃。

——您愛跳舞嗎？

這個小女孩子原來是一個喜歡多說話的：

——很喜歡！只是機會太少呢。我在工廠裏要工作到六點鐘。而還要帶着活計到家裏去工作，您知道，他們付我多少錢嗎？纔五百五十！難道這一點就够生活嗎？現在，據說，全要改變了。我們的女掌工的說，如果再不給加工資，我們將要罷工。因為現在是人民陣線了，誰也不願意再過舊的生活，對不對？

得薩爾把烟斗的灰抖了抖，一邊翻眼把他的那不自然的粗長眉毛顫動一下說道：



「正如此，正如此！一定要改變的……。喂，例如，有亮色頭髮的男人們與有褐色頭髮的女人們跳舞，而維亞爾下台叫有褐色頭髮女人們與有亮色頭髮的男子們跳舞。再見，親愛的小姐！我要趕回家去。」

## 十六

「士恩」飛機製造廠從星期六就開始罷工了。在整一個星期裏工人總是想能與經理方面協議一致。得薩爾允許增加工資，但嚴厲拒絕了工人的其他要求。尤其使他憤懣的是關於團體契約和假期內支付工資那些條件。他冷酷的回答道：

——這個不能加以討論。

得薩爾已深知罷工風潮是隨時不可避免的，這些小規模的戰爭，有時工人獲得勝利，有時得薩爾獲得勝利；那一方在受着失敗的時候，都是沒有一分鐘忘去恢復勝利的心思。罷工的工人總是一個要求：工作時間要少，法郎要多；得薩爾也認為這是自然現象。他是有千方百計去取得利益的。工人却只有用罷工方法來增加工資。其餘的條件是要看情勢和堅持的毅力。如果廠方的工作很多，而失業的工人中難以找到熟練的工人，這就到了得薩

爾讓步的時候。若是工作少，而黃色人多的時候，得薩爾就要堅持等候機會，過了一個星期，再過一個星期，直到工人忍受不了飢餓，罷工者自來道歉，或者他宣布解雇，另雇新工人。得薩爾認為這不間斷的奮鬥是生活的定律，所以他對自己的敵手，也不表示同情，也不發生惡感。

人民陣線在選地一獲得勝利，得薩爾對於這個勝利也曾加以援手。他相信急進黨善於週旋應付；在新任的部長中多是他的老朋友；同維亞爾談過話後使他完全安心下來；由於這一個放火犯人可成功為一個卓越的消防人員……。熱情的演詞沒有惑亂了得薩爾，為什麼把火潑花兒玩具要當作災異來看呢？他期待著罷工來臨。工人是要利用與他們有利的情勢，他準備迎合他們，提高工資。但是米沙所提出之條件，使他憤懣了。得薩爾——並不是國家，說來說去他僅僅是個企業家！如果維亞爾要令工人們去洗海水浴——儘可隨他的便！他們的工資由國庫裏支給好了，國體的契約嗎？

——不，米沙先生！我是個自由主張一派的人。您留在我的廠中或是離去。這是您的事

他，我可以留片紙或是解雇，這是我的事情。

到星期六工人開始不再做工。一萬八千人集中在翻沙廠前面，烈克烈問道：

——那位反對，請舉手。

工人中有小胆者，曾規勸大家不要罷工，他們怕的是家庭怨言，餓餓和破破。但是到現在要當着大眾顯露出自己怯懦，他們只有沮喪着不開口了；沒有一位舉手反對。

大家開始向大門移動。這時米沙大聲向大眾喊叫：——同志們，站着！……不要走出！他站在載重大汽車上，口對着放音筒，大聲疾呼：「不要走出」，於是，像悶雷似的，四面八方喊着：「不要走出」。

——同志們，如果我們散去，他們會雇用黃色人的。我們應當留在廠中，就在這裏頭住宿和生活——整天的，整星期以至於一個月——在我們不得到勝利的時候。

發出一陣驚愕叫聲，沒有一個弄明白，米沙在說些什麼。

——就是這樣的罷工！

——但是我們吃什麼？

——一樣的要受警察驅逐的！

米沙繼續的在用發音放大器喊叫：

——糧食供應問題由委員會來解決。我們到我們的聯合會裏去分。任何人也不能從這裏趕我們出去；手上沒有這個力量。要設立崗位。不放勸誘的人進來，經理室的先生們可以回家去，但我們不放他再回來的。這個是實在的，同志們，這樣的罷工還沒有過。我們要作樣子給他們看看……。

米沙的朋友，一個年輕的鐵床子上的工人名叫染諾，他爬在房頂上，那就是經理室房頂，掛上紅色旗子。他喊道：

——旗子掛在要塞上頭了！

就這樣開始了不平常的罷工風潮，振動了全國。

整天有些人羣站在順河街，和靠近這個工廠的街道上。三千個警察戴着鋼盔，避毒面

具準備着突擊。政府當局也無堅決的主張，那些警察遷怒於那些打算走近工廠門口的罷工工人們的妻子，或者是偶然走來的過路人，拿着他們出氣。到晚上女人們結果是衝進到工廠裏，她們送來有麵包，灌腸，吉絲，櫻桃酒，有些還帶來足球象棋，書籍以及六弦琴，染諾的母親送來雞蛋和秋頭。染諾和其他幾個工人爬到圍牆上，他母親在牆下喚道：

——你在河開些什麼？沒差的，回家睡覺去！

染諾紅着臉發笑了。

在深淵室工程師們內，只有一個畢爾是與罷工站在一方面的。經理向他說道：「小心呀；普敏者是在這個人也不喜歡的……」畢爾憤恨道：「先生，我的父親原是一個工人」！

染諾看到畢爾之後更高興起來：既然畢爾也參加，那就我們一定勝利！……」染諾是個十九歲的青年，他是在幻想着防禦，射擊，戰旗，但是畢爾對幻想家也不肯冷淡的。

到夜裏工廠變成一個野戰軍營，四面八方有哨兵站崗。畢爾和染諾站在正門前，畢爾

自己感到如臨戰場：敵人立刻就會來攻擊的……。一邊染諾在低語道：

——如果來進攻怎麼辦？你有手槍嗎？……

——有的。但是不能放……。得問問米沙。

在此以前，知道米沙的，本來只有共產黨及各分廠內的同志們，由於情勢的演進，米沙一躍為領袖了。大家不時的說着：「問問米沙去……米沙的命令……米沙反對……」。

米沙不停的工作着，毫不感覺疲乏。他弄到些鍋為煮湯用。他組織起音樂會。他同城裏的委員會來往交涉，他編製決算為的要在一「由馬尼為」上登出。他給胆小的人壯勇氣：「我們一定會勝利！還怎麼樣！……」。他去查看機器：要注意的查看，不要令損壞了……。

晚上音樂隊奏的「國際」樂。成千的嘆音附着，唱歌，直達廠外，傳入警察耳裏以及再遠的地方——在河上在震驚的郊外的黑房子裏，都可以聽得到。女人們沒有入睡，聽着遠遠的傳來的歌聲。明天他們有什麼遭遇？飢餓？流血？幸福呢？罷工者同樣的沒有入睡；他們在夏夜的繁星天空下沉默着幻想勝利的來臨。

爲預防衝突的危險，當局決定，夜裏把警察撤去，在星期日那天民衆可以自由的沿河邊街走到工廠大門前；但是工廠裏還如以前一樣的像個圍攻的城堡。誰在圍攻牠呢？得薩爾？黃色人的暗影？飢餓的象徵呢？要一直堅持到勝利呀。

星期一晚上米沙打開報紙一看就大叫起來；

——連他們！全部！還怎麼樣……

他興奮的說不出話來。「新生報」上載出，這一次異於尋常的罷工風潮，由「士恩」工廠最先發生煽動了整個巴黎；各大工廠都繼起罷工，成千成萬的工人都被禁閉在工廠內；多數大百貨商店也罷工了，晚上這些個商店裏明亮的燃着燈光，女店員們聚集在店裏，咖啡店，飯店裏散坐着罷了工的堂館；某部裏一些小職員也宣佈罷工，拒絕退出辦公室。關於這個重大的罷工之報告繞利奧自己寫了一篇文章，用他固有的悲嘆筆調寫出：「巴黎的平民都上了阿文丁山丘上了……」報上並載着所有工人的區域都空了；在街頭上所遇到的只有嬉鬧。繞利奧在他的有詩意的結尾語文中寫着：「頗能引起戰時的回憶，那時男子的



們也是離自己的家庭很遠——在前線上……」。

得薩爾在自己住宅裏住了兩天。當知道罷工風潮退了之後，他謝絕了所有接洽事務的約會，擱去了電話，坐在家裏看奧維基的作品。他在等待機會：佔領工廠的舉動在他看來是十分胡鬧的事件，因此他預料很快的就可以結局：或是罷工工人自己覺悟了，各人回家去或者是發生暴動。星期一有人向得薩爾報告罷工事件，已擴大到其他的企業裏了。在第二天早上得薩爾乘車到巴黎，當他的車子到達工廠門前的時候，還不到九點鐘。一個站崗的年輕工人，阻止了他的前進：

——禁止閒人入內。

——我怎麼是閒人？我——行政會議的會長，得薩爾。

——年輕工人微笑了：姓氏是常聽見過的……但是，得薩爾先生，您是看見了麼，若是我們放您進去，您就不能再出來了，那您就得老坐在裏頭了，等到……。

——等到什麼？

——等到得薩爾先生沒有屈服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都哈哈笑了起來。而得薩爾心裏却非常的生氣：成了什麼市場！好一個自由！罷工先生們不知道要說出些什麼，要是不放他們回家去？……得薩爾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他的憤恨意思；還是同剛纔一樣的和靄面目說道：

——您是個很聰明的人物，但您必須得放我進去。

那個工人派了一位同志去見米沙，請示辦法；五分鐘後，他告訴說：

——您可以進去。您幾時想進出就進出。但是分廠裏是禁止進去的——爲的是避免不幸事件。

得薩爾拍了拍工人的肩背說道：

——那麼，你們在學習做主人了嗎？很好！

得薩爾走過空空的經理室。一個侍役跟在他後面，愁悶的喘着氣。

——沒有一個人？

——全走了。在星期六的時候。只有一位玖布安先生留在此地，但是他，請原諒，他是與  
一起。

他查看機器嗎？

——請原諒，不過玖布安先生也罷工了。

得薩爾笑了：那麼，連畢爾也決計要佔據這個工廠了！……

——去把玖布安先生叫了來。

——得薩爾請畢爾坐下，請他抽一根烟，然後說道；

——原諒，我攪擾了您，而我只有一個問題。完全是私人方面……。您怎麼樣；佔據這廠  
子是打算永久性還是暫時呢？我須要知道如何分配我的時間。

——任何人，也沒有想佔據這個廠子。這是——罷工。我也認為工人的要求是正常的。

——很有意思！……照您看來這是——罷工？不是的，我的朋友，這是——強暴。請您不  
要想，我是為我的利潤而戰慄。我是為着法蘭西擔心：一種強暴會產生出另一個強暴。

——您自己也曾說過：是重視他人幸福的。這些人羣要想生活，要想加一點生活，想多一點自由，多一點快樂。您怎麼樣呢？……

——我和您談過，我們國家的幸福會犧牲在一種平常的事件上：這個就是——不穩固的平衡。現在一切走上了下坡道。

——但是，這完全在乎您的。只要您肯簽約，工人即可清除出來工廠。

——就是說投降嗎？這個不是我的專業。也不合我的性質。我認爲等待一下好。並且我也不叫警察。也不借政府的勢力保護我的權利。爲什麼？因爲我也贊成過人民陣線的。而你們在作些什麼？你們在破壞一切。你們不令維亞爾執行改造的工作。

——相反，我們在幫他的忙。他現在可以把自己的支點建築在羣衆運動上邊，維亞爾，一定贊成我們，是毫無爭論的。他……

得薩爾回憶起那些掛畫，華麗的傢俱和戴眼鏡的老頭子，不覺微笑起來，和靄着說道：——您認定是這樣嗎？還說什麼，這對您是很好的？希望你成功，啊，我忘記了問您！您

的太太好嗎？十分高興……。現在我可以退出您的工廠了，不是這樣麼？再見。

畢爾向罷工委員會報告了自己與得薩爾談話的內容，隨後他和米沙說：

——我從來沒有能想到，他是如此一個……

他沒有找到適當的字，米沙笑起來：

——你沒有想像到，得薩爾就是得薩爾嗎？

晚上大家決定開一個同樂會，輕鬆一下罷工者的情緒。在前一天米沙就打電話給文化書屋：請求協助一切，馬烈沙耳去各處尋找自己的演員們。有些人答覆他說沒有工夫，熱妮梯立刻允許了，雖然她在施手術之後，還沒有恢復了自己的健康。

舞台設在靠近經理室房子的前邊小花園裏。週圍開着些迎春花。在電燈上蒙上了各種華麗的紙。音樂隊調整了吹的喇叭號筒。工廠的院子登時好像成了一個地方上過節日的遊戲場所。

同樂會的節目各色各樣。馬烈沙耳讀了一首列莫包的一個死去的兵士的詩：字！如帶

魔術似的透入聽者耳裏；全場一時鴉雀無聲。隨後是歌女唱拉維爾的歌曲；她溫順的應大衆的請求重復歌曲和甜蜜的微笑着在那些紅旗和鐵板之下。一個火夫票友唱了一曲莫利斯，士宛利的歌：「巴黎依然是巴黎」。全體哄然起來：不是的。巴黎已再不是那樣！……」輪到了熱妮梯。

她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興奮。自從她站在播音機前毫無意義的重復着廣告上的字句後，整整幾個月作啞吧一樣，而今天完全恢復了她的天賦的講話才能。她的大大的眼睛在燈籠中間閃亮着，而嗓音之動聽能使人流眼淚。她讀的是「羊的源」劇本裏的道白。當她讀完後，一陣雷震的掌聲回答了她。一陣叫聲又把掌聲中斷了；這喊叫簡直真是名弗埃梯，奧維胡那民衆，引導這個民衆獲勝利的正是她，不是窮困的女演員而是女英雄昂達路日的。染諾，跑上舞台上之後，喊道：

——我們走吧！

他不知道叫人到那裏去，做什麼去；他只用眼光向熱妮梯翻答。而她靜靜的微笑着，

有點疲倦了，但幸福的。

畢爾走到跟前，一邊握着她的手，一邊說道：

——您讀的真好！……您到這裏來，真好極了！您看，他們是如何的能明瞭您！這些人不是戲園子觀衆，而是活生生的人。可惜，劉省沒有來。他怎麼——有事嗎？

——不知道。我現在不再看見他；我們散夥了。

一剎那間熱熾梯有一點傷感起來，她想起她的孤獨，想起她最近遷到旅館裏那間不精雅的小房間和想起播音機的寂靜及俗厭的廣告字句。但正在這時候發出了歌聲，全體的人合唱着：「這是青年的拱衛軍……」。千多隻的手舉起來，好像原始的森林，好像港口裏的桅杆，在喧嚷熱淚聲中熱熾梯毫無思慮也不由的舉起她孩子般的拳頭。隨後她嘆了一口氣，對任何人也不看，向大門走去。

而這些大廈間的燈火整夜的燃着，米沙去巡視那些哨兵。

## 十七

就是熱煙梯在「士恩」工廠出台的那天晚上，劉省賭輸了一萬四千元。他的賭運之不幸通到了極點，引起人們都對他指點談論。所謂「藝術的聚樂部」，是個下流的賭場。在一些狂熱疲倦的賭徒中間穿梭似的來往蹣跚着腥賭專家，高利貸者以及娼妓們。劉省把他的最後的一千元拿出來調換之後，突然感到一陣煩悶，呼吸困難起來，他走近開敞的窗戶前邊。聽見在他後邊有人小語說道：

——您是在賞玩天上的星斗嗎？……

劉省沒有答腔。在他的對面是一條赤熱的街道，還有一間小廁所，在這所廁所的房頂尖上閃亮着字體：「最好的輪胎是「牛在笑」那家舖子。吹來一陣令人欲嘔的甜性愛非兒麻醉劑氣味，好像從施手術房裏透出來似的。劉省在四下張望的時候，看到了比爾染的那



一付涎臉的嘴臉；他一定就要提起到期的債票……比爾染兇狠的說道：

——我不得不向您的爸爸請教去了

——這時候劉省恍然大悟；只有遠走之一途！在最近一個時期他飽嘗了衆叛親離的侮辱。他的那種好名利的性子，好像臨渴的樣子在老剝蝕着他。所有一切生機都感覺着已然是死去了：一切的聲息暗啞，恍惚不清了，眼花了一切物體輪廓全成了模糊不清，愛菲兒癡醉劑的藥味老是追蹤着他。然一個夜晚他在街上追逐着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他覺得在他面前的是熱妮梯。他在黑暗裏看到她的眼睛，他笨重的重復着說：「不是我的過失！」因爲好像熱妮梯的影子對着他有什麼責備似的。他原認定熱妮梯是與昂特里住在一起的，他對那個愚笨的畫家厭惡極了。他馬上決定出走，好像這是他的一條救路，可以撇開了死去的愛情，脫離了的文化書屋裏的不良之徒以及高利貸者！

但有一件要到國外去就需要一筆不是少數的款子。劉省決定去碰碰自己的運氣。現在他不再希望起一付好牌，但希望父親保爾，底沙的寬容。他用心的思索去如何去遊說他的

父親，但當事情到臨頭他竟忘了一切，又任性起來。他開始粗魯的責問道：

——你真是一個守錢奴

底沙用他鳥樣似的小眼睛看了看他，沒有講話。

——我想離開這裏。在這裏我一點事沒有。可能，我到美國去。但是爲這個我至少要得用五萬元。

底沙愁悶的打了一個哈欠，但忽然邀請着他兒子道：

——我們一同到馬克西馬去如何？

他們走入花色簇簇的女人隊裏：美麗的面容，輕薄的體態，華麗的晚裝，珍貴的香水。底沙看着一個微黑的姑娘，像是個美洲土人的混血種，帶着一對白睛很多的眼睛。

他肯定的對劉省耳語道：

——美嗎？……

劉省點頭贊同。這個立刻使他們父子親近了，他們感覺着彼此成了同志，香檳酒使心

靈符。底沙想起兒子的請求後，說道：

——你爲什麼要遠走？這裏正快到了你的好機會。按我的觀察，我們已到了革命的前夕。

——不對的，所有一切，不過再來一個內閣危機就完了，革命需要人，而並沒有這些人。

我現在深知這些羣衆……當我投向共產黨時候，我原另有一番希冀的。

——原來這樣！……而我以爲你是——共產黨。好呵，劉省！

——你何必如此高興？我厭惡你的世界比共產黨還要更甚，同時我決不願妥協。

底沙整日在覺着喉乾枯燥，他飲一杯蘇打水後，簡短的說道：

——你已經三十二歲之人，而判斷事情像個小孩子。我十八歲那年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了，

這個究竟比較有了一定的主義可以容恕的。

——那麼，你在責備我因爲……

——我不責備你。這是在選舉後你對我說的：「下流」。而你曾經想過麼，我是應當維持

全家庭的：你的母親，底妮絲和你嗎？你的那種舉動結果又是誰吃虧呢？

劉省笑了……

——是你呀。

「你不滿意我們的生活的方式嗎？這個誰也是不滿意的。但你怎麼去改變牠呢？所有其他會更壞些。相信我好了，老舊的睡床，總比牢獄中的木板好些，雖然是新的。你剛才說：『你的世界』，而你就在這個世界裏沐風化雨的生存着。你寫的漂亮的小冊子，而是因為你對我們的這個社會是從內部揭發一切。共產黨全能對你喝采叫好，但是你同他們說不到一起的。你自己也承認這個。須要作一個決定……無論什麼，你是已經到了着手作的時候了。」

——我已採取了堅決的立場……

「——這個是再好不過了。我們都喜歡，當一個人開始成爲希奇的人物。在戰爭的時候，賴伐爾是紅黨，不願意和我談話……你想要去國外嗎？這個理想並不壞。但我沒有錢。所有得薩爾給我的都作運動選舉用了。不知道何時始能恢復一點回來。我是開誠佈公和你談。不過我能够給你另找辦法……作家們喜歡外交的位置。你看：——格老滿爾，日羅諾，莫

既……而這個我可以馬上就辦到。

——去謁見伯留莫和維亞爾？

——爲什麼不呢？……你可以不放棄你的理想；你仍然可以隨心所欲寫你的著作。但是你馬上就不再受經濟的苦惱了。

劉省的身子畏縮着，就像請他吃了酸味似約。多討人厭呀！不過，人生就都是如此。難道這是他的錯誤嗎？……他原想隨着革命前進，人都不能了解他。連熱妮梯也是不能了解他的。拉克浪日，在臨死的時候說過：「劉省我冷……」。人生是冷的，唉，多冷呵……而不粗俗。是不能生活的。還是去作外交家，總比老與父親索錢和低賤求人好些……當劉省在社會上佔到一個位子時候，所有人都會重視他起來，連「由馬尼梯」裏頭的那些胡塗蛋都會的……但是幸福呢？幸福照樣是沒有的。熱妮梯跟了昂特里……。

於是劉省憤懣的對他父親道：

——好吧。我同意，就是。

——我也是這樣想。你——究竟是我的兒子。現在我對這個感覺特別尖銳。

底沙用飯單拭着他的潤濕面孔，一邊小語道：

——我們叫來那個混血的女子如何？……

第二天整日劉省沒有出房門，因為頭痛服了好幾次藥，愁悶的呆視着壁上的糊紙。他不想再活下去。吃午飯時底沙說道：

——太太，我給你道賀——你的兒子要去做薩拉曼加的副領事。啊！劉省，你可以觀察革命事件。又是在國外並且還有外交護照，那是多麼愜意的事……而西班牙女人們？……

他斜視了一下底妮絲沒有再說下去。劉省頹喪着道：

——快的很……

——我打過電話給維亞爾。他現在想籠絡我。這真是一幕滑稽劇！……

第二天劉省在奧別爾大廈的附近遇到昂特里。他想走過不招呼他，但是昂特里叫住了他。

「這是怎麼會事呀！全體都罷工了。請你給我解釋一下，這將來是什麼結果：你是一定會知道……」

「我三天後就要到西班牙去。」

「原來如此！對拉，那裏也有這故事……我在報上看到了……」

劉省沒有告訴他關於副領事的地位：為什麼對這種惹人要講這些呢？……他沈默着向昂特里握手告別。昂特里狠狠的急問道：

「熱妮梯同你一齊去嗎？」

劉省幾乎露出他的驚訝樣子：那麼，熱妮梯並沒有和他在一起！一分鐘內他感到喜悅：這個很好！誰也沒有得到……但是一剎那間愁煩籠罩了一切。他想起那天晚上的熱妮梯：用破布製的洋娃娃空洞的眼睛，孤獨……他把自己的幸福錯過了，像鳥兒從手中飛去，「像打牌的時候——失了機會，沒有下注……他失神的望着昂特里，喃喃的說道：

「請原諒，我頭痛……你說——熱妮梯嗎？……不知道，確實，不知道。」

## 十八

不列基爾站在他五歲兒子的牀前。孩子在鼻塞喘氣；臉上燒的緋紅。不列基爾的妻在一邊啜泣。

——不要哭了，上帝保佑，他會好的。

——我會說過，是不應叫他洗冷水淋漓的。他正跑跳之後，還是一身的汗……。

不要說了，孩子原是要鍛鍊。

天色蒼茫了，妻已看不清晰不列基爾的眼睛：他站着，高高的，乾瘦的，也哭了；眼淚從他那黯淡的兩目裏流出到衰枯的頰面上。

不列基爾是羅特靈根地方生人；他在一個窮苦的信神的家裏長大；走出十二公里就是國境。不列基爾自幼即熟聞那些關於國攻和爾禍，關於某上尉的固執性質，以及關於淪陷



省份內的一切事件。他念念不忘恢復大業，如同背誦經辭一樣。在作戰時，他曾受傷兩次。他隨着先鋒隊進入麥次市，在那裏他有一個姑母，當她看見法國國旗之後，她興奮的失了知覺。不列基爾的性格是與法國人不相同的：他不能忍受諛語的戲語，他不愛好悲愁調子，亦不喝酒。不平常的整潔，拘泥，枯燥等的性格，使他在巴黎的沙龍場中表現出的像個德國人。政治的作用使他訓練成圓滑性格：他不得不與底沙一派的人接近聯絡。不列基爾從本心上看不起他的國會裏那些朋友。他的朋友有軍人，有小地主，有神學者。在戰爭後他相信着「法蘭西再生」：這是他的同鄉人普恩加寶向他說過的。但一年的過去，任何也沒有改變；而國家反被「馬索」暗黨——伯利昂，挨利奧，冰列維等掌握住了。到現在呢，即連這種時代，在他看來也當視作天堂，而是已經消逝了。伯留莫，郭狄，維亞爾這些人究竟要領導着法蘭西走入那一途呢？……兩年前不列基爾開始明白了，惟一的出路是強制的革新。意大利之獲救是因爲「進軍羅馬」。希特勒用燒紅了的鉄把馬克斯禍害療治了。不列基爾着手組織了一個秘密隊伍，每隊由五十人組成，隊員稱爲「忠實者」，首長

名之曰「甲冑長」。

到不列基爾這裏來有各種人物：浪漫主義派和愚鈍者，慕虛榮的那些政客和激昂復讐者們。富人們看他是可以保衛他們自己的。店主和手藝人相信不列基爾能夠救護他們使不致於破產。小木販賣商，店員，採訪記者們都幻想着受他的援助可在社會上出人頭地。

還有那一種人不在「忠實隊」中呢？維爾沙耳飯店的主事者加入不列基爾隊，是因為醉心階級制度；人的生活在他看來是金字塔，是一座有階層式的金字塔，有願主即有僕役；有杯即有酒。弗羅利奧是一位性病學者；他憤恨猶太人，按他的話，是說猶太人用欺騙方法把他的病人都吸收走了以致他喪失了麵包塊；他所以參加不列基爾這一方面，是因為不列基爾允許過在法國境內整個取締猶太人的大財主和猶太人出身的醫生。麵粉大王的兒子巴爾希望把法國恢復成昔日的繁榮，同時弄一個大使做做。曾作過第二局的代理人基尼爲了他濫用公款由特務機關內被逐出，他認爲自己是犧牲在「馬索」裏；他渴望着把國會解散並且給死埃利奧。養馬廠主人克利莫隨身總是帶着一個小馬鞭子，非常喜愛白黑人混合

種濫觴視機械式的進步；他加入「忠實隊」裏，不列基爾認爲這是一種顯赫的表示。磁器店的主人郭基很怕共產黨要搶劫他的生意，把他的貨物打碎了，並且沒收他的蓄金；他是個紅臉的寬背的小夥子；每清早起來總要作一段體操，認真的預備搏鬥。在地下鐵道服務的奧不利長的是希有的怪像，又窮又困的一個教堂裏的老鼠；據說，好像一位女郎曾經侮辱過他，他對人類憎恨了，當他看見不列基爾之時，他微笑了：這位能奠定秩序！……

「忠實隊」裏頭有不少警察在內，這個「密秘的隊伍」對地方長官並沒有祕密性；但是當局者却佯作毫無知曉。爲了掩蔽人們的耳目不列基爾特成立了運動團體和同鄉懇親會。事實上須要有經濟。不列基爾去找過那些大資本家不止一次，但都遭了拒絕；他不採用宣傳，而採用武力，並且因爲自己的率直把人們都嚇住了。最末這個星期許多事件使他有發展的機會了；各界那些托拉斯的頭目，原先只注意到各部會裏鈎心鬥角的把戲，現在却因罷工而起恐慌，他們用希望的眼光注視着不會妥協的不列基爾。

給病孩子祈禱之後，不列基爾動身到「麥次同鄉會」裏去；在那裏他應當會到皮幹爾

將軍。大街的兩面玻璃舖面光亮的灑照着；在裏邊陳列着有罷工會的傳單，上面飾着紅色絲帶。靠近幾家舖子前有些女孩子帶着捐錢的盆子站着：「爲的是援助罷工人的孩子」。有些路人編織眉迅速的加步走過，有的順手扔幾個錢放在盆子裏。當姑娘們伸過盆子向着不列基爾時候，他停着腳，冷肅的說道：

——到集中營裏會教給你們工作的。

皮幹爾將軍已在候着不列基爾。這是一位瘦枯的，六十歲的老頭兒，一雙溷溷的騎士腿，佩着很多的勳章，臉上浮着輕蔑的微笑。他鄙視那一切：達拉吉，幹米嶺納，英王以及自己的妻氏，戲院子，報紙選舉。他相信的只有一位不列基爾：這個人可以挽救法蘭西和軍隊。

不列基爾問道：

——你們那裏怎麼樣？

——胡塗蛋。並且卑怯。全怕的是，那個伯留莫要開始肅清司令部。

——兵士們情緒怎麼樣？

——不佳。共產黨到處作工作。最多我們只能希望軍隊可以守中立。自然我不是指殖民地的部隊。恰巧我已能將兩個馬洛克團吸收至焚森茲，

只有一個馬洛克駐軍救不了我們。我的希望只有一個「忠實隊」。共有兩種可能：或是您供給我們武器，或是我們接受那些送給我們的。

——誰給呢？……

不列基爾看了看皮幹爾，頗整的回答道：

——要緊的不是「誰」而是「什麼東西」。六萬枝步槍，四百枝機關槍，還有彈藥。在由杜塞爾多夫（按為德國地名）運來。並且我們不出具負責條件，除了由於我們計劃之中所產生的，秩序與和平。

皮幹爾想了想之後說道：

——不壞呀。為這個工作，我也贊成使用自動槍械。說什麼呢，請接受好了。彼此並不妨

礙。我也由軍械庫裏收集着。……

——我們應當由各個單獨行爲開始活動，使人民對政府起不信任心。維亞爾想賦與工廠的掠奪者相當法律根據。必須要對他的言論染上一點血。……

他們又談商了許久。在隣室裏微微閃着暗淡的燈光，這是「甲冑兵」格林尼，在此等候不列基爾，一邊打着哈欠，一邊在用鈍刀削着指甲。格林尼，有一次在文化書屋鬧過一次暴行搗亂，並且盲目的信仰着不列基爾。他是一個教養院裏的孤兒出身。是作一個跑外的夥計，帶着假人體的樣品到各城市去兜售，他是一個愛時髦的黨措夫，常常要用長時間考慮，什麼樣的領帶才與他的已經翻過面的，而却髮的很不緻的衣服相配合，本來長的很怪傳，却幻想與美女戀愛，好作歐斯的里亞的喧嘩，是個嫉時妒俗的失敗者。他作了「忠實隊」的「一隊的一甲冑兵」長，不列基爾選出他來，是要他作斥候職。

——後天早上六點鐘忠實隊要裝作失業者到「士恩」工廠裏去。行進時不要給人們看出來。你們要與他們守崗位的人，口角起來，並加以辱罵。要設法挑發激怒他們，如果他們不

動作，你們就開槍射擊。我準備下叫警察走進點。一定要使事件演變真正衝突。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全「忠實隊」隊員都能得到「基督教工人同盟」的證件。而行動的原因他們不需要知道。我所以把這事件委託給你，因為你沒有孩子。……

——全能辦到，首長。

格林尼舉起了手，打算走出去，不列基爾熱烈的擁抱一下他道：

——謝謝。

不列基爾回到家裏已是深夜兩點鐘。他的妻氏而接着他說道：

——是肺炎。……

不列基爾坐在他的病孩子旁邊一直到天明，第二天還是照樣工作了一天。他想要與得薩爾會面：最好是，由「士恩」工廠的經理方面宣告另雇工人。但是得薩爾回避了這個會面：他怕的是受人教唆。但是不列基爾却說服了地方官吏。決定派警察去工廠附近河岸上防守。無論發生了任何衝突事件，他們即出動加以干涉。到晚上不列基爾又與格林尼會了

一面，把動作的內容細則又重新檢討了一下。在夜裏他還是守護着孩子。醫生已經表示過恢復健康是無望了，但不列基爾是信靠上帝；他的嘴唇不停的顫動：他重復的念着聖經上的字句。

是一個最美好的夏日之晨。花園裏小鳥兒不停的叫着；牠們的鳴聲沒有被城市的喧嘩聲制壓住。菜園子主人們的運菜卡車疏落的偶然開過幾輛。有些個售麵包的商人帶着長形麵包，一陣新鮮的麵包香味，使人心神暢快。多數樓房上層的窗子上反射着溫暖的玫瑰色的光彩，好像由室內射出來似的。「忠實隊」一個跟着一個往冉維耳橋上移動。格林尼點了點名，有四個人沒有到。四十六個人分散成若干小隊，從不同的道路向工廠進發。

但在工廠裏這天早上，已然是罷工的第十一早晨了，仍然是很平靜，一班班的站崗人輪番調換着。米沙安睡了一夜，這時候他正在沐浴，喘吁吁的全身陷入肥皂池裏。染諾靠近大門前，回想起遊藝會，嘴裏哼着小調子。畢爾睡醒後，狂嚼着麵包；不知爲什麼維爾林的詩句忽然到了腦子裏來：「閃亮的晨星……」而這時候太陽已經照的高高了，老年



的工人裏有些在愁悶的想着：「看，已經是十一天！……什麼時候才完呢？……彼此傳說，當局要來用武力清除工廠，但是米沙冷笑着說道：「無稽之談！……」

——染諾，你表演一下，米斯金格堤是怎麼樣下樓梯來着。……

染諾作了一個極滑稽的笑臉，要表演一個塗脂抹粉老太婆的樣子，用手提了褲子，像穿的裙子，開始從救火的梯子上往下走。他突然叫了起來：

——誰在那裏呀？……

在門外聚集了些人羣。

——開門！……

——我們是來受雇的……。怠工者們，趕早退出這裏！……

——紅色的騙子！……

染諾也沒有欠他們的債務，馬上回答道：

——啊呀，你們這些，狗黨！……黃色派法西斯黨徒！我們給你們塗上一身黑油看！……

這個時候有以百的人吵嚷起來；很難分別出吵嚷的字句。尤其是格林尼顯着異常奮激，他跑到那些工人面前又急又快的不知在狂叫些什麼。他的面孔上起了痘瘰；他像發了神經病。使米沙不停的向同志們開導：法西斯蒂的兇橫使全體怒不可遏。

在近來這些天米沙就恐怕受人攻擊。他把救火的噴水機佈置在大門前。最要緊的——是不要發生衝突……。他望着格林尼冷笑。半百個癡愚人。我們的人比他們喊得還兇……。其他工人們也漸漸安靜下來。「忠實際」的瘋狂動作是枉然了。罷工的工人都懶懶的，並且成爲平心靜氣的態度。染諾開始向格林尼挑撥。

——同志們，你們看看這是——瘋火雞加空心麵……

就在那個時候槍響了一聲。染諾跟着向前爬倒，米沙把畢爾手裏的手槍擊落下去以壓倒人羣的吼聲喊道：

——不許開槍？用噴水機？

救火機放出水花向「忠實際」裏。於是全退逃了。只有格林尼還在毫無感覺似的咆哮

響。隨後警察出現，連格林尼也消失了。

米沙站在染諾跟前。微笑着……而石頭上的血流着。

「染諾！……」

這個快樂的青年之死是這樣不能想到，米沙不禁大喊起來：

「被他們殺死了！」

他呆望着別人：希望他們說一個「不是」。工人圍繞着，全脫去帽子；米沙在霧氣裏看見畢爾苦痛的半邊臉。

格林尼跳入河內，潤到橋樑下邊；他又冷又受了氣以致全身在發抖。一個小癩三向他說道：

「怎麼——洗好啦嗎？」

格林尼向這個人唾了一口，他晒了很長時間的太陽；因為着了滿身全溼的衣服是不能在市街上行走的，——以後他走進理髮店裏，理了髮，灑了一些香水，搽上很多頭油，但

他還是重複着說了一次又一次的：「再來一點」。他陷入半眠睡的樣子，爲的是要把自己健全一下，不停的剪刀聲音使他感到好像在聽着芳香的花園裏的蟬鳴。當他去見不列基爾報告一切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十一點鐘了，他被領到書房裏。不列基爾跪在一個小的十字架前：他的兒子死了。看見格林尼後，他站了起來。

——有死的沒有。

——我放倒了一個。

——「忠實隊」這方面呢？……

——沒有傷亡，他們用的是噴水機。……

——一個人也沒有？……你幹的什麼事？……看吧，現在完全弄糟了！……

格林尼沒有明白是什麼意思：他呆望着不列基爾，一邊回答道：

——我是甲冑兵長，對忠實隊的生命應當負責任的。

——你不是甲冑兵長，你是胡塗蛋！

不列基爾重新跪下，而格林尼靜靜的走出。

女用人在前邊房子哭泣着，他對她道：

——主人——偉大的人物。而我，大約快完了。

## 十九

染諾之死全巴黎的報紙都正式刊載出來。左派報紙加罪於不列基爾，要求政府採取斷然的手段對待這種祕密性的法西斯蒂組織。右派報紙則堅認染諾是爲共產黨所殺，因爲染諾是站在罷工中止一方面的。在「馬丁」報上載了一篇哀悼這不幸青年的文章，敘說到這位青年因孝敬自己的老母，被共產黨判了死刑。只有「拉伍奴維耳」報沒有太分析這件血案。總利奧這樣寫着：「不管殺人犯是什麼人，我們指斥這種強暴行爲，我們呼籲法蘭西對內採取和平主義」。這樣寫來很藝術，不負任何責任。

過了兩天染諾之死在國會裏開始辯論。係不列基爾提出質問。大家都認爲將有一番搗亂，旁聽席上已擠滿了羣衆。還沒有到開會的時間大廳裏已經成了難以形容的人聲鼎沸；議員們彼此猛烈的辱罵着。議長愛利奧用尺子敲着桌子，好像是失了常態的教師一般，陰

着他拿起鐘鈴，高聲喊道：

——肅靜！

沉靜了幾分鐘。但是當不列基爾走上台後，由左邊又發出呼聲：

——殺人兇犯！

議員們打着台桌，不知在喊叫些什麼。法警整裝而待，深恐發生肉搏戰。而愛利奧在喊叫着……

最後嘩聲沉靜後，不列基爾開始說道：

——誰說我是殺人兇犯？殺戮無辜工人的兇犯，是共產黨，是他們製造出來的血案……狂喊亂叫把他的聲音壓倒了。他雖然還在繼續演說，但聲音傳到議員們的耳裏也只有幾個不連貫的字：「可憐的母親……專制的世界……伯留莫之無助……維亞爾縱容……」

在政府人員位子上的維亞爾心不在焉的信手畫着小船。不列基爾的演辭沒有恐怖了他：這是對議會大多數一種無意識的攻擊。他在想其他的事件，即是如何結束這個罷工事

件？有幾個急進派在叫喊。工人固執堅持着，廠主們對於讓步，聽都不願意聽。得薩爾正在思索着什麼……一陣鼓掌聲，口哨，不列基爾收起文件，走往台下去了。

社會主義黨從昨天就決定，急進黨要出席發言擁護政府；這是一種外交。當議長請底沙發言時，自左邊傳來一陣友誼的掌聲，右邊則沉默着。底沙開始在緊張肅靜的空氣中演說。他哀悼年輕的生命，他責難那些要激起國家內戰的人們，贊揚維爾登的保衛者，引用克由果的警句。議員們莫明其妙的彼此注視着。突然底沙轉向維亞爾說道：

——我應當承認，當然這是我所惋惜的，政府容許一些人占據了各工廠。實在是獎勵武力的行爲。我說這個，是以社會公正人員，也就是人民陣線的議員立場來說的。

底沙說的話，是那麼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在最初一分鐘內，使大家都相對默然。隨後不列基爾立起來，拚命的，好像在大的廣場上，大聲呼道：「對啊！」跟着喝采的聲音震動了大廳，右派與一部分急進黨激烈的鼓掌贊成。愛利奧還在白費力的不時想使議員們鎮靜下來；失敗的侮辱，對人民陣線的憎惡，最近這星期的恐怖——都在這一陣的掌聲喝采



裏流露出來。維亞爾臉色變了，滿一半的急進黨人在喝采！人民陣線將如何呢？……底沙現在說出關於他自己對政府的信賴，但誰都明白他是要把一顆苦藥丸外表鍍上一層金子。

在底沙之後，一位共產黨員走上台上，他是北方幾省選出的議員，是一個臉上露着青筋的礦工。

——我們要求，政府要根絕這種法西斯殺人的工作，必須要追究議員不列基爾的行爲……右派開始作阻止會議的進行的工作。不列基爾退出，但他的朋友却不肯撤口，盡力高聲着前途珍重。社會主義者靜默的坐着沒有舉動，好像這件發生的案子對他們毫無關係，他們在認爲共產黨的話太激烈了。結果愛利奧戴上他的高筒帽子，這樣是表示到了休息時間。議員們像小學生最喜歡下課休息一樣，興高采烈的擁進休息室和食堂裏去。

急進黨召開小組會議。一部分人贊成底沙的講演，另一部分說關於「國家前途的希望黯淡」，關於人民陣線初步的分裂，關於右派的陰謀等。底沙虛心的說道：「我要救人民陣線和我們的黨」。經過長久的爭執，急進黨決定須取得社會主義黨之同意，指明希望

解放被占據的那些工廠。社會主義黨則不肯馬上答覆：維亞爾想與得薩爾談談。當愛利奧宣佈將不列基爾質問的案子移在晚會上討論，現在則開始討論對付家畜流行病的爭論法案子時候，在旁聽席上的羣衆大失所望，不列基爾喊道：

——急進黨的先生們失了勇氣，而維亞爾是等候莫斯科的指示。

一位社會主義者向不列基爾拋過一拳，那一位立時回敬了一個嘴巴子。鬥毆開始了；議員們把警察官蹂躪了。而愛利奧一直在打着鈴鐺……以後議員們全走進食堂裏去，都在感着口乾舌渴。在會場上只留下有三十個人，就是這些人們也是在報告人很單調的宣讀報告之下，讀報紙，或者寫信給自己的選舉人。

維亞爾帶着一棵極煩重的心思去拜訪得薩爾。他遲疑了許久：這個訪問是否能降低他的身份？他是人民陣線的部長，而去拜訪一位祕密的財閥，並且不久前這個人還在擁護那個匪徒不列基爾！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罷工風潮像水裏的閹子一樣逐漸擴大。好像全法蘭西都罷工了。從巴黎漫延到各省。大汽車停駛。各港內船舶不能出口。每天都有惡劇發

生：不是演員占據了戲院子，就是傳票員開了賣票處的小窗子，又是公墓上的工人拒絕挖掘墓穴。而各廠的工人翁還是在固執一切；他們中間也有在說着：「如此更好！任命走往鬼世界裏去吧！」全國的生活起了麻痺。——不管得薩爾怎麼樣——到底是資本主義者的比較好的代表。——一定得試同他談判一下，好知他的真把戲。

得薩爾很關心的問道：

——您健好吧？

——謝謝。我太疲倦啦。

——當然啦——處理這樣的罷工……

我們因為她所受的痛苦，同您一樣——我們倆應當談談……請告訴，您的意思要令我

理？

老朋友，您——部長太太，而我——平民。我正在等待您的訓示呢。

維亞爾原想站起來就走，但責任的觀念戰勝了他受的侮辱。他簡短的說道……

——我不大明白您的玩笑話。

——這不是開玩笑，而是正當自衛。請您自己判別一下，如果我要請求對罷工工隊懲罰，您要說我們「一二百戶家庭」，擾亂了您的在地上造天堂計畫。我想等一等，要好一點。也許，您確是一位廢物家……而也許不然。那時候工人自己可以看見，您並沒有把什麼改變，而且本來不能改變的，所以，我現在毫無主張。

——但是底沙今天要求把工廠清除出來。

——我知道。我們的朋友底沙還是少年心胸。而我却主張等一等。當然我不反對採用警察的手段，但是一切都有他自己的適當時機。您喜歡我的馬耳克畫嗎？自然，他不及你的，但這畫底是綠色的……

得薩爾把談話轉到畫事上。維亞爾心不在畫上，接着就告別了。

他將要怎麼辦呢？得薩爾的把戲原來是相當複雜。他，看來，想分裂政局。今天共產黨有半數在擁護底沙。那麼就是要清理工廠？……只是那時候工人便要趨向其產黨方面

了。這就是「革命」……真是最討厭的把戲，這樣，或那樣，翻正都是失敗！維亞爾久久在苦惱着。疲倦告訴他：靜候。這個像是自幼生來，熟習滿意之至。本來他一生都是得力於靜候，他曾經靜候過選舉的勝利，靜候過進化戰勝一切，靜候過各方的滿意，並且靜候過私人的幸福、知識、安適。得薩爾的靜候是對的。當然，要靜候！一切會明白過來的。主要的——不作多餘的手勢。

在晚間開會之前，有人送給維亞爾一份秘密警察的彙報。偵探員報告，在同盟罷工的中間有分裂現象。許多已經站在停止罷工的一方面。「士恩」工廠裏站在讓步一方面的人數也逐漸增加起來。維亞爾得意的微笑了。跟着他又想道：應當預防這種同盟罷工的大失敗，否則要被右派急進黨利用。但是看起來連得薩爾也高興和解調停。可能找到妥協餘地。時間與我們有利。……

急進黨任何目的也未能獲得。在會議席上政府方面維亞爾為代表答了些摸稜兩可的答覆，必須一方面保護勞工的利益，另一方面——要維持法律……。由右邊提出了抗議，可

是社會主義派全體歡呼贊同，而急進黨則保持着沉默態度。底沙在自己的坐位上喊道：

——您如果不把工廠清除出來，社會上的怨恨浪潮會把您打走。

重新又來了一陣掌聲和吶喊。維亞爾苦悶的冷笑着：他疲倦了，他太疲倦了……。

而底沙算是這一天最得意的人物：許多人向他握手致意，他被贊美的比爲米拉波，拉法歇和崗別堤人等。他在白天演說後就被大抬舉的有點頭痛。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在演說台上毫無所懼的公認真理而奮鬥的勇士。他說過：「我是背着潮流游泳……」

他回家的時候，有點倦意，但是率真的。他的妻長還和往日一樣抱着暖水袋躺着。劉省沒有在家裏：正在作動身前的狂樂。底沙得希望對一人敘述一下自己的勝利，他走過去到了底妮絲那裏。

他向女兒滔滔不斷的敘說他在台上演說的情形，時時作姿勢，帶表情，有時又捏腔弄小調，好像表示印在括弧裏的字句……這邊喝采了……

將他聚精會神談說着，竟未再注視面前的女兒，而她受了打擊似的坐在一旁，近來她益

部的時間都在思索她父親的生活。本來在冬天的時候她還不大明白政治上的情形，但是她感到她父親的工作是枯燥的，但是可敬的。現在她開始參加集會，讀報紙，當她父親在吃午飯時談出的言論，使她有點苦悶。一天一天的在她跟前露出一個準備任何炸彈的，不清潔的政客。

巴黎街頭的狂熱病也傳給了底妮絲。由報端上她得知「士恩」工廠罷工的首領為米沙。她會相信他，所以她對這罷同盟罷工感到是為公理而感。等到知道殺死那個作罷工人之後，她回憶起米沙的一句話：「只有血可以把言論與行動聯繫在一起。」她自己問自己道：她應當怎麼辦呢？她天生有羞怯性，怕出面，怕大聲出言。她很想用某一種動作把這一切過去完全抹去。現在她想得向米沙請教去了。但是米沙因其他工作繁忙着，而現在她的父親却到她面前來誇耀自己的出席演說，並且再三的說所有的薪金全是在「強占者」方面的。她忽然阻止她父親道：

——

底沙奇異的看著他的女兒：她是怎麼回事呢？……底妮絲站着，又高，又瘦；她的美麗現在看起來有點乾燥；她怒目睜視着底沙。

——你怎麼啦？

——我不能再聽這個下去！我不願意惹你生氣，只是我總覺得這個是不適當。也許，連我亦如此……大約，得改變生活。我不知道……但這是多苦悶人啊！……

她由房子裏跑出去了。底沙氣得發抖，走向他的妻氏：

——你的女兒同你一樣，如此宗教的狂妄主義……天堂，……地獄……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保爾，爲什麼你來譏笑我？

——我不是笑。你們全瘋了。我是一個自由主義人我愛好冥府。

——他到巴列梯那裏去了。在那裏他悶悶的喝着白蘭地。巴列梯枉用心意的想解頤與他：

——親吻我吧，小鳥？



巴黎的日落

二五

他沒有轉身，扭轉着道：

——全部走向鬼途，確實全部。

染諾的母親各列芝絲、鳩婉兒是個好發生口角的人，但性情是一個善良的婦人，略脾有風溼症，頭髮斑白近於發了黃色，一雙靈活的眼睛，看出她過去是個美人兒。她在各個家庭裏作零工，爲獨身男子整理房子，洗地板，有時候洗刷，有時候作縫補工作，如此在謀求着她的生活。在以前還要苦些：她的丈夫在到停戰不久的時候，被打死了，遺留下兩個幼小孩子在她的懷抱中。住在七層樓上的狹窄房間裏，聽到許許多多可泣的悲酸史，冰冷的地板，走烟的爐子，爛穴的牀舖，還是她祖母遺給她的。不是沒有了錢買一小桶炭孩子們被凍僵了，就是染諾的褲子穿破了，又是要給昂妮蒂買算學本。但她總是把孩子們帶養成人了。昂妮蒂長成後嫁給一個標工跟着到了里昂去住。而染諾進入「士恩」工廠作工。這一切是多麼幸福起來！就在這一天各列芝絲還購了十瓶上等美酒。有多少個與染諾年齡相似的少年人在巴黎的郊外大長街道上走來走去，從這一個工廠跑到另一個工廠，都想着

也許，會雇庸他們吧……但是所有的大門上寫着：「這裏不雇人。這就是做學徒也都拒絕收的。隣人們都嘆息，對一個將成年的青年莫不感到是重累，所以當各列芝絲看到萊諾第一次掙錢回家的時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對的。」

她自傲自己的生龍活虎一般的兒子，但一邊又在爲他擔心：頑皮的，對任何人都要搗蛋取笑，第一個與人毆打，他總是第一名上前。像這樣的人難道說不易喪命？……她對他提說這個不止一次！本來嗎，她看他還如一箇小娃子一樣，要定因爲他淘氣，打他幾下，也並不是大罪惡呀。等到萊諾開始參加開會活動的時候，她愕然了：她心中忐忑的感到緊要有危險事，她向他說：「算了吧，這種種洞嚇他，而他做個玩皮樣子離開。這個春天的五月一日他拿着紅色旗在她身邊走過。各列芝絲不進教堂的，她認爲，如果有上帝的話，她也沒有路到上帝那裏去，不過，當她看到兒子拿着紅旗，她不禁也畫十字架祈禱了：像這種孩子要失掉的……」

不久就鬧了罷工風潮，況且又是那樣的罷工！……在從前罷工，只靜靜的坐在家裏，

等待。而這些人豈想天開地要留守在工廠裏，這樣他們會被捕去的。各列芝絲說染諾不寄差並加以勸說叫他回家去，這話他連聽都不願意聽。每天晚上各列芝絲給兒子送雞蛋、吉絲、灌腸等，她並不懇求他自己對於金錢的艱難——本來她並不是爲自己而有所恐懼。

於今恐怖的消息來了……自那一分鐘起她好像麻木了。隣人、族人以及染諾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聽到她說過一句話。在送葬的時候她走在前邊，無聲的啜泣着。在她後邊是染諾的姑母和孩子們，隣人，再後邊是米沙爲首的「土恩」工人代表。

大家議決是工人不達到勝利不讓出工廠，所以送葬的情形很簡單。他們把染諾葬在郊外一塊墳地上，週圍滿都是叢塚豎着鉄十字架和珠形的花圈。是一個惱人意的烈日的夏季早上，到處木犀草香和鳥兒亂鳴。而演說是沒有的，染諾的朋友們默默的一個個向各列芝絲握了一握手；只有米沙拿着那個放在花圈上的紅綢條表示着這幕悲劇。

當代表們由葬地回來後，織工西耳文憤憤的叫道：

——這些在發議論，而被殺的是別人呢！……

警察沒有欺騙維亞爾，「士恩」工廠裏的情形是漸漸入困難境界。兩個星期的罷工銷磨了許多人的意志。妻氏們現在不是交送口糧了，而是訴苦：錢用完了，而店老闆不再賒給啦。當染諾被謀殺後的幾個鐘頭之內全體非常憤激：全都想去對殺人犯加以報復，米沙勉強把大家勸住。而到晚上全體又都陷入氣餒心情中間：因為家裏人是忍受着飢餓；有些人在計算——已經能不了多少日子；有些人說：「這些都是無聊舉動！」；有些，有些人，與經理方面有關係的，又傳播各種謠言，肯定的說：工廠會關閉到正月——沒有定貨的——還傳說：警察已下了最後通牒——肅清工廠，不然就用毒氣。

所有那些不滿意的人均在成羣結隊的聚集於西耳文迴圍，至於西耳文他是個熱心而頭腦不清楚的人物。在最初罷工時候他曾主張退出工廠，同時選出委員會來代行管理方面的職權。當大家誹笑他的時候，他悲恨道：「如果這樣事情一定會失敗！得薩爾很容易靜候，却不是我們……」。當他妻氏對他訴說，她沒有一個法郎去買牛奶的時候，他不耐的怒叫道：「必須要結束這個愚鈍的同盟罷工！」他說話時候帶着歇斯里的亞性，他的嗓子

常常帶着淚聲。一天一天的大家都願意聽他的論調。他提議用不記名投票決定，他認定了，一萬八千工人中有一萬人是願意停止再罷工下去。米沙提出異議道：「這是有關人格的事，應該記名投票，他老早就沒有敢相信同志們的堅持力。成了一種現象，就是失敗。」

關於工廠裏的一切情形當然有人向得薩爾報告的很清楚，他於是想去破壞這個罷工的活動。他二次把畢爾找了來。

——您好阿，貴重的熱心家！幽閉對您是有利益的：您看來很精神。我想請您把我的意思轉答給罷工同盟會。別人告訴您也在這個會裏頭。我可以接受幾個條件，關於工人的報酬和工作的時間。但我絕對拒絕團體的契約和假期付工資。這個是太希奇的事件。您還相信維亞爾嗎？是的，也許他能創造出一下奇蹟……。至於我，如果罷工不停止，我準備關閉工廠。

——我不大相信，您的意見會被採納。

畢爾平時總是急躁，熱情的，此時態度却冷冷的。得薩爾感到不大痛快。

——爲什麼生氣呢？我——資本家，這就說明了一切。工人在自己方面也是對的。而您？

……非驢非馬，但您却要負重千里，這真是幻想！……團體契約又干您甚事？您就是費許多力氣，好像要把頸項折斷，人還是照樣是人啊。

——我相信他們。

——不是的。可能是您愛他們。而您是不會相信他們的。您要領導人民走進真正的殘酷的專制政治。這些是多麼愁人呀！……

畢爾走後，得薩爾望着窗外，望着清亮蔚藍的天空，望着紅色的旗子，望着一個跳躍的、在負責守衛靠近經理室作哨崗的青年，於是得薩爾對畢爾起了羨慕之意：他雖是愚笨，但是幸福的，他有一定的信仰，但再要進一步還看一看信不信還不是完全一樣？……得薩爾却是一個舉目無親的孤獨者，是那樣的可怕，當早晨一覺醒來又開始了，紛亂的，空洞的，空洞的像荒野一般的，又一天。

畢爾把得薩爾的意思轉答給米沙。這個立刻回答道。

——一直到早晨什麼話都不要說。明天招集大家來投票決定。

畢爾自己也在想，應當處處小心謹慎，告給每個人，事情是到了什麼情形。最主要是使西耳文不要知道了這個條件……。他們對這個討論了很久，忽然米沙擁抱起畢爾，這個舉動就代替了我不出來描寫的辭句，而畢爾明白了這種有意義的舉動，他非常的激動着，自己也不能再說出一句話。

米沙在以前對畢爾是不大相信，因為他性情柔和，稱他在盛怒的時候仍然是一塊奶油。甜點心，他不能原諒他，那樣信仰着社會主義者們，其中之一的就是維亞爾。而自從罷工之後米沙認識了畢爾並且對他很友愛起來。他是「士恩」工廠的工程師中最好的一個，他能與工人站在一起，表現出他的大公無私和勇敢。但是畢爾在日常生活之中常能誘致他人。他是一個空想家，從沒有一分鐘想過某一種計劃是不能實行的。等到米沙對他說這個「行不通」後，他也不再辯，也不氣惱，馬上就開始想着另一種計劃。樂天的南方人，就是在最困難的幾分鐘裏，還可以引起大家的開顏，講說馬賽的奇聞故事，跳躍着惡作劇，米沙快慰的想着：真是個孩子，雖然畢爾比他還長兩歲。



有時候他們發生爭執。畢爾也許是因為自己所受的教育，也許是因為自己的和藹的，草率的個性，總是堅持着上一世紀的意見。他對人類很可能像培養花草一般——拿着噴水壺在手裏……他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說服的，老年的維亞爾有他的教授聲調，在他看來是智慧的。而米沙為這個總是嘲笑他，畢爾只有隱痛的報之以一笑，就像一個孩子，被人要搶去他的心愛的玩具一樣。

現在米沙說道：

——你在會場上可以將與得薩爾談話的結果明白闡述。你有這樣天才的，例如：我現在感覺到得薩爾也是不甚好過。

——好吧，你知道嗎？米沙，最可笑的？在一般說來得薩爾也是不好受。成千成萬的金錢，但生活却並不佳。有一次他曾與我閑散步，聊了很久時間的天兒……結果才知道他也是走馬燈上隨人轉動。

——不過你的論調正如知識階級者之所論，我這是知道的。如果我們被擊敗，你是不會改

變的，也會同赴刑場。而如果我們勝利？……那我也不敢担保你。你有一斤重的信心，十斤的慈悲心。這裏有一個女孩子，女大學生。我有時候感到，她的慈弱要高過她的力量。鬼知道怎麼回事！……但是她自己是堅強的。還怎麼樣呢！……

他幻想着超顏的微笑。畢爾在快樂着：那麼米沙也能明白這個！……而米沙已經在工廠裏跑着：又是說，又是勸。

西耳文已經知道了關於得薩爾的條件：這是站在管理方面人們活動的結果。西耳文也不肯把時機錯過。「妥協」這個字在院落裏，分廠裏各處流行着，使人心激動，本來人們已是因長期無所事而憤懣了，更有家庭的牽念，再又是被左右的議論而惶恐着，只要簽了妥協字，這種非人類的狗生活馬上就結束了。而西耳文私語道：「這些人還隱瞞着不肯說對他們有什麼關係？鬥政治！……而我們的人呢，都要餓死了。……」

到晚上事情更嚴重起來。畢爾試探着解說得薩爾的狡猾計劃，但是西耳文的夥人向他威逼道：「工程師！……你在儲蓄會裏存着多少錢？……」據說晚上十點鐘要開會，是兩

之實行的。要公開表決妥協問題。畢爾氣餒了，認為，一切都將要失敗；同時氣餒了的畢爾一人。米沙故作鎮定的作些談話的舉動，但他這種行動也是費了很大的強制力。他自己對自己說道要是能解救除非發現奇蹟。但必須來一個決定：現在所有同志的命運，也可能是全巴黎罷工的命運，都靠他一個人了。

當傍晚的時候，他告訴列克列道：

——聽着，我出去一個鐘頭。任何人不要告訴——人們會說是：跑了。

——到那裏去？委員會嗎？

米沙沒有回答。

各列芝絲依着滿是灰塵的窗子坐着，一動沒有動，好像一叢僵直的木頭。房子裏走進米沙；他小心的執起各列芝絲的發紅色，腫漲的手。他想要說什麼，但是不能。他來找這個老婦人是爲了求助，而現在完全被她的悲痛籠罩着，好像一片熱騰騰的雲霧。他忠去了。一切所預備下的辭句。關於罷工，西耳文，妥協等問題他全忘在九霄雲外；在他面前只有

一個同志的母親。他開始談起染諾的一切：在他死前幾分鐘的玩皮，關於他的快樂，勇敢。他敘述的如此熱烈和不連貫；他從來還沒有這樣悲痛的說過話。

天氣朦朧。各列芝絲沒有開燈；就在這個黑房間裏染諾生存的——在這裏長成，在地板上玩立方木塊，預備功課，和他母親敘述關於同志們，關於示威運動，以及和警察的衝突。各列芝絲感到是如此短促，而撥擻的人生佔滿了一切；並且這樣的人生還在繼續着——在那一邊，工廠裏……她異常感覺着這個陌生人與染諾有密切的關係，於是她因畏懼而聯想到這個人也會被殺的，他們都是些無可救藥的人物。……

米沙忽然沉默下來：他回憶起——工廠，列各列，畢爾……他立起身：

——請幫忙！……

當時各列芝絲，毫不猶疑的就同他走了。

所有工人都聚集在工廠的場上，同第一天罷工情形一樣：西耳文利用米沙不在場。就明白宣布似乎工廠經理方面已然同意了工人的要求，但是委員會把這個秘密起來了。當米沙走

進人羣中，正在進行表決。大多數在叫喚要妥協，很難辨別出是究竟多少，大眾的手忽起，忽落，其中有不少還沒有弄清楚，他們在表決什麼，吶喊着，交罵着；興奮和慌張控制着每個人的心。

米沙躍登在載重汽車上大聲疾呼道：

——同志們，請等一等！……

西耳文打岔道：

——够啦！已經表決了一切！……

米沙沒有屈服：

——全能說，表決。而只有一位在沉默：染諾。你們怎麼樣，全忘了他？染諾在這裏。和我們在一齊。代表染諾說話的是他的母親。

頓時鴉雀無聲，失丟了染諾的事實是那樣清清楚楚的存在，他的母親的悲痛又懸對在大穴的面前。就在這個時候在載重汽車上，上來一位老婦人，帶着哭紅了的眼睛和蓬頭的白髮。

她默默的舉起拳頭；當時染諾和同志們在五月開會的時候，也是這個舉動。……各列芝絲想說點什麼，但結果一句也沒有說出來，只是嘴唇顫動着。而只用拳頭在大衆的上面擺動；大家也都不自覺同時向舉起拳頭。等到米沙向大家問道：「那一位願意妥協的，請放下他的手」的時候，沒有一位再肯放下拳頭。就是西耳文也贊成再罷工下去；各列芝絲兩隻眼睛直望着他。

隨後各列芝絲開口道：

——我現在留守在這裏，代替染諾在……。

她慈愛的看了看米沙後又說道：

——你不要去大門外——會被人家殺死……。

這是罷工後的第十五天。在這個夜晚裏，畢爾興致的像個小孩子，圍繞米沙左右，大家一直不停的叫道：「全贏了，全贏了！……」

三天後得薩爾與維亞爾通電話談話：

——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我們有緊急定貨。此後——誰要勝利，要看誰會退讓。但這話我不是對誰講的：您，我的朋友，最會退讓，好像拿破崙。

稍帶粗鹵性的玩笑，得薩爾想把自己鬆懈一下。屈服使他懊惱：自尊心受了侮辱。現在畢爾一定在得意笑，……不過每天不要失去五十萬！政治——玩把戲，就像市場上的投機。今天工人可以到自由療養地。明天他們，不客氣，就可以拘入集中營裏去。著名的鐘擺開始紊亂了步驟，牠轉變的太強烈了些。得薩爾心感也正是這樣：他感到不舒服，醫生禁止他喝酒，抽烟，吃咖啡；但是他沒有聽醫生的話：心臟需要燃料；如果不是愛情，那就是代用品……。

在第十九天晚上七點鐘，妥協契約簽過字；照工人第一次提出的條件，沒有什麼改動。全體工人都明白了這是——勝利。

「士恩」工廠開了感，其他工廠也繼之而起，「士恩」的勝利，也就是全體的勝利；一日之內由各處傳來了其他企業家的屈服消息。繞利奧用詩歌調寫道：「和約簽過字了。」

現在的，法蘭西人，要着手工作，必須醫治傷痕！……」

在晚上八點鐘「士恩」工廠的工人組織成縱隊隨着樂隊和旗子，向三個星期的自動幽禁的地點——工廠的房子告了別。在前邊走的是各列芝絲同米沙。成萬的人歡迎着這些勝利者；這裏有罷工工人的家屬，區內的居民，也有各個盟會的代表。正過着夏天的黃昏時候，在明亮的天空上還是發出第一批星光，蔚藍色的火光好像是不清楚的在落日的金光中間。慶祝的人羣充滿了街市，露天的咖啡，工人被勤勤的問候着，一朵朵的花送給他們請他們喝啤酒。

米沙扶着各列芝絲，最近幾天的事件使她十分疲倦，她的腿幾乎支持不住，她和米沙已經熟習了不用慈母的眼睛注視着他。但現在他們就要別離……他將去作自己的事業，同染諾一樣，走進集會，吶喊，當他還沒有被殺死的時候。而她重回到她那空洞的房間，冰冷的地板和龐大的一架床。

各列芝絲忽然說道：



——爲什麼不娶妻呢？總會好一點，不然——這樣孤獨的奔波……被殺死後，連個哭的人兒都沒有。不好罷！……

米沙靦顏的微笑著。樹木黑裏透白，入畫一般。藍的烟霧蓋在賽納河上。米沙感到各處都憧憬着一個親切的面孔：這是底艱絲在微笑的歡迎着他，悄悄的緊握着手……

昂特里把畫架移轉向牆之後，走出房外，自己勸自己道：畫室中氣悶的喘不過氣來。在最近這些日子裏，工作進行的一直不熨帖。昂特里不隱藏的曾告訴過他的同學們，自己對政治一點也不能瞭解。但這還是四個月之前的事情，到現在許多都改變了；政治這東西不問長短，就邁進在他的畫室裏。他現在是一清早就抓着報紙在手裏，到大街上聽人們的議論，而所議論的全是關於罷工的問題，黨派的鬥爭，以及戰爭的問題。控制了全城的這些活動，使昂特里在這中間得了新的情緒；他和民衆太接近，太有機體化，絕不能對連帶關係毫無感覺漠視熱烈之希望。是的，這一切是如此了！但是那個靜物畫將對他怎麼好呢？

昂特里曾經讀過蘇聯一篤論春季種植小麥的文章。本來他愛好一切與地上有關的生

活。這篇論文所以使他是感興趣的正是因為他是一個愛好農家風味的人。後來，他走在街頭上，一邊想着他讀過的東西，於是他心中有了決定：作繪畫的事業殊為不佳，……有些樹木，它們開花最早也是八九十年。園丁種下種子時候，已經知道，只有他的兒子或者孫子才能看見它的果實。而這裏一年生的植物在幾天的生活裏就會改變了一箇地方的整個兒面孔。……顯然，一切都是看時代的。畫家是需要安靜；他是無變動的生活着；他所表現着的是成熟的世界，富有各種形態的，以各種色彩來形成的。在舊者消逝和新者產生的時代，他是沒有事情作的。劉省在文化室裏講演說，革命家若不知風味，便是毫無意義了。荒謬絕倫！有的時候，「知道好風味的」會成為摧殘人民的罪惡，那種「碧血」，是在第九十三年殺的那些人頭。歷史的名譽多為時代，而少為個人。一個時代是羅畢斯皮兒的，另一個時代——德拉克阿，並且羅畢斯皮兒對德維德的畫不負責任，而德拉克阿對流多維克——費利泊之不節約者行為並過失。劉省要恢復歷史上的事件，就像戲子裏的佈景，而他不是個演出者，他只是個跑龍套。怎麼樣呢，還有時間——總得完結了這個靜物畫吧。拿

起畫筆開始……昂特里督促自己在工作，但是過了一個鐘頭他又把畫筆擲下：還是畫不成！……

晚上到了他所渴望的那個時間，他坐在無線電收音器旁邊。熱妮梯一直繼續在「波斯梯巴黎人」圈子裏工作，她用深刻，激動的聲音說着粗俗字眼的廣告，使昂特里覺得是一種痛苦，正像他自己的心思一樣。他想起拉弗喬克的詩，巴斯吉那的水彩畫：這是多麼幼稚和不健全的滑稽！

他常向自己追問：熱妮梯與我何干？「愛情」，這個字並沒有到他腦子裏去過。他想想也許是對她知道的還少，在他們中間沒有一點相似處，一切都是——奇想。他生來是恆久不變的性質；對人起傾倒的情感發展的很慢，如同植物生根以後尚須忍耐培養。在最近那天與劉省相遇之後，他整天都不安定的來往行動，好像沉溺在水裏；自己這種迷亂的認識使他感到羞愧。劉省有權利這樣回答他：「關你甚事？」昂特里對自己說必須得拋去這個妄想，但是到了晚上不自覺的又跑到收音機旁邊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工作呢？而那些隣近街市的林中插滿了罷工的石匠們的紅色旗子。熱妮梯有時贊揚着嬌柔，有時又贊揚藥品。這正是七月的悶熱的天氣。夜裏的暴風雨沒有把空氣弄爽快。昂特里已是精疲力盡了。

在七月初時巴黎的富人區域裏富人已絕跡了。過去是很多要延期到月底才動身去海濱和河畔過暑假，因為怕車多在路上有阻礙或者火車的擁擠。但是這次的事件使富人們匆忙定了期限。旅行的更遠了些，到南方，他們相信法蘭西的中部將充滿罷工工人，強得到價目照付工資要求。在沙灘上同伙夫和石匠攪在一齊的那種情景，使可尊貴的商人們感到不是玩笑式的驚慌。報上載着癡癡地被「污穢」了。有幸福的人是到瑞士或者意大利。任何人也不願意再留在巴黎；怕的是已經決定的那個七月十四日的大示威運動。這個日子在某一時期原是大家都要慶祝的紀念日；而現在這種民族紀念日在富人們看來成了人民陣線的節日了，並且還有那些不列基爾的黨派守在都城裏，迅速的把國旗從房子上取下，爲的不要贊助了大家的紀念日。

莊農民的住家區裏大錢都很安適。假期的付工資，是使得薩爾非常煩惱的事情，於今很快的放寬了，而且使人們都長篇大論的談論着，什麼地方為風景之地，那一條小河裏魚是大的。得薩爾在工人的咖啡店裏勸着說：「這個國家真奇怪！全在等待革命，而却轉變為大規模的捕魚工作了。」過了莊農的六月天，七月却彷彿是恬靜的鄉間風味了。雖然共產黨在談論着主人們的逆襲，不列其爾的陰謀。但是他們的言論被火們很快活的把他遺忘了。因為有了旅行指南，而對着新的腳踏車或者惟一的買來之游泳衣等。大多數付工資的假期是在八月裏，而巴黎的工人却在準備着在家裏過這個七月十四日的紀念日。關於這個節日有的人認為這原極其的其字，有的人認為這是示威運動的日子，第三種人則認為是禁止跳舞的日子。

這日是七月十三日的黃昏時候，薩爾會已是發展到最高峯。大約，全巴黎沒有一隊音樂隊是空閒的了。各處都是圍繞着歌班，吹打，笛鳴，吹奏。每一個空場都設一個高台等樂隊，喇叭手鐵青的面孔，額上青筋暴露，貪婪的喝着啤酒。首花交織的長索和懸着華麗

的紙燈籠橫掛在街頭上。咖啡店把所有桌子全擺出，除去平常用的小桌子外，能找到的桌子：午餐席？廚房用的，打牌用的。天氣是那樣炎熱，人們衣冠不整的好像在野外。男人們在發狂的舞躍着，脫去上身外衣和光閃着背帶上的環鉤。在母親懷抱裏的小娃娃，有的吱吱在叫，有的在打盹。玩把戲人在作吞火焰和從帽子裏取出小雞的把戲。流動小販在賣糖菓、賣花和紙扇子。到處都屯扎有棚子：內中有卦攤、有賭盤、有射擊等遊戲。年輕的人都奮勇的搶奪那些掛的圓球，有時跳在水裏把水迸出，有時很快的滾回泥製的筒子裏。在咯吱咯吱旋轉的木馬上邊有傳統的那種馬匹，還有新式的模型機。

巴黎之具有鄉鎮的風格，是很顯然的表現了出來，它像是幾百個小城市合起來一般，每一個小城市有它的主要街道，有它自己的電影院子，有它的主角，有它的無稽傳說。市中心區在平常日子熙熙攘攘的來往着過路人，也就是說彼此全不相識的，而在工人區裏，過路人是沒有的：那裏是人人相識，並且歡舞會也是家庭式的。

昂特里整一晚上都在城市中遊逛。他愛好民衆紀念日，因為有那種人盡的情況，天真

無忌的喜悅；他愛好棚子下的甜香製的豬點心，可以用糖在上面寫愛人的名子；他還愛好手風琴和筒琴有那種震耳欲聾的傳統音調。但是現在他領略到落單和孤寡的滋味，尤其當他走進巴斯基利空場時候，在有一時期中那裏就是這個盛大會的晚上，人們會圍繞着血泊舞蹈，幾千對男女在那裏轉動，遠遠的看來像像海水起浪。昂特里回到賽納河畔，而後又進自己所喜歡的崗得利斯幹普空場裏，那裏有神祕的招牌和黑綠色的栗子樹，附近的貧窮人也喜悅開心。這已是深夜裏，他坐下喝着溫暖的啤酒，當他突然望到熱呢梯的時候；她與其他的演員走在一齊。他如此的驚喜着不能禁的喊了出來。跟着他在他一邊椅子上不安的把從來說自己是妄想的一回事放下，他走近了她：

——願意跳舞嗎？

她帶着驚異的目光望着他，他們開始沉默着迴旋起來。他們倆都過分的狂喜着這種奇遇，顴眉蹙額有點慾呆了。而熱情是非常純潔的，昂特里好像並沒有感覺到自已的手已觸及熱呢梯的體暖 and 聽到她的氣息。揚子非常擁擠；他們常碰着其他的舞對；但是他們似乎



在何很遠一個什麼地方奔跑：也許是田野，也許是荒漠地方去。

隨後昂特里請她一齊在城裏走走。熱妮梯回答道：

——我同行有些朋友……也好，我去告訴他們請他們等着我。

他們現在走進一條窄小不明亮的巷子，他倆手挽着手；就像小孩子們在黑暗地方走路一般。熱妮梯敘述着她在「士恩」工廠的那天晚上情形：

——我明白的不多，我本來連報紙也不看……但這確是真正的……他們聽的時候是那樣的注意，他們是那樣的感動了我，當我後來走回家的時候還是喊叫着。而始終不曉得爲什麼。也許，那是因爲太好……

——我這一星期來老是到處走走聽聽看看。我並不知道將來得的是什麼結果，但總是好極了！他們所表現的是簡單而又深刻。我感覺出來根本……。而我們和您是慣於另一方面。另一種人物，趣味也許很多，但他們是輕浮的，可以吹散。在田野間也有那種植物，從地上被採摘後，不知道飄流到什麼地方去。一切隨意浮沉，偶然的……

熱妮梯稍停下一會又愁悶的說道

——昂特里，這是——我們呀。

他們走出來到了光亮的意大利廣場，鬧哄哄的，音樂、射擊、歡笑。熱妮梯說道：

——懦弱使我希奇……。

——甚麼？

——一切的。我不是一個姑娘了，好像可以習慣，但不是……。

昂特里太被感動：她這個話正是代他說的！

——爲什麼我們想的是這樣呢？

——應當是……由於藝術……當我去工廠裏後，我感到這個……他們可以犯我們認爲是他們自己的……珍愛不嬌寵……但是到了時候……依然我們又成了孤獨向隅。我不能解釋這個……您注意過沒有？人們說「藝術」字那個聲調……有時候像是開始讀聖經，而常常又像癩病的……名稱鼠疫或者亞細亞的虎烈拉。大約快要想出像種痘的那種方法了。昂特里，您喜歡騎

木馬轉嗎？

許多無名的獸，綠的，枯黃的，龍，獨角獸，牛鬼蛇神上下的飛馳着。鋼琴響亮的叫着：「你永遠不能知道的……」。他們選擇了藍色象。暑熱的悶氣突然改爲銳利的風。

他們轉下去，互相擁抱着，沉默着。在這幾分鐘中間怕再說一個字，並且連瞬一下，搖一下手都怕！好像，幸福就會撒出和漏出。

熱棍梯首先回醒了。開始使她驚擾起來：如果不馬上走開，將會痛苦！這不是幾分鐘的迷戀，這是一種沉重的，墮落的情景。他們是不能住在一齊的；他們是失敗在一種病上；他們是一類的……他曾說過什麼？是的，植物，飄流在田野間……和他在一齊？不可以的，這等於亂倫！

——昂特里，我到了時間。他們在等候我。

在場子的一個黑暗角落裏，栗子樹底下，在牠的簇葉中間閃滅着一隻好像迷了途的小燈籠，她溫柔的若即若離的吻他，不像是對人親吻，像是吻一件珍貴禮物。他胆怯的向她

擁抱。她避開說道：

——不要……。

他沒有問：爲什麼？他們沉默着走回崗得利斯幹普廣場，始終沒有一句話的分別了。

演員們向熱妮梯嘲笑着：「祕密的傾心者……她沒有答腔。她受着渴的痛苦，她舉起酸的酒如飲水一般灌下去。因爲酒的力量開始更熱起來，兩鬢間撲撲的亂跳。但是筒子琴一直在如怨如訴的申說着不美滿的愛情，熱妮梯撩亂的思想着：這樣，大概象是解釋愛情的，藍色的象……她作了什麼事呀？她就是想要說話——多多的，大聲的。快快的說。

——到了多可笑的田地！……她的一生都被鎮壓在地裏頭，在地道裏。不是，要深些——在礦窟裏。還要更深些——在地獄裏。以後人們把她弄出來，並且說道：「跑吧，笑吧，呼吸吧！」而她回答道：「不」。爲什麼？因爲她不能跑？不能笑，不能呼吸？不？不？

——你在說些什麼？又是誰回答呢？

——教科書裏的女神。一個熟識的人。不要怕，馬烈沙耳，不是你，不是劇員們。啤酒釀

造者，或者是我。難道誰都不是白樣嗎？

你給完全吃醉了。

他也不知道，而我只是想要說話。但說也不行。告訴我馬烈沙其，你什麼時候想過關於幸福的東西嗎？

——沒有。關於幸福誰也不去想它。

「——看，這是不對吧！我十直都在想它。我看著他們想它，你看見吧！他們怎樣保衛自己的幸福？在玻璃罩底下，像奶油乾酪。或者在用粗毛巾臥被覆蓋着。跳舞，又舞。今天他們還可以跳舞的。記得那句詩嗎？「里斯本滅亡了，而巴黎裏仍然在跳舞。」於是那個時候地球震動了。怎麼樣？這裏可能重又震動起來，或者新發出一座火山，又或者傳來瘟疫，或者從天上掉下炸彈。我不知道為什麼。但這是多麼脆弱的幸福？小心點，馬烈沙其，不奇呼吸！……」

她說着，而淚珠從眼裏滾出。天曉了，人們回轉到家。不知什麼人在近旁重複述着：

——不要傷心，小咪貓，明天又會跳舞的……

人們的面孔現在在白晝光下全像幽靈一般。而在那些空場子上零落着踐踏的花朵，桔子皮，烟頭，瓶塞子和爆竹炮。

在昂特里回到自己的畫室時候，紅日已高升普照着海洋般的屋頂；一切溫暖的，震動着的。昂特里靠窗子坐下，煩悶對他漸漸展開了。他憶起了一切：遠遠的在那黑狂的夜晚還在熾燃，在棉布的葉子和紙燈籠中間……。像這樣的太陽……但是轉木馬奔馳的太快。是的，就是一切也是同樣奔馳過去——不明瞭，看不清。暴風雨和樹木生在不同的日曆裏……

昂特里又憶起西讓的話，他對這個是常常加以思索的：「對大自然要有長久的觀察。那個時候所注視之物，才能由光的勢力中及其他偶然的一切，解放出來，於是由思考中才能產出了解」。他以前寧靜無知原是很好啊！就是時代也已不同了。而熱妮梯說過那「不要」。什麼「不要」呢？願意？希望？明白？

日頭更升高了。沉睡的城，疲倦的像死亡了一般，在這燦爛的光輝之下；一切色彩被

光芒吞沒，好像盲了目似的，昂特里注視着他所不能明白的宇宙。他坐着睡去，失了知覺。七月裏黃金般的日光正晒着他。

皮幹爾將軍騎在黑褐色的馬上看起來是雄糾糾的；在摩洛人士兵中是個老畫家的一幅生動油畫。

每年七月十四日要舉行閱兵典禮。皮幹爾照例是轟動了那些偶然被阻在城裏的布爾喬雅們，崇拜制服的時髦人及兒童們。但是這一年的閱兵典禮聚集來却是另一批人物。葉里西波連斯吉路的常顧客們都已遠遠而去；往海濱去或者就往有礦泉的地方去；而郊外的居民侵入到這時髦區域裏來了。到處可以看到戴舌帽的工人。只有幾條街上的角落裏站着些着呢便帽帶着溫雅和傲慢態度的青年；這全是不列基爾的門徒。他們喊的口號：「陸軍萬歲！」工人回喊道：「共和陸軍萬歲！」雖然共和政治已經是七十多年了，顯然這種口號有挑釁的口吻；於是事件之演變常發生戰鬥。



所有最近時期的報紙上所記載的，全是關於危險的戰爭，關於在濱河的和阿耳漢的不良騷動。人民帶着希望的眼光看着戴盔的兵士們，砲兵團和濺潑的飛行士。軍樂隊不沉靜的在時時響着；拉達林式的或者沙姆不爾式的行軍曲。人們在便道上自然的亦按着步法走起來了，身子全挺得筆直；面孔上血氣充足起來。人們對軍隊頗表示好感；兵士們是高低不等的身量，矮子與巨漢並列在一齊——不够體格，用行軍的步法前進，觀衆對着軍隊看到了他們的自己人。

戴無頂帽子的青年們向皮幹爾致着敬意。他們呼聲在人羣中是照樣重複着；將軍偉大的過去，兩次在戰場上受傷，看來仍是銳氣勃勃。而皮幹爾輕蔑的冷笑着。這一次他的面容完全露出他的心意：對閱兵典禮致敬意的這些不尋常的民衆，使皮幹爾心裏感到厭惡，他是多麼得意，要是能推動自己的摩洛哥人向這些人進攻！他直直的對着自己向前望着，不要看到那帶侮辱性的場合；並且看到凱旋門在眼前，這個紀念過去光榮的築物，使他們感到和這個城市，被佔據的城市有點不相襯合，到處懸掛着紅色的旗子，他處的是一個地

位，戰將在這城市裏，却要服從新進者和馬索命令。

在離凱旋門不遠地方站着工人羣衆。當皮幹爾行至平行正對着他們的時候，米沙噴出狂大的聲音：「萬歲！……」就在這個時候不列基爾的青年衝向工人隊裏。警察吹了口笛。皮幹爾的馬豎起雙耳，但是皮幹爾一直沒有向人行使道上看一眼，只把嘴唇更閉緊了些，而腦子裏在想着：「惡黨！……」

葉里西斯吉廣場在最近兩年來是被法西斯蒂人世襲了一般的禁地。那裏每日都有賣左派報的報販子，有參加人民陣線嫌疑的工人以及猶太人被毆打見血。時髦的人物們坐在咖啡館的簷前習慣了看這些「黃金般的青年們」的洶氣行爲。

在這一天，葉里西斯吉廣場同樣也被其他區域裏的人佔領了，在靠近凱旋門的地方開始了正面的戰鬥。法西斯蒂準備武器，有彈性的棒棍，鐵指甲，刀子。有一個工人倒在石頭道上臉上滿流了血。米沙準備衝出圈外。突然他覺得一陣尖銳的疼痛，就像在他的背上插上一把刀子。於是他把門上的鎗匙緊握在手裏卽用它來抵抗辱犯者。警察盡力的掩護着

法西斯帶着，他們心中並沒有想到伯留莫和維亞爾的關係；在習慣上他們是照例毆打那些衣服貧陋的和保護着經常到葉里西斯廣場去的那些人。同志們齊力把米沙趕救了出來。一個法西斯帶者正準備把米沙打倒，但是米沙轉過身子，把敵人打倒。

而這時兵士們，走過他們，注視着毆打的情形。

趕散法西斯帶人後，米沙嘆了一口氣：他的星期日西服背上好像是被棒棍打裂了。他像是還沒有感到疼痛，雖然在他背上已有鮮紅的血漬印子，如火燒傷痕一般。米沙被抬到藥店。他到那裏把大家都弄笑了——站在那裏，並且不停的說道：「噯呀，下流的東西！瞧我這是爲去示威游行盛裝起來的！」

皮幹爾於閱兵典禮完成後急急的用過早飯，一個鐘頭後換上普通便服出了城。汽車在每一個小村落須得停止一下：年輕的人們正在跳舞。大眾的歡樂使他發暈；他閉起眼睛，他只求不聽到風琴和沙克索風（一種管樂器）的響聲！

不列基爾在靠近費耳界的一所小房子裏等候他。這是一個幽美的地方；它的環境異常

可愛，却不像個陰謀地點。房子是建在馬倫河的一段險峻的岸頭上；在走廊上可以覽望河流，鳥噪，茂生的蘆葦，草地上有斑色的牛羣，牠們像在打着盹，一邊把嘴巴舒展在鮮青的草上。走廊上滿繞着紫藤蘿和從丹秋羅上散出甜的香味，使人心醉。

不列基爾還是和平時一樣的精瘦和憂鬱的沖氣，他用鐵一般的嗓子敘述着最近幾天的事件：

——底沙組織了一個很大的集團。但是，我想，事情不決定在國會裏。西班牙人今天不能說明天一定登台。如果他們能很快的把人民陣線結束了，那麼秋天我們也可以活動了。

皮幹爾憶起萊里西斯吉廣場的羣衆：

——毒素侵入很深。須得幾十萬去消滅。可是軍隊的情緒很難講。軍官沒有了兵還算什麼，簡直是浪漫……我不知您作什麼打算？

——關於這個說明還早些。軍火由杜塞爾多夫地方弄到了。這個自然只是一點小點心……但是，與您的那位上校所過來的數目比較起來，這個——就不算少。現在，關於另一件

「您能不能得到總動員的計劃？要知道這些愚鈍物等待一切。我不願意，萬一發生戰爭時，我們毫無準備！」

皮幹爾背過臉去。他本來是忠實聽命於不列基爾的，現在第一次起了猶疑：他應當不應當滿足這個要求？皮幹爾是出身於軍人家庭；凡與軍隊有關切的，對他都是神聖的。這裏頭包含着戰的回憶相沿的習俗以及那些偉大的名稱——從耶那和奧斯特里齊到瑪倫河和凡爾登。他本是一個冷靜人物，他忽然興奮好像一個小孩子說道：

——我想，要是戰爭發生後我們會把一切彼此不合的輿論忘去……。

不列基爾通過涼台，而隨後，一邊走到貼近皮幹爾身旁回答道：

——我也這樣想。想來，您不會懷疑我的愛國心吧。我們倆一齊在戰場我們的好朋友都死在那裏了。可是請您相信我，現在沒有民族只有掌握政權的黨派，爲了反對他們我就是與德人合作也可以的。我禱告上帝！求這種情形不要發生！這個不容易說出口更不容易去作，這是必須有耐性的，而幾乎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忍耐的，但是一切都還是照樣……。

他們的勝利並不是法蘭西的勝利，而是革命的勝利。

——那麼軍隊呢？……軍隊將怎麼辦呢？

——軍隊可以復興法國。而如果不能？……那就沒有戲唱。須再過一百年……。

皮幹爾沉默起來。他凝視着遠遠的田野。好像，他是在那裏看什麼；但是除去一片難耐的光芒，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他的心胸被混亂情緒佔滿。他想吼叫起來，把水壺打碎，走去。只是紫藤子散着迷人的香味，和大野燕子在哄哄的飛動。隨着皮幹爾想起在萊里西斯吉廣場的羣衆，惡黨人！……不對的，這不是法蘭西！那麼不列基爾對了。希特勒還比較好……最後，皮幹爾開口了。他自己也覺得聲音不像他自己的，生硬的，死氣沉沉的：

——如果您看的是對，您也是給自己抓着可怕的十字架。要是您錯了……。不，我不願意想這個！我習慣於服從的。我現在一切賦與：不只是生命——名譽。……。

不列基爾約請皮幹爾一同進城；他拒絕了；他想一個人消靜一會。在汽車裏他重新把

眼睛閉起來，沉淪在不安的半睡態裏。鋼琴同以前一樣仍然是惹人厭的響着。在巴黎的近郊汽車都被阻止着：示威游行隊從巴斯基利場回來。工人們看到咖啡館簷下坐着幾位兵士，快樂的喊道：「共和軍萬歲」！皮幹爾張開了一下眼睛，皺眉向司機說道：

——從別的路開走吧。就你所知道的，只要快一點就行！我沒有時間。……

示威運動整整的遊行了一天；參加的有一百多萬巴黎人。列隊的行進沒有頭和尾。長蛇陣一般的過着：經過巴斯基利場，共和黨場，國民場，沿着彎曲，狹窄的街巷，到寬大的馬路，每當觀衆要說就要「完」的時候，新的縱隊就又接了上來。

和竊的勝利者爲使這次示威遊行有了他的特殊性質，去年這一天的縱隊雖也是走的這些地點，但是所準備的是戰事。現在的縱隊使人憶起了狂歡節。很少有人再想到將來的作戰事情。有武力的感覺使大家安了心：「過去了八十萬！一百萬！一百五十萬！……」半個城市竟沒有警察；原因是把他們調開了，以避免衝突；工人來維持着秩序；而並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互相辱罵，及粗野的言語等情形；節日的巴黎只有歌唱和不含有意義的戲謔。



代表們是由各地聚業來的。皮幹爾煤礦上的工人穿着滿是塗了煤黑灰的工人制服，提着燈籠參加在惠頓。南方的造葡萄酒的工人擎着長杆，上邊懸着厚紙製的繁縟的葡萄果實。亞爾薩斯地方的婦女穿着老舊的衣衫唱着民歌，伯烈東刺人吹着他們的所不易想像的喇叭；沙瓦宜山人狂舞着。

曾經作過戰的兵士們也加入了；車子上載着少腿的戰士，盲了眼的有人領導着前進。十萬人曾在戰場被殘害了的人們，滿心懷着希望，重複的喊道：「反對戰爭」！

列隊的開頭是幾個曾參與過公有社組織的人物；人數不多——二三十個弓腰駝背的老人。當他們很久以前年輕的時候，曾協助建築最後的防線凸起的孟馬耳得街和比耳維耳街上。現在他們看着自己孩子們的盛況，從他們那癩了的，退色的嘴唇上露出微笑。

青年共產同盟黨員擎着他們的新旗子；風急吹動綢子搖曳着像要交感一般。有很多高爾基的（這時候他死去不久）肖像；異國俄國人的面孔，標作成了旗幟。

一個列隊接着另一個列隊；鋼鐵匠後邊是製革匠，在他們後邊是作家，隨着是學生，

瓦斯團戴著制服帽的工作員，再後是演員、救火隊、看護婦、接着又是鋼鐵匠、製革匠。

巴黎好像一個大木筏子，抓着這個筏子的是各國那些行船遇了險的人們。已經住在巴黎的異國人士與法蘭西人並肩走着，常常聽到外國言語，在旗子上和透視畫上亦時常閃爍着外國字。由尼泊耳和西西里來的建築工人、阿斯都利亞的英雄、奧大利的裁縫和甜食匠、從波蘭和羅馬尼亞猶太區域來的猶太人、磨琢匠、皮鞋匠或者畫家、從上海來的學生、安那米提、阿拉伯、黑人，他們都唱着「國際歌」。

製帽工人運着一頂極大的帽子，是法國的古典樣式的工人帽子；在帽子上這樣寫着：「你的冠冕，無產階級！」

鍊鋼的工人們都拿着花：三色堇和香竹。在他們的後邊跟着些年紀輕輕的惹人笑的女花兒匠，拿着銀製的錘兒。從巴斯基利場到文新門的所有那些道上，灰而黑污的房子全都裝飾起來了。由各家的窗子上伸出來使人看見的是紅色的簾帷、毛毯、手帕。在晒台上站

着些穿紅色的工人裝的婦女；大約，所有法蘭西的紅色花——罌粟花、石竹、萱草——這一天全來在巴黎的街頭上。

在樹上，彷彿麻雀兒似的，那些小孩子們爬了個滿樹，透着又快樂又玩皮的樣子。在這一天有數不清的各種娛樂！

穀草製成的叛徒多利奧被焚燒了，吊頭台上擺動着肥胖的莫索里尼；破爛布的希特勒縮曲着自己；而走高蹺的人扮演着長的法朗德。

大家狂熱的迎着「士恩」廠的工人。他們運着一架大牢獄（法國的政治犯牢）的模型。在上邊寫着：「要記得大牢獄！已經被佔領了！要記得大牢獄！應當把它佔領！」這一個隊的前面走的是米沙，列克列，畢爾。

在台上雜站在一齊的是部長們和各黨的代表者，作家與工人，共黨和急進黨。伯留莫愁悶的微笑着。達拉第，矮胖身材，一個固執多皺的圓面嘴唇，他一直在緊握着拳頭。維亞爾悄悄的哼唱着：「堅決戰鬥……」。

當「士恩」隊走近台子的時候，人們向畢爾喊道：

——致布安！維亞爾願意和你認識一下。

有人和維亞爾敘述了這個社會主義黨員負有天才的工程師，是曾活躍的參助過最近的罷工事件，而維亞爾雖身任國家要職並沒有忘去自己黨的責任。他友好的握着畢爾的手說：

——好孩子！正在其然說我們的革命精神消沉了，你——就是一個最好的答覆。

畢爾如此的被激動，手脚無措愚笨的答道：

——謝謝。

——我好像認識你父親。你是別耳冰尼人吧？

維亞爾能够把一個前天曾和他談過話的議員忘去，但是一切與他幼年有關係的他都記得：學校裏的同學，他曾經講過課的那個城市，老早以前開會的代表們。

——我們和他曾一同準備示威反抗槍斃一個西班牙人。費爾拉……，這個名字對你是不是不

常聽說了，而在當時是傳遍了全國。我們民族是非常的！有對國際負連帶性的感覺！……好，願祝成功！

此一回憶使維亞爾感動了。他覺得自己又恢復年少，倔強正如這個工程師。他現在用一付眼光望着這個示威運動；他覺得他同他們一同邁步前進，一同向仇敵迎上前去，他欣然向先鋒隊的青年指揮着帽子。

他被急進黨主義的議員比路回醒到現實裏。任何人也不能明瞭比路爲什麼來參加示威運動，都知道他仇視人民陣線的。也許是，他想究正某一個部長的聲譽？他站在台上，像個偶像，沒有唱，沒有喊好口號。偶然發現與維亞爾站在一齊，他準備談談事情；他是昨天才從東部的庇利尼省來到，他是那個地方的議員。

地方官和我說，有些地方已有奪取地畝的情形，乃是模倣西班牙的。而主腦人物却常常是異國分子；我們有很多加特龍的工人。在從前他們曉得外國人沒有權干涉法國政治的。但是現在共黨竟把這些烏合之衆組織起來。情形迫切之至……。

維亞爾知道這個比路——底沙的朋友，他對他特殊客氣：

——我今天和多爾母安談談。當然，應當禁止外人參加政治的示威運動。我請您，老同事，相信我們絕不違反舊習慣。只要一點信用，就全部成就……

比路稱謝之後，即行走開，維亞爾對着共黨中的一個耳語道：

——如果我們不鎮壓住底沙的匪黨羽，他們一定要消滅我們。

維亞爾感到這是——治國家的權術，運用權術，他將會走進勝利之途。

這時靠近台子走過的是一個名隆的小城市的代表團。代表們是——一個穿皮短衣的老頭子，下嘴唇上粘着烟頭。和四個年輕工人，穿着節日的服裝——抗着旗子，在上面寫着：「隆城不允許法西斯的勝利」。維亞爾在想着：在隆城裏，大約亦不過有三百工人，不會再多……維亞爾不是在嘆氣，又不是在叫喊：

——孩子們！……

畢爾興奮的，快樂的，追趕到自己的隊伍裏。他沒有開始敘述和維亞爾的談話：怕米

沙的反讎，破壞了他的興致。

米沙早已忘去早上的爭鬥和弄破他的上身衣服事件。背還在痛着，而他很快樂：示威運動得到榮譽。當剛剛他們走到關口時候，他寂靜起來。天色已晚了，燈籠顯出亮光，圓形的，盛着汽油的柱子，招牌，綠的，枯黃的，紅的——郊外的一遍雜色花園。

——米沙，你怎麼，憂鬱了？

——不是，熱啊！

他用袖子擦汗擦前額忽然說道：

——我不久前讀過伯蘭的傳記，我羨慕着他。好的生活，而要緊——平淡。有幾天——在陣地上，其他所有的時間——坐監獄，他並且連星辰也寫了……那時候只求一個：去死。而現在要生活，要勝利。無論如何也是要。而這是很困難。並且是苦的。但是需要的。

畢爾驚奇的聽着他，他忽然明白了，米沙的意思是複雜的，在明確的公式下隱着熱情的天性。許多傷痛，雜亂而熱烈的情感，好像獸身上的毛或者曠野的草，那樣亂蓬蓬的。

——你成長了，米沙。我以前只看你是個同志。而現在……，現在你可以作指揮。

米沙用孩子般的滑稽笑臉作了答覆並且吹口哨，哨的像金絲雀：他口哨的特別好。

而示威運動者前進又前進，不停的喊道：「這是我們最後……」。



巴黎的陷落

1121

## 二十四

第二天早上畢爾去作假日的休息去了。他面前將展開一月的安靜生活，所謂安靜在他看來就像旅社所貼的那些廣告畫上藍色、全黃色的鮮豔。

昂妮斯早出發了一星期。她租定漁人的房子在海洋的岸畔，靠在康果爾諾。房子立在一個大岩上：是個白色平方盒形兒。下邊是有些個女人在綴補魚網，紫紅色的帆迎風鼓蓬着。這個地方是開敞的：風多，潮汐很大，海洋不分晝夜在嘯喻，不停息。

畢爾見到的是白的，潔淨的房子牆上裝飾着油畫。這裏任何地方都散佈着魚腥味：被褥上，窗簾上，以及牆壁上。

畢爾是帶着巴黎熟烘烘事件的餘味出來的。他驕傲的對昂妮斯敘述自己與維亞爾的談話，描寫示威運動的詳情，說到法西斯蒂的陰謀。昂妮斯一直沉默着。畢爾發了火：難道

他永遠不能使她認為他所作的事是重要而公正嗎？……

——只有這個才值得生存！你不明白嗎？

——不，也不願意明白。這是——把戲，而且不是兒童所幹的，而是不佳的把戲。我對這些種種都感到是欺騙。任何人無論什麼也不願放棄的。維亞爾？……他的行為呀，全一樣的！難道你看不到，所有的人都是一樣嗎？……

——我們可以教育他們。

——不是的，你們工作的是別一種；你們在粉染他們。這個——作來容易，不過，天呀，這是多無聊的事呢！並且也不誠實！……

畢爾到達後的第一天他們這樣衝突着。隨後他安逸在這安靜裏。三天裏他任何事也沒有作，也沒有想，只游浴，睡倒在沙上，在岩石上躍登，和成鐘點的注視巨濤增長向岸頭碰闖。他到南方海邊來不只一次了，知道它的安靜和柔美。海洋驚異了畢爾。頭幾天使他感到一切都不能耐的驚擾，就像大自然本身在這裏生存着，預知將有災異發生似的，很快

的他明白了一切，這種雷般的聲息是給他心靈的回響。他喜悅風的暴力，它不準開大戶門，妄想打倒人，折斷矮而固的樹木。

這樣經過了三天。畢爾的臉面呈出黝黑色，而全身都被風吹透了；成百的物件在巴黎被認為全是貴重的，這裏被作輕視的微笑。由此新開出一個世界：魚的生活，在有規律的水道作游泳，海草的氣味，滿天星的風景。

報紙來的如此之晚，使畢爾在這些天裏沒有得到一點新聞。有時候他取出自己帶的小收音機，聽聽消息：只有金融的行市，日本與中國的事件，底沙在商人宴會裏的演辭……於是，把手一擺，畢爾走出去捕蟹蛤。

昂妮斯心花怒開：她的幸福現在已滿足。在巴黎她會為畢爾担心和生他在外活動事件的氣。按她自己出身、生活、工作都密切的與別耳維耳的生活相關連，她本可以對這些發生興趣。但是她煩厭一切社會上的抽象的爭論節目、報上文章和開會；她憤慨的稱這些是「政治」。使她不能安的只是每個人的命運。所以她對罷工的觀看是處之泰安的；但是當畢

爾對她說到各列芝斯的事情，她背了臉去，爲的不叫畢爾看見她流淚。畢爾對人民陣線的熱心使她感到天暈地轉，像一種文字的暴風雨，她對自己說：爲這樣沒有人肯死吧！……對這個又混入了無意識的自私，首先她覺知了安寧，並且恐怕着——忽然一切很快的完了呢？……妊娠期裏對這種接觸更堅固。昂妮斯街護了兩個生命。因此，當畢爾不去聽無線電的時候，使她感到是有救的表示。

在第四天到晚上起了暴風。是突然吹起的。畢爾和昂妮斯正坐在岸頭上，忽然飛起沙石旋風，昂妮斯細眯着眼睛。而不到幾分鐘週圍全成了飛沙走石。海波打散了靠岸的小舟，房子叫響了。畢爾和昂妮斯才勉強回到了自己的住處。

昂妮斯在窗子前縫紉。已經是夜色蒼茫，他們沒有開亮燈。一遍黑青色的狂奔飛騰的海洋是美好的景緻。在天空怒吼的中間他沉靜着，好像在甲貝中間；他們特別尖銳的感覺到溫暖的愛情，她的體貼和生氣勃勃。

畢爾懶懶的轉動收音機的開關。綠色的燈眼燃亮了，別的，親切的聲音把海水的波聲

混接：卽是「毛瑟」式收音機的咯吱咯吱的響聲。

女人的聲音，這是英語……。證券的市場，一般有漲高的趨勢。「羅亞爾——底梯」今天相當高了兩個項目。……

雄渾的音樂。

德人的小調：「你是最可愛的金髮粉面人兒……」

巴黎報告。「伊耳得法郎斯」無線電台，波長……莫利斯、士宛利的歌曲：「巴黎還是巴黎……」

請購買「流克斯」的真空吸塵器。「流克斯」商號爲幸運的無線電聽衆特別注意的存下草圖：「灰塵不再見」。

意大利法西斯黨祕魯的講演辭：「我們訓練幼年兵士養成英雄精神……」  
接着是舞蹈節目。

腳踏車的比賽：「比利時人克來恩完成了由波至幹耳幹宋的距離……」。

「請聽着將要報告標準時間了！打第四聲時正是十九點鐘。本日新聞……」。

「兩千人陣亡……」。

昂妮斯拋下縫紉。畢爾握緊了收音機，好像要把它捏碎。

而報告員安靜的說下去：在巴耳西龍地方國龍樸旅館被大砲擊中；在馬得里得政府的忠實部隊協同工人將拉孟唐營房內之叛黨予以全部掃蕩；在西維耳發生的戰鬥為的是要強佔得亮區；窮困的平民，阿浪得將軍已將奧維多佔領；在布爾郭斯大批的人被槍決了……

廣播員還是用同樣聲調說道「在庫耳——拉——林玫瑰展覽會裏第一名獎金已經決定。」

畢爾從房子裏衝跑出去，暴風征服了一切。燈塔浸入了高漲的浪上，這些個浪好像軍隊的行列在地上行動，下邊紅的火焰交合着，海的怒號像有力的汽笛。畢爾回到房子裏來；他的臉上滿灑了水的飛沫。昂妮斯站在門前，她輕輕的說道：

——我看過了——火車一早六點開，晚上你就可以到巴黎。

她在黑暗裏親吻了他，他倆就——這樣沉默着守坐到天明。而暴風還沒有停止下來。

## 二十五

有幾萬人擠着不能進會場裏去。比列尼另一方的槍聲驚醒了巴黎。動蕩不安的人們有的站在出入口，有的從高處向下俯伏着，有的攀登在旁聽席上。當幹省說到巴達或斯克的槍殺案子時候他的嗓子顫動了。而從街頭上傳來「國際的」歌曲，有時候聲音莊嚴，像宣誓一般，忽又轉快生氣勃勃。

一個老人走上台上，在他的剃過的乾枯臉皮上顯出不少深紋，這些深紋表示出西班牙人面孔的慘動情緒。這人是孟聶斯，是一個教師，是馬得里聯合營業公會裏一個指導員之一。全體肅靜了；因為要馬上講話的正是從那裏來的人，而孟聶斯沉默着，他的嘴唇悲傷的張着。在台上不知什麼人大聲的說道：

——他的兒子被打死了……



這時候那位西班牙人大聲疾呼道：

——「武器啊！……」

於是全會場裏發出同一個聲音：「武器！」並且街頭上也附和道「武器！武器呀！」隨後是一個教授講話，是屬於急進黨派的，一個老怪物，他一生以同樣的熱情維護那些爲自己的葡萄酒才有權稱爲香檳酒而奮鬥的奧達酒商們，維護英國的男女平等派的達利弗沙，維護阿比西尼亞的皇帝。他敘述了「騎士的勇敢與無悔的態度」，主張以「道義來支援西班牙人」。

米沙最後上台講話：

——意大利轟炸機曾在法國領土內着陸，這是墨索里尼送給佛郎哥的其中之一。一切詳細情形我們都很了然：就是意大利的五十四，五十七，五十八空軍總隊。希特勒把自己的「容克」式機送給叛徒們。而我們的同志只有獵槍……。我們應該告訴人民陣線的政府：你們要把些架飛機送給西班牙人！

會場裏重新又吼聲四起：「給西班牙飛機！」於是在婉克耳大街上，再遠過去——到愛都阿耳廣場，這個廣場，像儀式堂一樣，平常照例這時候是空曠而發着亮光，又更遠過去——在從愛都阿耳場出發分向的十二條大街上，都響應出同樣的字句道：「給西班牙飛機！」剛剛在人海中稍稍沉靜下來的時候，不知那一位的細微的嗓子又開始道：「飛機……」，於是口號又重新從巴黎的中心騰起，展蓋了全城，侵入了家庭，以至於地道中，從這裏又飛出，更驚醒了在夢中的郊外的人們。

當大會完畢後，米沙拉過畢爾在旁邊道：

——孟聶斯是為飛機事件來的……。你是一個專家可以協助協助他。

孟聶斯派到巴黎來，是要購二十架轟炸機。他到各部裏奔走了三天，他都被友誼的握着手道：「這個問題須要加以討論」他見到了大工業家密日。密日靜聽着他說後，請他抽一枝烟，一邊殷勤的笑着說道：「法朗哥勝利的愈快，愈好。」

米沙又對畢爾道：

——去與得薩爾試談一下。這也是一件商業性的事件。可以鉤一下。

孟聶斯和畢爾走出。他敘述着：

——人們赴陣的武器是手槍，土炮，空霰槍和削鉛筆小刀。看來又可笑，又可怕！農人們用的是古代笨重的槍。而一切只用兩星期就能決定的：他們來的很快。他們有「沙瓦亞」式，「塔克」式。而我們只有十架郵航機。臨時鑽洞孔，以便投彈。真是老舊的雨鞋！……就是打下來也不值得什麼。我們在這裏說過：「如果我們失敗了，你們也就完事。」但他們不懂這個……。

週圍還在喊着：「給西班牙飛機！」孟聶斯笑一笑說道：

——這些人是肯給的呢……只是飛機不是他們的。

第二天早上畢爾去訪見得薩爾，得薩爾立刻接見了他。畢爾決定直接把意思說出：

——當罷工的時候，我們彼此是兩個立場。而現在的事情是與我們工廠無關……。西班牙的政治並不是共產黨，而是希拉耳，阿桑尼——與您的意見相同。他們需要轟炸機。他們

「請求您售給他們二十架「A 68」號飛機。他們以現金付款。

得薩爾微笑了：

——特別使我喜歡的是「以現金付款」！您相信得薩爾是能夠用錢收買來的。巧的很，昨天密日和我談到那些西班牙人曾去看過他。他傲然對我表白道：「我把他們的送出去了——我不肯賣我的階級」。沒有一點反駁的理由：個人的主張，就比如您吧——按馬克思的看法。

——我不是來看望密日的。密日——法西斯黨。但是您……。

——我是法國人。和平對我比西班牙要緊些。

——誰又能禁止你售給隣邦政府飛機呢？

——不要裝傻吧！要是我給他二十架「A 68」。意大利過一星期後就會再派去四十一「沙瓦亞」。事情就如此演變下去……。自然我亦認為阿桑尼比法郎哥將軍要好些。我給你十萬法郎送西班牙人；只是不要說出你們是由我手中得來的。請吧。而飛機我是不賣的。我

不願意拿法國的太平去冒險。就如大家所說的，自己的皮毛貴重於他人的衣衫。

——那麼，我們應當眼看着他們如何滅亡嗎？這是多麼下流啊！我能明白密日……而您！……記得我們那天晚上的談話？……我將怎麼樣去告訴孟斯去說是您不肯答應呢？

畢爾在書房裏來回的急步，喊叫，握拳敲桌子。得薩爾用倦意的眼睛，嘻笑的望着他，他的內心裏是喜愛着畢爾。當畢爾要走去的時候，他叫他不要走。對他說道：

——十一架「A 68」是爲與阿根廷定的。這些貨是應當交給那麼一個名馬奴。送給他些轉讓金，他會交給你們。您可以看看我在這裏一個錢也不賺。如果您一定認爲這個可以援救他們，就這樣辦好了……。而馬奴一定肯這樣辦的，我可以担保的。同時，這樣辦理在出境時可以不致發生複雜問題。我是相信，伯留莫決不會放出一架飛機的。

——這個不會的！若有什麼情形，我去見維亞爾。

——我現在不想知道你們維亞爾褲襠裏屎的事情。啊，您這位浪漫主義者！……這是爲馬奴弄的運輸通行證我交給您。滿意了嗎？

畢爾無精打彩的告別出來，他急急的去走訪馬奴。

馬奴具有開都拉斯共和國公民的護照，原是羅馬尼亞人，老早就住在巴黎，自認已是法國人民。操各種黑暗職業，現在眼前又展開了一個大希望：西班牙的事件誘動了所有兜攬商人和投機分子。每天都有從馬得里和從巴塞羅納城來些帶着錢款和帶着購買軍火命令的代表團。來的這些人們有各部的各國的代表，軍人，新聞記者，共和黨派，無政府主義者。各代表們常有彼此既不相認識，又不接頭，所找的又是同一個人物，於是常常受人欺騙又多花冤錢。這裏並且有佈爾郭斯代辦來往奔走着，他們也是在搜求軍火。投機者日日在抬高價值。馬奴，聽到關於「A 68」開始索三倍價值。

——可能於倍諾斯——愛勒處發生不愉快的事件。至於我這裏您放心，平安無事：貨物能放行的，我有運輸證。

——我也有運輸證。

奴馬在心裏在思索：在他面前的不是西班牙人，容易對付，而是個專家「士恩」工廠

的工程師，要緊是——得薩爾的朋友。這樣人得到飛機可以不經過馬奴的。可是，他現在竟來到他這裏……。於是馬奴開口道：

「明天我通知您準價錢。」

孟聶斯聽到「明天」二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已經快整一星期了！……。他認為這些飛機是與馬得里和共和國的命運有關係的。他一天裏要買幾次同樣的報紙，希望從上邊找到新的電報消息，不離開無線電機。他用熱烈的言語迎接着畢爾：

「阿爾多得龍……兩架鐵甲車……。在伊龍擊退了……。最危險的是在愛斯特列馬杜耳一方面：他們要登上米基那。而米基那……米基那……。」

他不能明白，在他的週圍那些人還能戲謔，吃午飯，遊逛，出入戲園。巴黎的平靜掀起他的憤怒，若不是有畢爾，他對法國人絕對厭惡了。但是畢爾同他的生活一樣，——從一家報館走進另一家。

第二天馬奴屈服了，他只索取了百分之三十的加價，將飛機讓出。轟炸機在透路喀附

近的飛機場。孟聶斯用密電通知了馬得里關於這個買賣。他應當和畢爾在晚間時候一齊到透路喀。在最後幾分鐘從他們使館裏送來了一個電報：買的轟炸機不夠用，必須再要二十架，而且要三十架「得伍阿金」式驅逐機。這種大批的飛機，沒有政府的允許是購不到的；製造飛機的工廠不是在得薩爾的手裏就是法西斯人手中，畢爾要留下去和維亞爾再商量。孟聶斯精神老是有點不安，怕是會把十一架「A 68」飛機丟了。於是決定，畢爾單去透路喀，而孟聶斯去與維亞爾接頭。

——我和他認識。我們在國際大會上見過面。

畢爾在火車站上給了昂妮斯一個明信片：「我離這裏一星期」。他坐在灼熱擁擠的車箱裏。八月的酷暑威逼着巴黎人民向海邊或者山上避暑。週圍的人們莫不是在談說浴泳，遊遊，遊船，使畢爾感到自己如異國人士一般。他打開了報紙，但是並不看，好像孟聶斯一般，恍惚的對自己重複着「米基那，米基那」。急求快達到地點！恨不得跳出去把火車推動，每站車停的時候更爲苦惱焦急，忽然畢爾回憶起維亞爾的誠懇，善良面孔和他的



同心一致的言論；於是迷迷糊糊的在烟裏，熱悶裏和談論游泳衣問題，攀登庇里牛斯山峯的問題等中間，他混雜的想着：維亞爾全能的允許的，不會把西班牙棄置不顧的……他就沉沉的睡着了。

## 二十六

當孟聶斯看到維亞爾後，眼前現出久遠以前的一段憧憬。他回憶到別日耳大會，在會場上那個老頭別日爾的講演辭，馬車上的少女，譬喻，宣尊眼淚。後來他在柏爾尼遇到了維亞爾；這個是在戰後不久。他們試圖把第二國際膠粘起來，就像膠粘陶器茶杯一樣，曾經爭論過關於戰爭的責任問題，關於賠款，關於殖民地問題。十六年光陰過去了……。那時候的維亞爾頭髮是黑的，嗓音是響亮的。現在衰老了。和孟聶斯一樣……。

維亞爾也沉入回憶裏。老朋友們的年輕憧憬都從半遺忘中回憶起來：不列汗諾夫，繞列沙，伊克里西亞斯。維亞爾說道：

——等到了一定的年齡時候，所有的小路都是走向墳墓地裏的。無論往那裏眺望，墳墓。

「墳墓」兩個字把他驚醒了；他頓時想起孟聶斯來找他的原因。從早上他就準備着這

個約會。他不能以政府或黨的代表資格來招待孟聶斯。孟聶斯是——老朋友，這是不能否認的。……並且更不能遺忘的，就是最近他遭遇了不幸事情，——他們給我講過您的悲痛。

孟聶斯回轉頭避開了視線。他自己的悲痛對任何人也沒有公開過。每在睡不安的深夜裏，他恍惚見到了他的愛子，快樂活潑的小琵琶。這是在正午的時候，白的牆壁，白的灰塵。在暑熱的光裏活動的人們都現出疲倦的樣子。他被從假樓子裏拉出，槍斃了。

孟聶斯感覺到如同他自己的皮肉被人們扯下去，看他的內部，由此他更加痛苦了。他沉默着。維亞爾又開口道：

——我的朋友，我很明白您的。三年前我的內人故去。這是可憐的——活過了自己的親人！太可怕的事啊！有時會問自己：爲了什麼還在殘延活下呢？……

孟聶斯還沒有了解在維亞爾的言辭裏究竟是爲什麼使他難過，但是他站了起來，順着屋子走了一遍，突然的如同在大會裏一般的高聲說道：

——我來是爲的飛機事件。您知道我們的情形。如果您這裏不幫我們，人家就要把我們壓成

菲粉。人民陣線——這是社會主義最後的孤注。莫非你們要把我們連頭都送給別人家嗎？我現在且以社會主義者的身份來對社會主義者說話。看吧！從那時候殘留下的有什麼！……是的，我的兒子是被殺了。我對這個不願說什麼。不過他們日日在屠殺……。今天我得到消息，說他們正在哥爾多華城裏殺戮。這都是些偽善人及盲從者！他們率領着摩洛哥人，最落伍的人羣，用妖巫法，大焚殺奸淫。維亞爾同志呀！……

——當然，我們全本心是同情你們的。就我個人說在你們的亂事發生後沒有安睡過一晚。你們的痛苦我在熬煎着同自己的一般。但是您要明瞭——我們現在是，要對國家的生存負責任的。法蘭西願意和平。這倒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每一個法國人與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機構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不要人，而只要飛機呀。而且過去有條約你們要賣給我們軍火。……

——若這次你們是與第三個國家交戰，我就決不猶疑了……。但這僅是一個內戰。

——那麼，您是沒有權擁護一個正當政府去反抗一個叛亂了？

——不完全是這樣。現在是國際間一切複雜情形。在法朗哥身後有希特勒，莫索里尼。如果我們給您飛機，事件的結局是可能引起世界戰爭。

——那麼您是主張出賣我們了？

——爲什麼要弄成這樣的問題？您自己也明白，我們是希望共和派得勝利。但是我們的手足都束縛了。賣飛機我們是不可能。爲什麼你們不直接向商人去購買呢？您知道我可以冒任何的危險。只是必須要小心，謹慎。我們只管宣佈什麼也不賣。您儘可買和運去。我們把眼睛閉上，表示，沒有看到。

——您或者是不知道真實的情形呢，抑是不想知道？我在這裏已經一星期。結果呢？十一架「A 68」。並且經過許多困難！還好，有玖布安陪伴我們，我們的同志。……

——工程師嗎？是最好沒有了！而您還攻擊我們，我知道他，一個漂亮的同志！……

「A 68」——卓越的轟炸機。還有什麼防禦您再繼續購買呢？

——不賣給我們，無論出多少錢。

——但是我們能怎麼樣呢？歸根結局這是他們的權利。

——您可以把軍中的飛機給我們一點。

——就是說削減我們空軍的力量嗎？不可以呀，寶貴的同志，這是不可能的！急進黨會說出什麼！因十幾架飛機可以把內閣飛去。那時候就是連你們也更會壞些。我再重複一句：所有一切定購我們可以裝作沒有看見。我們可以組織難民救濟機構衛生救護隊，遣送麵包，爲兒童製奶糕。但是去冒險戰爭危險？是決不能的！

他喊過幾聲，決不能——以後，維亞爾安靜了下來；他用手帕擦了擦前額後，和按了一下鈴。

——你請用什麼？茶？檸檬？

——孟亞斯站了起來。您知道嗎，他們已佔領了米基那？他們現在與莫拉軍隊會師了。我不是外交官。並且我已到六十四歲……維亞爾同志，我最好還是告別；我怕，我會向您提出一切，而我是沒有被授與全權的……我只是來請購飛機的。

——他走了。維亞爾被羞愧着只下嘴唇微掣動一下。剛才談話的不樂情緒，更勝於他預先想像到的。西班牙人要失敗的，這個連小孩子都是知道的。二十架飛機一點不會有什麼影響。應當挽救法國的人民陣線。舉動一不小心，就會全盤失錯……。那時候法朗哥就找尋到這裏的後繼人。而誰出來救呢？在隆城的一百工人嗎？……發瘋！他們拉擁我們下深淵，不是共產黨——自己黨人！……當然，孟德斯容易明瞭：失去兒子是開玩笑的嗎？但是其他的……「飛機」……都將怨罵維亞爾。而他又有什麼罪過呢？治理國家決不能顧全所有一切原則，背着這樣的笨行囊你會沉下去的……。而維亞爾為什麼要幹這個？作平民多好呢？——投投票，走走行列式，坐在亭子裏開談和聽聽鳥的鳴唱……對呀，但是誰應當來管理政事呢？醜惡的職業還少嗎：倒糞水的，在屠宰場上的肉商們，監獄吏……。維亞爾開始憐嘆起自己，他坐着曲弓着背，正在被這些傷感壓迫的時候，他的秘書走了進來：

——底沙請您去接電話——說有要緊事。

底沙堅持，維亞爾馬上允許接見他：不得已的允許。最難過的是仍然繼續下去。

底沙，用他固有的親密態度，擁抱了維亞爾和促決的叫道：

「要警戒呀！西班牙——胡蜂巢穴。拿破崙就是在那裏失敗了。而在第一千八百七十年代？」

「西班牙的承繼問題。」

「我看不出有相關……」

「看不出？積極了！如果您要付給紅黨飛機。立刻起戰爭。希特勒就不能放過。我不必再說莫索里尼。」

「第一你爲什麼要稱阿桑尼和希拉耳爲「紅黨」？他們什麼地方比你「紅」呢？」

「事情不在乎是不是阿桑尼，而是誰有槍砲？工人有。並且這又與我的估計有什麼關係？對於歐洲這是紅色的。我再說一句：戰爭空氣濃厚。」

「那不成了，我們不能同一個合法政府維持商業關係嗎？」

（維亞爾，重復了孟孟斯的論調一邊並不以這個爲然。）

「這是打官腔。爲了政治上的同情您驅逐人民走上屠宰場。好一個當政者！必須要把羅」



馬柏林分開，而您却要把他們聯合起來。

——怎麼能把他們分開呢，當他們在西班牙已經手攜手的工作着？

——要裝作我們對這個好像沒有看見一樣。要去迎合莫索里尼。那時意大利會想起自己的拉丁關係。法蘭西現在要有外交家，而不是要黨的盲從者。對西班牙的問題我們應當是加二倍的小心。大公爵，阿爾伯在倫敦工作一番。英國人是站在恢復原狀一方了。阿耳紡斯或是法朗哥——這不過是細節目。總而言之，西基認為將官要比巴塞羅納無政府主義好一點。如此歸根結底法國孤立了……。你知道，我是在幫助人民陣線的。……

——我沒有注意到！你的關於罷工的言論……。

——我拯救了內閣是事實！自然我批評了你的政治，我沒法不這樣做。大家都憤慨了。但我表示信賴當局的。而你曉得當時急進黨的小組會議要作些什麼嗎？馬兜維、馬爾山多、雷漢姆，全都是異口同聲，「倒閣」！罷工——是過去的事件。而目前的情形更為險惡。馬兜維又是怒吼又是活動，他原是所有西班牙那些黨派們的好朋友。奧玖斯提你聽我

的，我也是認爲阿桑尼比法朗哥將軍好些。我是個純粹的文人，民主主義者。但誰也沒有來向我請教。就是你，人家也不向你請教。目下只是要我們一種：老老實實坐着不要干預他事。——但是他們却來干預呢。

——我對於這種情形回答是：只有牡牛可爲之事，天神却作不到。意大利要往刀尖上爬，就是德人何嘗不如此。既然我們有幾分不主張戰爭，那我們只有一個：不要說話。橫豎一樣，如果我們付給馬德里一百架飛機，他們會送給法朗哥五百架。玩火是愚笨的事！

——我們當然不能禁止每個企業者賣給西班牙飛機。

——又來打官腔嗎？奧玖斯堤，這不是在議會裏玩弄的那一套手腕？小心呀！這是帶着血腥氣味的！我說這個是有絕對信心的，你只管聽吧，絕對的。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狡猾是行不通的。如果你要放出一架飛機，戰爭就會爆發。我知道你是最痛恨戰爭的，所以我來見你。這是我的呼籲。是全法蘭西的母親的呼籲，也就是全法蘭西的！

——自然，我要盡力維持和平。

——這倒我知道，但是你的敵人在工作。急進黨中間非常混亂。馬兜維噉叫，說你不顧及本國的利益。大家又肯聽他的。我不必再說到右派人物。自然不列基爾是個——糊塗蛋，是個瘋子。我們不是西班牙人，我們——先進的民族。我們那樣的緊縮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列基爾很有勢力。昨天他公開說：「要令你坐在法庭受裁判的坐位上，說你是其中之一，的戰爭導火線罪人。我相信你一定把他們的把戲拆散。我就這樣作回答：維亞爾——是不手預政策的保證人。你叫我泰然安心：我希望聽到一個肯定「是」字。」

底沙玩着手勢，跑到房子另一個遠的角落裏，在那裏他重複着自己的辭句，如發誓一般。隨後又跑過這緊緊的靠近維亞爾，唾液飛沫都濺了過來。維亞爾一直保持著冷靜態度，以至於微笑着。一種堅定意志偶然在他內心裏清醒起來。孟孟斯的暗影，好像還留在書房裏。就是底沙正在玩弄手勢的地方，一點鐘前站的是苦命運的，而傲慢不屈的孟孟斯。當時維亞爾與老朋友談話的時候，好像一個無情義的外交家，現在，帶着作威嚇的底沙前面，鎮定保持着自己的威嚴。他並且忘去了應作戰略家的問題。只等到底沙向他要

明確的答覆。他才開口道：「我盡心我的任務」，此後底沙再沒有得到一點什麼。

而當底沙去後，維亞爾疲倦不堪的曲垂着膝坐在一個短小的沙發上，開始愁思起來：怎麼辦呢？頭疼痛和胸口發嘔攪擾了他的思想。底沙討厭到這個地步，又是嗅又是吐唾液……難道女人們會愛他呢？……是的，但是底沙是他們派來的。右傾的急進黨，也許是不列基爾。也許是意大利使館裏的複雜的把戲！……這是確實的，他們往刀尖上爬。至於那麼就是戰爭了？……但民衆的語論究竟是什麼呢？他，維亞爾，四十年認清了戰爭的真相，使成百萬人羣去送死。而在西班牙已經開始殺戮……。

今閉眼睛之後，維亞爾，看到眼前無數尸首在亂石中間，上邊落了一大羣蠅虫，不全的尸體和被毀的房屋。怎麼好呢？……底沙說過：一架飛機也不行！是的，急進黨可能全退出內閣。於是，他把可怕的戰爭問題忘去，又沉入他常計算的算術思索中：計算關於西班牙的問題，政府能得到若干成票。當然，少數的！那時急進黨會和右派人物妥協：從底沙到不列基爾。這就是就開始到末端……對不列基爾這種內閣組織是要很窄的路程。他們想着獨

裁政治。而現在遠較三月六日更為恐怖……舖店和農場，凡是恐怖罷工的，都去追隨不列基爾。解散社會主義黨。最高法院，來裁判維亞爾：「他試圖惹起戰爭」。只要他們打下一架飛機一切就都完全暴露出來……檢察官說道：「『A 68』是受維亞爾的協助」。不對，爲這種事不會開玩笑的！

維亞爾一直愁思到晚上十時，還不知道要怎麼決定。最後他蹙眉忍着頭痛的痛苦，把祕密警察首長請來：

——他們給我報告說工程師畢爾，致布安試圖轉運往巴基羅納十一架『A 68』轟炸機。這可以惹起國際間糾紛。必須予以防止。您能全負這個責任嗎？

——很可以。他們如不是在這裏——士恩——工廠的某飛機場上——就是在透路略。我馬上就去辦理。

當警察首長走了後，維亞爾又重新倒在沙發上。他吃下兩顆治頭痛藥。藥的力量癢癢地全部，他困難的搖動着胳膊，肘窩是酸痛着，兩腿部發冰冷。他打算任何也不再去想他

了：現在都已做過。該等待着了。但是「叛逆」的字眼來回的在活動，不想退出去。他對自己說：不是胡扯！我沒有出賣任何人。西班牙人總歸是要失敗的。十一架飛機抵抗二百……這簡直是小孩子的玩意兒，隆城工人如何……我拯救的是人民陣線本身。我們的黨，以及和平。我完成我的任務，也就是如此。他對自己安慰着，就像一個母親對她的受了驚的娃兒一樣。但是在漆黑的空中（他熄了燈）又重新發出極長的辭語，就像一條黑而滑膩的魚。

忽然他回憶起在邊界一個名斜耳別耳小村裏。當時他是常常去那裏。有一次他是和畢爾的父親一齊……玫瑰色的房子在山窩裏，是小船上的漁夫們的，葡萄園，大的繁華的車站。葡萄酒甜香的好似荳蔻……在斜耳別耳村將要給他祝福。因為在旁邊就有——戰爭；只要上到小山或者才通過短短的山洞。又接近的是——毀破的房子，女人們都在流淚。而斜耳別耳村的母親們一齊說道：維亞爾安定了和平，維亞爾救了我們的孩子，維亞爾……直在他沉入夢鄉，還重複着自己的名子。

第一卷 第一册

100

畢爾嘆道：

——這是不可能的！我打電話給維亞爾……。

他們站在燈籠旁邊值盆的左側地裏。好像是沒有頭的泉水要準備淹沒一切。木板跳都浮起來。警察首長的斗篷上雨水如洪流一般流下。

——巴黎的命令。一定他們得到了部長的許可……。

但是馬德里那邊在急切等待！……今天無線電公布出法西斯的新進展。畢爾試圖着與巴黎接話。他久久的站在電話旁邊。在很高的寫字桌上臥睡着一隻肥腫貓。爾聲澎湃着。最後畢爾好不容易叫通維亞爾的秘書電話。秘書的態度很和氣但也很冷峻。「我轉達部長就是……部長沒有工夫……我想，部長從不願意干涉警察的活動……」。畢爾知道這個



談話是毫無頭緒的，把耳機放下。他撩亂的想道：這秘密原也是社會主義者呀！……我要乘第一次車回巴黎去。

警察長沒有回答。畢爾走進在車站旁邊一家小咖啡店裏。人們當進來的時候都要抖一抖身上，店的內部算上精緻，因為在惡劣天氣裏所有可避雨的屋子都是好的。

畢爾一直想着自己的事情，當店主人走過問他要喝什麼的時候他竟一時茫然不知所答。先是腦子裏一直攪繞着馬德里。他看見地圖上一個圓圈四根箭頭指向這個圓圈。孟希斯已經通知了，明天有十一架A 68運往巴塞羅納去。那裏正在與奮着等待……那知一切都落了空呢！莫非真是維亞爾？……疑問使畢爾恐懼；他憤恨自己的卑賤思念。去懷疑維亞爾……他喝了一杯白蘭地酒，不停的抽着烟；打算去注意聽一下臨近桌子上人的談話——似乎在說着某一個瑪利，她把隣人的幾隻兔子毒死了；又聽聽雨聲；一陣想起昂妮斯的眼睛，一陣又想到剛才大雨傾盆中的暗淡燈籠。但是——一點沒有用；思潮立刻又回到維亞爾的身上。懷疑是這樣憂慮和苦悶，就像重病初發一般。他記起來沙的深刻的話，他

又記起孟德斯說被社會主義者招待情形。不可能，一切全是虛構！……可能是他自己生了病吧？他在潮熱的房子裏打不寒抖。離到開車的時間還有兩個鐘頭。他就作打個盹看看報紙，買票子和小牛的廣告，想想腦子裏片斷的詩句。不一會兒維亞爾的面孔又呈現出來——他微笑着在演講台上，和紅旗的底下……究竟怎麼回事呢？這一定是秘書卡庫無用卑賤的小人。但是警察在妨害業務，為什麼維亞爾不趕走警察呢？這是些選出來的一批法西斯蒂主義者警察長稱西班牙做「紅黨」並且作輕侮的笑容。都是不列基爾的賊黨……大約，警察長要被撤換。只是無故又曠廢了一晝夜光陰。而那裏等待，又等待……這是如何的煩悶呀！

在咖啡店裏現在默靜起來：一部分人散去，另一部分在候夜車，打着盹兒。肥胖老太婆的店主人，壓緊一束綠色毛線在肚皮上也打起盹來。用紅色酒滲在麵包裏的在房角裏的一個工人拿着麵包蘸着紅色的酒一邊要向他的朋友證明什麼。畢爾注意聽下去。

現在一切事情都在西班牙。我要去的。你看吧，一定要去。要去幫助，不然連到我們

的事情也完了……。

畢爾頓持着自己。這次想走過去，握手和喊出「謝呀」，而他只做出一個微笑表示，工人已經明白了，也對畢爾頓巧妙的瞪了一眼以示回答。

到巴黎之後，畢爾頓立刻就到部裏去。有人告訴他說部長沒有工夫。畢爾頓在接待室同其他來賓坐候了兩個鐘頭，來賓中間大多數是社會主義者，有的想請維亞爾給他弄一個名譽軍團勳章。有的想弄一個空軍乾薪的位置。一位太太，有氣的喋喋不休說：「我原在他作宣傳家就認識他的。他不會拒絕我的……」。維亞爾接見了她，並接見了其他的來賓，而畢爾頓一直在等候。過後他被通知了：「部長去吃早飯去了。」三點鐘才回來。

畢爾頓出來坐在街頭上的椅子上等候三點鐘的來臨。週圍演着日常生活。女縫工吃麵包片夾着恰古力糖。太太們在舖子身邊綢子堆裏選來選去，小汽車的司機生互相對罵着。老頭子問喂着麻雀。旅行導師領着冷酷的英國人看各種珍貴物品。經紀人互相通告證券的最後價格，沒有任何人來管馬德里的事情。畢爾頓在一旁，疲倦的想着：難道塔拉維耳將被佔

預嗎？……鐘上的針似乎睡着了；果爾威到已經坐候了一整天那樣久，而還不到三點鐘。對準吃過午飯後，維亞爾回到部裏頭，畢爾仍照以前又坐守在接待室。現在房子裏只他自己一人，接見的時間已經過了。最後秘書乃出來見他。

部長請你原諒他；他忙着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他令我和您談談。

畢爾開始在敘述警察的擅自行動。

秘書阻着接口道：

——部長空繞着這個經過。我們……各派社會主義者，可以公開說的……情形非常嚴重。必須選擇。如果我們去幫助西班牙人，我們可能失掉一切就是戰爭，而內部就是法西斯主義會勝利。

——不過佛朗哥存在馬德里……正是這裏的不列基爾！

——我不作此想。西班牙……落後的，半封建的國家，佔着歐洲一個邊角。什麼重要……還是維護着一個沒有深的根基，只是用工人造成的西班牙共和政治呢，還是救護在前進國家

裏的社會主義呢？這正是——我們的國家。部長決定堅持不干涉的政策。

當時使畢爾完完全全感覺苦般。這一星期來的苦悶，從宿勒搭尼的暴風雨一直到坐在街頭上的椅子上以及庸人的嘻笑。整夜不能睡眠！在苦心的企望維亞爾的直誠，憂慮着馬德里。這一切一切都由一個喊聲表示出來：

——部長？……叛逆之徒！

這是如此的突如其來，秘書不覺問道：

——請原諒，我不明白您的？……

但是畢爾已經從鋪着深紅色毛毯的樓梯上跑下，侍從用嘻笑的眼光送着他：你沒有得到溫暖的小職位吧！……

在街上畢爾枉用心思的想使自己的精神恢復過來。痛苦實在太深刻了；無論怎麼不能使它安靜下去。他再不去猜想，他所崇拜的人會如此下流低賤。他感到十分的損失，空洞，空洞的使他喘不過氣來。那真是，昂明斯對了，他一切所以要生活的，豈不是全變成了幻

景，專為模實人製的一種好狡網，互相維持式的虛偽？他所崇仰的被人竊去了。在一個鐘頭前，在他所以要為事業生存的時候，他還信人們的忠實和友誼的感覺，他將如何去見孟尼斯呢？塔拉維爾……

等到想起了西班牙問題後，他醒悟過來：不是在經過這個惡劣的一點鐘後全世界並未全變了！馬德里的青年先還是和先前一樣在抗戰。他們沒有「A 68」，只有獵槍……畢爾到那裏去，那裏去死。於是死的思想指出他的出路。

他追上汽車：馬上去見米沙！米沙可以告訴他，怎麼去馬德里。

米沙馬上明白了一切。

——他們扣了嗎？

——是的，一切。你知是誰？維亞爾。你能明白麼？我快要發瘋了……我要去那裏。你給我幫幫這個忙。而我不願意再說他了。為什麼說呢？……

米沙感覺到了畢爾是在怎麼的受着痛苦，他沈默的握着他的手。他們並站在窗前。窗

下孩子們在作跳人背遊戲

最後米沙開口道：

——有人要賣給孟德斯三架坡鐵式。他對這個一點也不明白。你是我們裏頭的唯一專家。我明瞭你所受的侮辱……我們現在再收羅……也許，我也去。而你是不可能的，這裏沒有你就完全脫節了。……

畢爾沒有反對。好吧。明天他去飛機場。好吧。他留守。就這樣掩閉了最後的路子……

隨後畢爾走出街頭，茫然的看着四週。到那裏去……以後他自己也不明白當時爲什麼擁擠串遊了全城，到昂特里那裏去，在斯兒·密基街上的這間既不舒展而又冷落的畫室裏又能找到什麼呢？

他們最後見面的一次是在半年之前了，在畢爾感覺得——已有十年之久。那時候他還是個黃口孺子……。

——你怎麼樣？昂特里。

——昂特里從那裏說起呢？敘述他怎麼掙扎恐惡夏天的遭遇嗎？他如何遇到又如何失去熱氣樹的經過嗎？

——正在開始畫這部物，而還畫不成牠。

——畢爾用奇異的眼睛望着他的朋友。

——你還是照舊，昂特里。記得嗎，我拉你去文化室的時候？

——昂特里吹着口哨問道：

——你知道猶省在西班牙嗎？

——報上有過。他在做領事。

——你認什麼？我想，他在作戰……

——畢爾失笑了。——小孩子，就像最久以前的畢爾！……他開始敘說維亞爾——還是如以前一樣，他的性質向來是直爽的。他甚至於想把叛徒用油布畫貼在牆壁上，但是昂特里一直



沉默着。畢爾激昂慨然向他問道：

——按你的，這個能明白嗎？

——能够。

——明白這個虛偽嗎？他和我說過和我的父親想救出這一個西班牙人。而現在他把他們全部交出去了。這個明白嗎？明白這個背叛嗎？

你記得郭亞的畫像……。

畢爾怒狂的叫起來：

——這就是你的藝術啊！……難道你們還是人嗎？你們在吮吸一切：血，苦痛，臭腐肉。好像糞裏蠕蠕！

他跑到到樓梯的轉變處時，才喊道：

——原諒，我下次再來……。

當他走了之後，昂特里感到羞惡起來。他追走下樓梯，而畢爾已經不見影了。昂特里

鬱悶的吹吐着烟斗。爲什麼畢爾會辱罵起他呢？他是說了一句「能明白」。自然，……他  
他把維亞爾看透了。但是劉省？……鴉鴉！都還不如狗呢！當然，他們也是打架，把毛  
都毆啞下去，但是他們都沒有美麗的字句，這一個就算不錯！而畢爾實在不應該侮辱他：  
他並不愛叛徒的……。

時光對畢爾苦悶的過着。他在工廠裏煩厭的工作着：爲什麼還費自己的頭腦——這些  
馬達都要送給佛朗哥的和不列基爾的「三架「坡鐵」式算是送出去了；過了一個月又弄到  
兩架戰鬥機，這真是滄海一粟。馬德里發出些呼籲的電報。但是法國警察眼不邪視的監視着  
飛機。而在報上每欄裏現出維亞爾可敬的臉色。他說到不多惹事的問題就像說到高貴的功  
勳一般：「我們救出了和平」！他捐出了五千法郎作爲西班牙孩子們的牛奶，並且還加以  
說明：「任何孩子們都在內」。這一天畢爾就和昂妮斯說了：「我固然也是喜歡孩子的，  
但是維亞爾要有個孩子我會去宰死他……」

德國的炸彈沒有一天不在破壞馬德里的房子。在巴黎的牆壁上出現了不完體的，受傷

的孩子的照片。昂妮斯說：「我不能看下去，這是苛刑。」畢爾派默不語，他久已受苛刑了。佛則哥佔領了多勒多，他接近到馬德里。有一派報上贊揚着法西斯派說他們是阿爾加沙耳的保護者。另一派報紙上敘述摩洛哥人在多勒多城裏殺死幾百個傷兵。繞利奧寫着：「我們法蘭西舊有的勇智保禦了我們不受這種災難。」不列基爾的友好籌備開一個晚間遊藝會爲的是慶祝馬德里之佔領。而西班牙人沒有屈服。

畢爾感到維亞爾的背叛就是大家的背叛。自己的，昂妮斯的，法蘭西的。這一個背叛好像一種氣息及餘味，無論如何不能逐退。畢爾憤恨着巴黎，是因爲巴黎的生活習慣一點沒有改變；仍然是那樣的咖啡店，在餐飯時候還是擠着滿滿的；仍然是那樣政治上的爭端和賭博——玻利底日或者撲克；仍然是配着甜蜜音樂舞躍裸體的女優；沒有警報也沒有炸彈，就連一點吝嗇眼淚也沒有，一無所有……。

學校開學了。青年學子的歡呼，攜着新的書夾和筆箱。畢爾知道，這種無遠慮的歡笑的代價：馬德里郊外的有了交戰。在巴黎的街頭上——金色的晚栗子流打獵的季節到了有人邀

請底沙到山不林伯爵的田莊上去；他獵到一隻野雞，隨後獵一個女僕避了起來。在國會休息室都談着這故事。但維亞爾是不愛打獵的；他不能看見血。和平主義者。畢爾又恨恨說道：「爲什麼不作一個吃素人？……」

只有米沙沒有氣餒；西班牙快有第一批忠勇的隊伍進去了。畢爾看着米沙，有時感嘆，有時表示羨望；這才算人物！他怎麼說過呢？……「勝利是困難……」好像是，連畢爾開始才明白這個意義。在某一時期人們把勝利形容成帶翅膀的。而他的破鞋很利害的廳上是血和灰塵。

巴黎的副落

三二六

外交的前途是不合劉省的口味。實在說起來辦公並不需多少時間，而他却不知道如何去利用這個餘暇。他毫不起興的注視着那些華麗的復興建築物的正面以及大學生和驛子。他少不了巴黎的咖啡店和在裏頭的無意義的爭論，他少不了搬弄是非的行爲及慘劇，並且少不了那些個等於他自己的烟嘴和自己的床鋪一樣的那些個朋友們。當西班牙的事情突然惹起劉省注意的時候，他已經又輕視了豐富的薪俸。這個人又像路上的信號，經過汽車燈閃耀以後，他決定了，他已經尋出真理。

使劉省注意這個叛的，只是它的表面上成績，有時候他在幾分鐘內覺得他自己也參加了在舊老的神龕劇場中間。人們帶着拉長的禁慾的臉色屠殺和火焚不信信教者，有些個人一邊搖着十字架，與死結了約，到處是殘廢的人，狗僕人，瞎子，癡愚者，這些在西班牙

牙裏是數不勝數的；女人們穿着短斗篷去擁抱機關鎗射擊者，牆邊的扇子散落在手榴彈上。這種種都使劉省感到不平常，而且誘惑人的是那些花色不調和及興奮的聲調。

他和一個法西斯蒂隊的頭目認識了，名子叫或斯，高尼斯，一個瘦子，無勇氣的隊長。他這人是熱狂的而同時又是冷酷的。他白天槍斃人夜晚又在佈教。劉省帶着希奇的眼光看見這位西班牙的言論正合於他的隱衷。或斯曾談過階級的神聖，不平等的優點，應該服從智慧、天才、意志等問題。劉省回憶起自己在巴黎的落魄，在「友馬尼梯」報裏的鈍物，畢爾的平凡，許多的畢爾選舉票的計算自己的優點，毫未受人重視。法西斯蒂用武力使大家承認了他。或斯在寫小冊子，沒有採用裁縫或者掘土人的意見。劉省常常說過：「老的世界只有勇敢的個人來打倒；陰謀。共產黨譏笑這個；他們是要教育民衆，使大眾有積極的生活在他們過去的時勢裏；馬克斯，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政體，前進……。全是廢物！他們怎麼就沒有看見馬克斯主義是與「公法」，博學，信仰學術，最討厭的人性本善的問題等等相連貫嗎？社會不是四方形的建物，如同這座房屋一般，而是金字塔的形狀！法西

斯主義顯出新花樣。他們崇拜實力，代替書籍的地位；而是打破紀錄的運動，代替報生和評論的地位——是武裝佔據政府的建築物，代替選舉的地位；是自動式武器。

在這個西班牙人的話裏還有使劉省興奮的就是：死的崇拜。許久以前，在昂里死後，劉省明白了無重要意義，明白了權威控制年輕的活潑的心靈。他用這個意思寫了一本小說。對共產主義的情熱是一種錯誤了：他在一瞬間染上了他人的快樂，孩子式的躍躍，受了青春時代的奴役。死對或斯，也同樣對劉省，不僅是應當該考慮的對象，而是絕對有價值的，能支配偶然的，因此不安定的生活。

劉省把精神全放在新的熱情中，等到那位少校來請他回巴黎走一趟，使法拉哥派與派列基爾取得聯繫的時候，他毫不猶疑的立刻允許了。

他連請求巴黎當局或者大使館一聲都沒有；他不願想到自己的公務問題，這個降低了他的身份了。他是經汗庫回去的。汽車在屈折蜿蜒的路上奔馳，經過紅赤熱炎的山路，沒有一棵樹和人跡，風景正反應了劉省的感覺，死使他覺得如胞姊妹一般——赤紅和滾熱。



看了西班牙的神變情形以後，索然無味的擱在他面前的是法國的田野，他的安靜事業，議論紛紛的是假日付工資徵稅等問題！一切繁榮起來了，在第一天他即聽到討厭的開頭語：「全能成功的」。

父親張開了兩膀向他歡迎：現在的劉省不是放蕩兒子了。而是外交家。（劉省經過一番考慮，沒有和他父親敘述他為什麼光臨）。底沙也就不打聽兒子關於西班牙的情形：他認為佛朗哥的勝利已是決定的了，其餘均與他無關。可是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劉省。他被選為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他研究各外交官的祕密報告：在適當的時候，他會大聲疾呼的演講，推翻內閣。

劉省打着哈欠：又是國會的作風！……

不列基爾很懂得應該如何應付各種不同的人士：他用很粗魯的態度來對付「忠實」隊的像格林尼這一類人，他會誘惑各議員，並且能諂事他們。現在與劉省相見後，則以平輩相待，於是劉省高興了，認為到底會明白他的！起頭他們談些煽動事情：佛朗哥的叛變應

該是一個例子。不列基爾募積錢款爲製金劍之用，預備把這個金劍贈給守衛阿爾克沙爾的克爾多上校。以後不列基爾說到祕密工作運輸武器，往布爾哥斯派遣飛行人員，關於聯軍巴塞羅納工作的那些間諜材料是經過巴黎得到的。不列基爾問道：

——您何時動身？

——不知道。

不列基爾把一隻乾羊皮似的手去握着劉省的手。

——我雖然長您年歲，但是人生不能用年歲來斗量的。什麼叫作真正的怨恨，您是知道的。您爲什麼還回西班牙呢？一切都是在這裏決定的。

——陰謀？

——是的。

不列基爾敘述了關於「忠實」隊情形。

——您可以成爲一個重要角色。您父親……。

劉省發火道：

——我與我父親沒有一點共同地方！

——我明白您的。而您的父親現在是國會裏頭的委員會主席。他們許多都瞞着我……。借重於您，我們可以知道對方是什麼牌於是來賭博一下。自然這是稍欠浪漫些，比起馬德里的戰爭。不過一切都適時……。

劉省點點頭。告別時，他向不列基爾說道：

——您知道我爲什麼允許了一切？甚至於連這個……。每一代的人都有他的命運。如果您願意那樣說——也可以，這是歷史的宿命論……。我們對於死亡不認爲這是細胞分解了，不認爲這是物質的無目的變化，不認爲這是轉到另一個世界，而是認爲這是本身高尚的創造力。

不列基爾對着這紅髮的美男子着了看和沉悶的回應道？

——也許，您是對的。但我不能放棄了我的不死亡的信仰。我的兒子死了……。

劉省幾乎與父親起了衝突。底沙，自從知道兒子鄙夷輕視外交界前途後，只是蹣跚腳亂。劉省不能對他父親說出正常理由；而這裏還不得不向他父親索款幾千……。

漸漸西班牙事件的畫圖冷落了下來。陰謀在劉省覺得只是一種玩意兒？沒有計劃，沒有準確日期。不列基爾回答的是：「須要等待」。而或斯的朋友們已經到了馬德里……。劉省小心的把他父親桌上的各種紙夾裏的東西弄清楚後，彙製成表去供給不列基爾作材料。但想這個並沒有費了多少時候，「寂寞」老是陪伴着劉省，在他父母家裏的走廊裏，在不列基爾的前客廳裏，和入山人海夜晚街頭。

爲了把時光容易過去，劉省不拒絕任何的應酬。跳舞，胡吹亂扯，追求女人。一個大工業廠主孟基尼的女兒愛上了他。她名字是繞日費娜，是個歡天喜地的胖姑娘，她愛着劉省那種浪漫的面容，就是當他說到西班牙的命定論。而正在敘述到漂亮談話中間，他突然沉默下來，和凝視着一個地方，迷茫的微笑着的種種姿態。當底沙聽到關於兒子種種戀愛史，他開心了：劉省不再是那樣悶了，要把副領事的地位換娶上一位富有的妻子……。

——繞日費娜等待着明白表白，特地指定冷靜的糖果店或者布龍的樹林中爲約會的地點。但是劉省好像沒有理會她的意思。她有點不能再忍下去，把劉省的手握在手裏。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在血紅的、金色的小路上。遠遠那邊女騎士在鳴着鞭子，繞日費娜紅漲着臉轉身過去，劉省小心謹慎的把手避開。

——我們來開誠布公談談。您使我歡愛。因爲您富有。而我昨天與抑了鍊……。但是我總沒有動您一指頭。您只有二十三歲。您所有的時間都是微笑。而我？……我，和我的朋友或新一樣，與死訂了約。

當曉得劉省不再與羅日費娜來往之後，底沙憂鬱不樂道：「老是這種怠惰的生活再也不會有什麼成就了！但是新的打聽在等着他了。他正在對着羅馬大使的報告打盹的時候，底妮絲走進他的書房。他高興起來：這一些時候他差不多沒有看見他的愛女。阿馬利說，底妮絲在生病和不高興。底沙明白自從那天晚上他談過他自己在國會的成就後，底妮絲就不高興他了。唉！這種政治……」她把他的「一個整夏天給打攪了。阿馬利沒有到溫泉去，她說她不願意和粗野人在自己心愛的維特基兒溫泉上。劉省突然由西班牙回來。而底妮絲……也許，她確實是在生病，慘白，眼上帶黑圈。他想問她的健康，而沒有來得及說出。

——我要走，要自己單獨去生活。

底沙也開始有點氣憤了。

——原來這樣呀！……和騎士一齊嗎？

——不，我一個人。

底沙奇異的看著女兒。一定是，病了！……他竭力的按納住自己，開始溫柔着，隱藏住自己滑稽感覺。

——也許，你肯給我說說是什麼原因？

——我想，你自己原可以明白的——在那次談話後……我沒有別的辦法，我不願再用你的錢活着。

底沙不能再禁止自己：

——你認為去受一個像你哥哥一樣的那一種吃白食的人贖養要好一點嗎？

——我早知道，對你是不能解釋明白的……關於這個，也許這是你的解釋，劉省左右都是不對，因為他很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生活。而你總是自然而然的一種行爲：弄來錢，養着那些混賬人，欺侮西班牙人。而現在呢，又自然的這樣辱侮我。最好我們不必再談下去。

——等一等！你到那裏去呢？

——到我的地方。我租了房子。

——在媽媽那裏拿的錢嗎？還不是用我的錢？

——不是。我去公事房裏作工作。

——爲你這種學術上的勞力得到多少報酬呢？

——八百法郎一個月。

底沙強作笑顏道：

——太闊了！也不枉教你一場！再等等！……

他舉止失措的，像對付小孩似的抓着女兒的手。憐惜的心勝過了憤怒。不幸的女孩子！

這全是精神作用，女孩子該早出嫁的。他老早就和阿馬利談過……。

——底妮絲，別再愚鈍了！你應當休息，治病。這是一種普通神經衰弱。我年輕的時候也

常有這種神經的發作……等一等！



但是底妮絲走出去了。他追出到前廳上，開始用手掏錢：

——拿去，瘋子……我原諒你，拿去！看我面上！……。

底妮絲一直走去，沒有拿錢。底沙回到自己書房裏，倒在沙發上，突然的哭泣起來。

流下的淚，使他自己都奇異起來：以前他哭過沒有呢？……傻姑娘！她會犧牲的。難道八百法郎能活嗎？一個月不到？就會因爲一雙襪子和人發生曖昧，朝秦暮楚的活着而一切都因爲這可呢的政治！……爲什麼他單單要任這工作呢？……

走出這羞辱的家，底妮絲立刻感到又輕又快。聽到不善交際的，「田鼠」名稱，她不停的微笑着，她所要嘗試的赤窮生活，並沒有減去她的快樂。好發怨言的簿計員笑稱她爲「我們的小鳥」。在黑暗的事務所裏，在早上就要燃起電燈的黑暗事務所裏繕寫在信上是關於英國無烟煤的噸數，底妮絲總是微笑着。在住所裏她也是微笑着：她在一家小旅館裏租了一間假樓間。在黝黑的轉旋樓梯上散出潮溼氣和劣等粉的氣味。壁上都骯髒的小房間僅僅放下一張小床。就是這樣的鶉鴿樓子似的房子，底妮斯也覺是美好的，掛在牆上的模糊

鏡子上第一次照出一付滿是喜氣的面容。

底妮絲的決心是慢慢的成熟的。是在春天的頭幾個夜晚裏的一個晚上，當與米沙認識了的時候，她開始模糊的感到自己的自由解放之開始。而現在的秋天的雨整夜不斷的敲打着在假樓間的小窗子上。這一夏天的事件，和米沙的談天，久久的考慮到底使底妮絲找到了真正自己。但是在地那愉快帶縐紋的眉頭上和微笑上說出了她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了，現在又是一個晚上，在她和米沙已經很久不見面了的時候，現在遇見了，她坦白說道：

——而現在是「行動」問題：我想去作點什麼爲西班牙人。晚上我是空閒的。

他們在西巴斯多堡爾街上走着。濃密的霧罩下，這是巴黎秋季的第一次霧。燈光好像在黃色雲霧裏游泳。什麼也分辨不出來，行路人彼此撞碰在一起。海上潮溼氣雜入了炒菓子香味，香水。燒焦的味，而那些紅色字母「FRGATE」，「LUP」，「TSYEH T」有時候在渦捲的煙裏現出，有時又不見了。

——我想給您打電話的。

——我現在沒有電話。我搬家了。

他全明白了，緊握着她的手。她笑了，快活的眼睛在霧裏飛動，就像那些招牌上的字。

他們來到會裏。在裏頭聽到的只是一句話：「馬德里」。不重複這字的還有誰呢？在這裏頭的有幻想着參加戰役的青年人，有帶着吃奶的孩子女人，把最後儲蓄的一點錢送給馬德里的母親們，有工人、藝術家、侍僕、大學生、異國人士。在這兩間窄的房間裏，懸着馬德里的地圖和紙製的西班牙共和國旗，而在巴黎受欺壓的，但是活潑的良心顯示在這裏。提起：「到了馬德里」這句話，大家總是很熱心的。又用希望來安慰自己說道：「會擊退的？」有的出錢，出力，供獻生命。

底妮絲說安了，她每天晚上都要到這裏來。米沙微笑了，當他聽到底妮絲十分自然的對着任何人稱：「同志」之後——好像她有生以來，就是這樣稱呼慣了的。

他去送她。他買了炒栗子，她用熱栗子暖着凍僵了的手指，一邊在說着自己的生

活：

——簿計員太好發怨言了！我又因為忍受污玷了！——而主使那人！——法西斯是一個下流東西。他相信他們佔領了馬德里。他曾約請我：「一同去看電影吧」。暗示他有權力加升薪金和開除職員。我回答他，我有一位好嫉妒的情人，打槍是百發百中的。他馬上不再麻煩了。

他們笑着：他倆都非常快樂——在這種濃霧中間，當走路都難辨方向的時候，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米沙後來說道：

——後天我就要動身。

——到那裏去嗎？

他點點頭。

——米沙，您要回來的吧？

他沉默着。

——我知道，您一定要回來的。

他一直沒有回答她：他忽然感到一陣愁悶。爲什麼一切都是這樣矛盾呢？……他們是相遇了，而談過話，而覺得還有什麼沒有談完……現在他要離去……

——米沙，我願意您轉回來。

米沙又重新快樂起來，說道：

——當然，回來。我們會勝利，再回來。而那時節……

前面正是旅館門了！一盞幾乎看不見的小小的紅燈，他們差一點沒有越過去。他們和往日一樣的告別。但是底呢絲忽然望了一下，走近米沙身旁，不好意思的吻了他的面頰一下。當他感覺清楚的時候，她已經不見了。他久久的站在那裏微笑了一聲。雲霧被光亮全部突透過，溶解了。

這天晚上，「士恩」工廠工人聚集在一齊，預備給去西班牙同志們送行，報上曾公佈出蘇聯代表參加倫敦開會的宣言。幾行簡單的電報文，擾動了巴黎的工人。街頭上，地道裏，咖啡店裏，人人都在說：「現在西班牙人不單獨了！」

米沙覺得自己是在度着命名節的命名者：爲了出發而引起的高興和還有其他的原因：主義的勝利，這個主義是他視同生命的，於是他激動的，開始了他的演說辭：

——在如何長久的時間這僅是一種幻想！受人欺侮的巴別夫當其鼓舞新——安東革命黨的時候，他在幻想什麼？他臨刑以前曾對法官講過：「我們的革命是另一個比較偉大而美麗的革命之前導！」在第四十八那年很多勞動者死於禁衛軍的砲彈之下：當時是「工作呢？還是死？」共產主義對他們只是一種亂雜的幻想，魔術化的麵包，神密的工作，於是許多

父親臨死之前和兒子說道：「社會主義要降臨的……」他們迷信不說出它的名稱。而孩子們就舉起來共產主義的旗子，巴黎的堡壘和現在的馬德里一樣。凡爾賽人會槍殺上萬的優秀者，俘虜一萬在凡爾賽溫室中等待着砲彈。一邊喊道：「它將來臨？」這真是幻想。同盟罷工者佛爾米爲它而死。繞烈沙爲它而犧牲。在凡爾登砲郭裏和在香檳州的戰壕裏兵士們發謔語一般的談着它。這種幻想漸出現爲人生，而且是地方，大的國家，於是這個再不用隱蔽，也不能抹煞了。我們這去會戰不是爲能不能存在，而是爲必然的存在的。

根據伯留莫和維亞爾的命令已封鎖了邊境。但是每天有上百的志願兵超越過比利牛斯山。一批坐在火車上，拿着商業代表的證明書或者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另一批則徒步走上小路過去。

與米沙同行尚有八個工人，他們全得到適當的證明書，米沙是用的「新生」報館的專任記者——是畢爾想法子弄來的。有九十四個志願兵趕比爾濱羊去了；那裏再把他們運到加達魯尼亞。

火車在晚上八點鐘開。在地道奧爾賽車站上聚集了許多送行人。靠近頭等車和二等車的旁邊站了幾個人；幾對新夫婦在嘻笑着；一個老頭子買了一本有裸體女人封面的雜誌；一位太太在窗子裏不安的撫弄花把。力夫搬運着貼着滿滿花花綠綠的全世界旅館的招牌箱子。商人，巴黎市人，都預備避開秋天的霧季到南方去休息，官員是向阿爾及爾去。偶然有人在談說西班牙的事件：「馬德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被佔領的。而那時候一切都可以太平……」

在三等車旁邊站着些不是常有的羣衆。這裏也有紅玫瑰和石竹花。在煙裏和亂雜山間這些花像些小旗子。朋友，同志，母親和志願兵的妻子都前來了。談情說愛的低語被「現在佔不了馬德里了」一句快樂的話，以及大家的叫聲和歌聲打斷了。底妮絲混雜在人羣裏，當車守喊了「上車」後，她擠到前面，抓着米沙的袖子，輕輕的說道：

——我等着。

哨子吹過後，在站台上舉起許多拳頭，而由四輛車上窗子裏亦伸着各人的拳頭，而在頭



等車的中間一位太太叫道：「多羞辱啊！」底妮絲不停的在擺手帕。從霧裏她望着米沙，他還在喊着：「還怎麼樣」！……老太婆，是一個志願兵的母親，哭泣的哽咽氣促，在黑的地道裏閃着紅的火光，就是從那裏傳來新戰爭歌曲。

米沙，在最近幾天裏是那樣的疲倦着，所以在車裏馬上就睡了。他在睡夢中聽到火車輪的輾軋聲，爭論，喊到站的名稱。在天亮的時候，快到了那邦車站他由夢中醒來。火車沿着碧色的湖畔飛馳，一岸渺無人烟，只有茂盛的楊柳樹林。鳥兒在靜靜的水面上低低的繞飛着。跟着水面漸漸的由太陽反呈出玫瑰色。米沙在這幾分鐘內什麼也沒有去想，只有底妮絲的倩影，她的溫暖的手，她的最後的語辭。這不是愁，但是一片萬籟無聲的寂靜。

這就是海呀！它安靜到怎麼樣呢！……這裏一切都是為幸福者造下；這些葡萄園，這種南方的太陽，和這些漁人的輕柔網。但是戰爭呢——很接近，就在那些個山頭那邊。車上的乘客都醒了。人們貪視着這些山，一陣經過是花色的，一陣又是像磚一樣紅色的。在它

們後面——命運。

西班牙的邊防軍士舉起拳頭，迎接着幾乎成空的火車（只剩有志願兵在內）。孩子們對着第一個廢墟地方，哨出口笛「烈郭，行軍曲」，歌聲是無頓挫而和悲壯的。

過了六個星期「巴黎共黨」大隊上尉米沙領着一百個法蘭西人去保衛在馬德里附近一個小的，半殘毀了的村莊。他們是距天亮前一點鐘到這裏來的。四週圍是幹斯基其岩石和石化的海相像。這些人是多麼與四圍的風景不相像啊！他們一切都是異樣的，活潑快樂的面孔，玩鬧的，和滿喉音的言語。他們不能與這峻嚴和美好的江山相連合，並不能和壯嚴的，枯燥的，深隱熱情的居民相投合。輕鬆好玩笑的巴黎孩子們深感自己是成了異國人士，只有爲公的信心和誠懇的西班牙同仁使他們稍減愁悶。

法西斯在早上七點開始進攻了，在短短的砲兵接火之後。四個機槍手死在砲彈之下。米沙和他的同志們在急切掘出的不很深的戰壕裏，戰壕是掘在一個小山峯上他們看着法西斯在岩石平台上爬動，機關鎗砲火把敵人阻止着，而第二個浪頭又緊跟第一個打來，米

沙下口令道：

「拋手榴彈！」

這樣支持了幾分鐘，他覺得「一整天似的。攻嚙被擊退。米沙的同志，鐵匠讓基，在正午死去，他痛苦着說道：『告訴……』，而米沙竟不能聽清楚他下湯的話。

傍晚的時候西班牙的大隊伍與法蘭西人換防了。一百個活潑青年只剩下四十二個了，十七位送進小醫院裏。

法蘭西人燒起火，烤着腫脹的腿，煮着湯。不知那一位在嘆了一口氣，而湯裏什麼也沒有！……他們照例在休息的時候玩鬧、歌唱。今天，別看戰爭是勝利，都在愁苦着；多少朋友他們遺棄在山坡上，亂石中間和多刺的荆棘草中啊！而晚上吹起冰冷風，寒冷逼人。戰士，衣單薄，都畏縮成團。有一位一直在那裏漫罵着，看出來，那些惡咒語是可以安慰他的。他究竟罵誰：湯、風，法西斯，戰爭？……

柑子是空了的。居民全逃命去了。只有兩三家燃着半暗的火亮。從黑暗裏像幽靈似的

走向火堆來一個老太婆。這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她穿着黑衣服，蒙着黑頭巾。她對米沙說着些話，他不能聽懂——他困難的學習了幾句西班牙話。老太婆拿出塊火腿，比着手勢：「吃吧！……米沙回憶起染諾的母親：這個老太婆，和各列芝絲一樣……嘆着氣。大約，她在說：「你也會被殺死……」人世相同，都可以明白的！」

米沙對與他並坐着的同志說道：

——他們都這樣說着：「你們爲我們而戰」。不是的，我們是爲巴黎，爲法蘭西而戰。今天讓基也是爲巴黎死的。我曾去過他家一次。他住在孟羅日。小的住宅區域，下邊就是咖啡館。……

那位同志用低聲的歌作了回答：「啊，巴黎，我的家鄉。」

巴蒙的屈辱

0713

巴黎的生活依然如故：戲園子在試演新排劇，秋季的國會到期，新的摩登形形色色，銀行照例的倒閉，大富的華國女人的驚動人心被搶奪子，幾多姦情，和一些自殺者新聞。底沙一直在計算打倒伯留莫；但是在國會休息室裏大家都說政府鞏固起來了；不多事的政治安定下了急進黨的心。紅色旗，三色旗都消失了。得薩爾得意的說：他對人民的考慮分析是正確的。在其他國家裏人們正在互相殺戮，拉緊褲帶，武裝交戰，建築砲台和牢獄，贊助領袖和將帥；而巴黎一直在對莫利斯·士宛利喝采，而他也毫無不安的情形，千遍一律的喝着：「巴黎還是巴黎樣……」

在這種所謂和平生活之下一樣也是有了爭鬥；好像渦旋似的，湧起了無情怒氣。家庭的破裂；並不僅是底沙一人失掉了家庭的安靜。咖啡店裏的爭執有時候結果是放手槍，常

當是被此默默中的決裂了。完全用外國地理上的名稱，與遙遠的隣邦爭戰，來決定一切：西班牙把巴黎分成了兩個陣營。那些憂慮着夏日的罷工，爲了自己的財產戰慄着，都深閉着窗門，當示威運動經過他們的房子時候，他們企望着地圖上插上小黃——紅旗。而工人在區域裏同樣的是看着這種地圖，他們却都說着：「馬德里保持着了！……」

在十一月中不列基爾派的報上也必須承認，法朗哥將軍的軍隊是被阻止在馬德里的城下。在巴黎的近郊流行了一種靈驗的隱語，是從芒沙那列斯的岸畔傳出的：「他們不能通過的！」流傳着關於馬德里工人的勇毅戰功。好像敘說羅廊達的創業似的，敘說着第三國際的隊伍，於是金屬工人或者織工人不止一次的傲然說：「那裏是我們的人！……鳩婉兒……染克……昂里……」

看過早報後，維亞爾笑了：馬德里穩住——噫，原來葡萄還沒有熟！……從作部長那一天起維亞爾不再想那些主義的鬥爭，階級的衝突，世界的的生活。政治在他看起來，只是變成了對這個或對那一個的讓步，成了每天，甚至每點鐘都是在計算政府黨的多數，就是

任命，獎賞，調查等工作。世界成了一間逼仄的房間，這個房間裏，滿佈置着些貴重之物，很容易打破細碎之物；也不轉身，也不敢伸胳膊。現在，維亞爾對自己說過了馬德里可以支持後，才馬上從這間狹小房子裏伸出頭來快樂的舒了一口氣：究竟是英勇！他並且又想：那裏也有我們的！在他們中間有社會主義——工人。……

維亞爾對秘書說道：

——讀過了嗎？……不列基爾慶祝勝利未免早了些，工人——可不像他的那些「忠實」隊一樣：少微一動，就跑的和兔子似那樣快。

不多時維亞爾重新把精神放在無聊的細心的工作上。開始接見賓客。回答要和氣，拒絕的時候臉上得掛着快意的微笑，不可能的事情也得允許。議員比路來求見，在七月的示威運動裏他曾向維亞爾脅逼過。比路特來抱怨道：

——每天都有幾十個人祕密的出國境。我們要使佛朗哥反對我們自己。而明日他就是全西班牙的主人翁。我這一省的民衆是特別注意要保持與西班牙的親善問題，不拘是那一位在



### 統治西班牙。

維亞爾溫順的微笑着：

「親愛的同事，還不知道，孰勝孰敗，你讀過最後這個電嗎？不過我還不反對……我們公佈過不許往西班牙去志願兵，我們一定要照辦。」

當比路去後，維亞爾告訴他的秘書說：

「應當去公事給東比利牛斯地方官長：加緊防禦邊疆。」

僥倖，沒有官場應酬；在許多次的好酒美食餐後，維亞爾的腸胃都疲倦了，現在他得意的吃着嫩鷄蛋和菠菜。天氣是非常美麗：代替國會裏的會議——是有一團雅緻的情緒。

維亞爾久已要去參觀年輕藝術家昂特里，國爾諾的「畫展」，最後一天是展覽珍貴的風景畫：茂生栗子樹葉，在左邊是轉旋木馬，右邊一個極小的形像靠着牆。大約，其他的工作也有興趣……許多人論到國爾諾……而這幅風景畫維亞爾要買的。維亞爾不是個吝嗇者，他也不喜歡浪費金錢。他得意的在打算：美術展覽會說價三千，那麼兩千就可以買下了。

知道這個眼前的約會後，昂特里想起畢爾的事故他纔起眉頭。鬼迷了他！……整理一下畫室嗎？不用，不值得的……。

維亞爾對每幅油布畫都很久久的鑒賞着，一邊悠閒的贊美道「多麼輕快的色調啊！看，在這樣位子下才會覺到自由空氣。紫苑有一點枯燥。這幅風景能使人憶起盛時的吳達利羅」。昂特里沒有聽他的話。最初他注意看着維亞爾在想：畫他的像是無興趣的，臉的地方油滑滑的，全要塗抹油……。隨後他吸着烟斗很鄭重的把油畫改放了一下，一邊把自己身上的灰塵抖了一抖。大約是，要買吧……。這個思想對昂特里沒有樂，沒有愁。錢對他是平淡不注意的：來了——濫費？沒有了時候——午飯隨便吃吃麵包和灌腸。先是他嫉恨自己畫的命運，猜想，它們要落在什麼人手裏而畫差不多常常是被買賣商購出，於是昂特里也就習慣成自然，認為畫由他的畫室出去，就是消失。

維亞爾說道：

——我實在喜歡您的風景畫，展覽在「沙龍」裏。您知道的那個有樹……。

昂特里沉默着又放一幅油畫在畫架上。這是他心愛的一幅。在他與熱妮梯相遇的那個夜後，他一人走到意大利空場上。在那裏他寫生了這一幅……是個陰鬱的天氣；一位姑娘站在角落裏像是期待着誰；而旋轉木馬架在休息了。

——就是這幅風景我想得到。

昂特里沉着臉色，用烟斗靠桌子上敲着，隨後把這幅畫取去反面朝牆掛起來。

維亞爾奇異的詢問道：

——它是賣了的嗎？

昂特里孩子似的傲氣，不多加考慮一下，也不顧及老眼，衝口道：

——我不願意它掛在您的府上。您不明白嗎？……一切都有個範圍。爲作您的鑒賞嗎？不能的！……

當維亞爾受到這個侮辱，他面孔上一切都顫抖着，連夾鼻式的眼鏡，鬍子端末，下嘴唇，下頷。他仍是溫順的說道：「隨您的便」，並道謝了昂特里供給的滿意，強持着禮儀如常。

的從書室走出。昂特里直望着他的後身，一邊罵呢着。無恥之徒！這就是畢爾所信仰的木偶和老媽媽信仰聖母像一樣！不好，人類成了什麼樣子呀！也有些個像畢爾似的好人。昂特里招手一揮，一邊坐下去繼續剛才因維亞爾來後中斷的工作。雖然工作不下去，但他沒有離開書具，悲悶，苦惱的思想使他害怕。

當天色暗淡下來的時候，他沒有開燈，躺在沙發上，等待那個時候，就是在寂寞的書室裏發出熱妮梯的廣播聲音的那個時候。這個就像是癡醉品，他迷醉在裏頭。在任何地方他到了這個時候，他會用眼睛搜尋聲音機。而今大栗子樹和旋轉木馬架從新更活躍的在他的回憶中。時鐘過的很慢。最後綠燈開了，有一位在唱着，彈打着，隨着正是熱妮梯……起頭她敘說海貝殼，它的永遠的嘯聲：這是一家人造珍珠廣告辭，以後熱妮梯念着不知那一個的詩句（他沒有聽清楚著者的名字）：

余之受欺只有一死。

流沙緩緩，夜半的鐘聲。

又開始彈和唱。昂特里不知不覺的去轉動了一下指針。細微的女人嗓子說着法語：「馬德里的消息。今天我們的一部份，屬於拉芒奇戰隊裏的，連合第三國際戰隊擊退在大學城的攻擊。我軍反攻得手，把法西斯從醫學院裏逐出。德國飛機二次轟炸城的逼北區域。居民有死傷……」。

昂特里望着窗外。老的斯兒——密基街完全陷入睡眠中間。古物商，好興致的皮鞋匠，以及賣花的女店主都沉沉睡了。「吸煙的狗」的那些顧客也都入睡了。連貓也睡熟了。稀少的偶然走過晚歸的徒步人。載重車震響一陣。接着又陷入完全寂靜狀態中。灰色的房屋好像被遺棄了。極大的苦悶抓着昂特里。他想着馬德里。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城市，總是想把它的樣子想出來，它究竟是什麼樣子呢——白的，黑的，熱鬧的，靜的——不知道。但是夜裏滿天的燒着，而女人在地上叫着。這樣——每個夜裏……可是這比死還壞些呢！這種情形之下會發瘋狂的，不是因為炸彈，而是一個人的叫喊聲。而幫助又不可能。看，他們緊閉起窗子，給自己蓋上毛毯，女人夢鄉，他們所以能特別安舒的是因為外

邊院子的潮濕和冷，所以能感到安舒的，是因為遠遠馬德里那邊在燃燒房子。安適呀！……但是以後這個天上忽然要飛機聲轟轟起來；黑的和敵仇的夜晚，活躍着。探照燈的光，孤立無援的射入天空上；不，搜尋不到！……於是雷震的爆響着。一個，再一個，第三個，……有人將無線電上報告：「有死傷」。女人們在夜裏哭叫。也許是，熱妮梯。為什麼用這個安靜欺騙她，為什麼大家不把她叫起來對她講：往野外去，跑海邊去嗎？隨便一個地方去吧？一切對他們都欺騙着；皮鞋匠；連貓兒，一切一切。是熱妮梯說過的：「欺騙叫我去死」。又簡單又可怕。

（上集完）

田 毅 的 留 聲

田 毅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巴黎的陷落

白報  
瀏陽紙全一册定價國幣  
四元八角正  
四元二角正  
三元五角正  
熟料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劉宗怡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代表人 盧逮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

經售處

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 17  
20 242 2-  
-17

